

新 中 學 文 庫

軍 事 與 國 防

楊 杰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303439

3 64年清

復 興 叢 書

楊 杰 著

軍 事 與 國 防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64年清

目次

第一章	總論	一
第二章	現代的國防	一二
第三章	國防建設的方法	二二
一	軍事建設	二三
二	政治建設	二八
三	經濟建設	四〇
四	文化建設	五三
第四章	國防政策的決定	六〇
一	國防政策是什麼？	六〇
二	決定國防政策的一般因素	六二
三	決定國防政策的特殊因素	六五
四	國防理論的重要性	七〇
第五章	列強的國防政策	七五

一	美國	七五
二	英國	八二
三	德國	九〇
四	日本	九九
五	蘇聯	一一一
第六章	軍事建設與其它建設的關係	一二四
一	軍事與經濟	一二五
二	軍事與交通	一二八
三	軍事與文化	一三二
四	軍事與政治	一三六
第七章	軍事建設的實際問題	一四二
一	標準的陸海空軍	一四二
二	完成軍事建設的必要條件	一四五
三	兵役——工役平行的徵兵制度	一四九
四	軍事幹部的培養	一五二
五	軍隊的精神組織	一五九

六	最低限度的軍備	一六一
七	兵工自給政策	一六六
八	軍事社會化	一六九
第八章	結論	一八七

離纔可以同它相比。

在戰敗者那一方面，必定會信奉『準備流更多的血，洗去被恥辱沾污的歷史』這一條真理；而戰勝者所標榜的是『消滅戰爭，永久的和平，就是永久的勝利。』因此，我們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不能成爲過去戰爭的結束，必定成爲未來戰爭的開始。

兩條路，究竟選擇那一條呢？戰爭的發展律必然地要向戰爭的指導者和交戰國的政治家們提出這個難以解答的問題。

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戰爭指導者：當戰爭形勢非常危險的時候，他們便提出非常優厚的條件去號召人民和軍隊，去支持它的聯盟政策，假如他們願意參加戰爭，一定可以得到許多利益；然而等到他們的人民、軍隊和盟邦真的參加了戰爭，把戰爭指導者從失敗的泥潭裏挽救出來以後，這個戰爭指導者便開始裝聾作啞，口是心非。戰爭勝利地結束了，他便把他所曾經提出來的條件一筆勾銷，食言而肥。結果，戰爭是大家的戰爭，勝利卻是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的勝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國家和軸心國家的戰爭，也就是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總清算。正如納粹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斯特瓦·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所說：『兩種文化決不能並立。這是用不着懷疑的，希臘文化決不能安息於羅馬文化的下面，羅馬文化終歸於消滅。……一種文化必須把握時間，毀滅另一種文化。』德國的戰爭機器於一九三九年開始

進攻波蘭以後，戈培爾博士所指揮的宣傳機關就叫着：『除非國社主義的新秩序掃蕩了全球，世界決不會有和平。』納粹黨的理論家盧森堡（Alfred Rosenberg）也說過：『新的和平將使德國成爲全球的主人。』民主國家的領袖們所揭櫫的作戰目標，也說是：『擊潰希特勒主義，消滅法西斯。』從這些地方，我們很可以了解現代戰爭的性質。

戰場上的軍事失敗雖然使納粹德國的宣傳家們逐漸沉默了，而同盟國家的陣營裏則有些政論家卻大談其戰後和平問題。有資格發言的政治家們所提出來的原則，十之八九是不公允的，那些大學教授們所擬定的和平方案，在同盟國家領袖們的眼睛裏，又不免有點兒書獃子氣。因爲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於破壞世界和平的法西斯主義已經恨入骨髓，所以大家一致主張澈底解除軸心國家的武裝，一致主張軸心國家必須無條件投降；如果不這樣辦，就不能澈底消滅法西斯主義，就無法防制這些國家的再起。而另一方面，民主國家爲了要鞏固既得的勝利，爲了要保衛世界的和平，就不能不利用武力，要是有人主張戰勝國家必須同戰敗國家一樣地澈底解除武裝，一定有很多人大大爲驚異。他們好像認爲武力的保持是戰勝者所特有的權利。假如世界上只有法西斯國家纔可以發動侵略戰爭，法西斯國家的武裝澈底解除之後，侵略戰爭自然就永遠消弭了。事實上，絕對不是這樣簡單。法西斯主義的歷史不過二十多年，而侵略戰爭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有了。要是民主國家陣營裏而不僅僅有一種文化，要是在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國家之間還有階級存在，要是這一種文化還歧視排斥並企圖消滅另一種文化，要是民族與民族、國家與

國家、階級與階級之間還進行着政治的壓迫和經濟的榨取，縱使法西斯國家澈底地消滅了，侵略戰爭在世界上仍舊是不會從此消弭的。

不幸得很，現實並不像理想那般美麗。國家民族之間的衝突和仇恨，並不能用戰爭的手段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無論那一方面獲勝，這兩個交戰集團中間的仇恨，一定會比戰前更深。而每一個集團中間的許多國家，它們的種族是不同的，它們的文化是不同的，它們的經濟發展的情況也是不同的。比較進步的國家民族，對於比較落後的國家並不能一視同仁，他們的腦髓裏還充滿着「優越感」，他們還想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換句話說，進步的國家民族所憧憬的所企圖建設的世界新秩序，仍舊是建築在人剝削人和民族剝削民族這種制度之上的。有些國家口口聲聲叫喊解放被它們的敵國所奴役的國家民族，而對於自己的殖民地國家，卻繼續在加強統治，不許它們獨立自由。不管那些宗主國的政治領袖們講得怎樣動聽，像這種連瞎子都看得見的矛盾如果無法調和，所有一切的甜言蜜語，不過是騙人的外交詞令罷了。

戰爭的苦痛自然而地地使人類努力去追求永久的和平。建設永久和平世界的思想，並不是發源於這次戰爭，而每一次戰爭的爆發，都是這種思想失敗的後果。雖說永久和平的思想弄得千瘡百孔，可是在一般熱情的追求者看來，這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影，反而比完整的時候更加美麗。我們想，和平的女神總有一天要降臨的，然而，那時候的世界必須是：（一）戰勝者不再壓迫戰敗者，（二）強大者不再奴役弱小者，（三）富有者不再剝削貧窮者的世界。在這個世界

裏，永久和平不是用武裝來保衛的，而是用澈底解除武裝來保衛的；因為武力並不能保衛永久的和平，武力只能破壞世界的永久和平。

很顯然地，這樣的原則所產生的和平方案是不會為強大的國家所接受的，強大的國家絕對不願放棄武力，就是弱小的國家，也是不願意放棄武力的。武力和軍備的澈底毀滅，不但強大的國家不成其為強大，甚至連弱小的國家也不成其為國家了。因為國家機構和武力是分不開的，國家代表一種權力，沒有武力，權力便無從維持，無從表現。那個國家的統治者願意放棄自己的統治權呢？所以用澈底解除一切武裝來保衛的世界和平，只是被壓迫者、被剝削者、被奴役者所追求的和平；而壓迫者、剝削者、奴役者所追求的和平，是必須用武力來保衛的。前面那一種和平是永久的，惟有在國家衰亡以後纔有實現的可能；後面這一種和平是暫時的，是國家與國家互相對立關係之下的一種力量均衡，也可以說是矛盾的統一。暫時的和平裏面孕育着戰爭的種子，它的作用不是為的增進全人類的幸福，而是促使全人類準備進行下一次的戰爭。有人認為這樣的和平是一種休戰狀態，是戰爭中間的插曲，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歷史的規律總有一天要把國家推上衰亡的道路，可是在國家還沒有壽終正寢以前，武力是不能放棄的。殺人的武器操在強者的手裏，征服的藝術一日千里地進步着，弱小的國家民族沒有建設永久和平的世界新秩序的權利，它們只能在「奴隸」與「抵抗」二者之中選擇其一。已經戴上「奴隸」帽子的國家民族，除了採取流血的革命手段對征服者進行無情的鬭爭以外，沒

有別的方法能够使它們得到真正而完全的自由解放；尙未喪失自由獨立的國家民族，若不積極地不顧一切地準備抵抗，隨時有被侵略者全盤征服的可能。魏波斯特(Daniel Webster)說過：「上帝祇把自由給予那些愛好自由而且時常準備保衛自由的人們。」這句格言不論對於個人或是對於國家民族，同樣適用。

人都是自私的，就是鬼也不會爲旁人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交戰國家若不能放棄自私自利的狹隘觀點，不管最後的勝利屬於那一方面，都無從建立永久的和平。我們相信只要人類的思想裏尙有「利潤」二字存在，這種自私自利的觀點是不會被戰勝者自動放棄的。利潤會使戰勝者變成爲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也愛和平，但是帝國主義者更愛吮吸弱小民族身上那香噴噴的血液。

第二次世界大戰能够使各色各樣的帝國主義消滅嗎？我們很謹慎地回答：「未必。」現在必須說明，前面的一大片話，目的在探討戰後世界和平的性質與方式。我們可以歸納起來說，戰後的世界和平有兩種方式：

第一、戰勝國澈底解除戰敗國的武裝以後，也跟着澈底解除武裝，連中立國也澈底解除武裝，消滅人剝削人的經濟制度，使全人類的經濟活動百分之百地用於增進全人類的福利，這種和平是永久的。

第二、戰勝國澈底解除戰敗國的武裝以後，繼續使用武力去控制戰敗國，使用經濟力量去

榨取戰敗國，而且在戰勝國之內或戰勝國之間還依舊進行着人對人的剝削與榨取，使人類的經濟活動大部分用於加強國家的武力，這種和平是暫時的。

我們非常希望第一種和平的實現，如果這次世界大戰就是人類最後的一次戰爭，戰爭的結果使一切的國家組織消滅得乾乾淨淨，大家可以共享永久的和平幸福，國防自然用不着建設，這本書更是根本用不着寫了。可惜我們研究的結果，幾幾乎把第一種和平的現實性完全否定了，這次戰爭可能毀滅幾個國家，它決不能毀滅一切的國家。雖說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有實行世界革命的理想和計畫，可是這次戰爭將證明法西斯主義的世界革命是一種狂妄的夢想；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至少還需要經過一次或者幾次更殘酷的戰爭。毫無疑義地，國家組織是不會在這次戰爭中毀滅的，中華民族還需要在國家組織的保護之下生存發展。因此，我們便不能不用武力來防衛國家的安全，不能不準備抵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不能不集中力量去從事現代國防的建設。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原富」一書裏說：『國防遠較富足重要。』他又說：『政府當局的第一任務，就是保衛本社會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略；這種任務，祇有憑藉軍力纔可以完成。』國家存在一天，亞當斯密的話便應當被愛好自由的國民尊為至理名言。

人類正在進行着瘋狂的愛國戰爭，當人類還感着到國家可愛的時候，就足以證明國家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國家的歷史任務既然還沒有完成，我們就必須努力充實國防建設，以保障國家的安全。隨着社會文化的進步，國防的組織更加複雜，它已經成爲一種有系統的科學。國

防科學的研究，是建設國防在智力方面的準備工作，如果智力方面的準備工作先不先就失敗了，其它方面的工作是不會成功的。爲了研究的方便起見，對於「國防」這個名詞的含義，應當先有一個明確的概念。我在去年所寫的「國防新論」一書裏面，曾經下過這樣的定義：

「國防，是人類所同具的安全感覺的產物，也可以說是競爭生存的經驗集結而成的武庫。在並世共存的各民族的國家界線尚未捐除，侵略武器未能毀滅以前，它總是跟着科學的進步和人類的慾望繼續演進而無有底止。」

德國的國防問題專家班斯(F. Wald Ransse)在他所寫的「德國的戰爭準備」一書裏，也對國防下了一個定義，他說：

「國防科學並不就是軍事科學。它並不教導將領們如何打勝仗，也並不教導聯隊的軍官如何訓練新兵。它的課程，首先而且最要緊的是講給全體人民聽。它的目的在訓練羣衆具有英雄和戰鬥的心理，使他們了解近代戰爭的性質和先決條件。它教我們知道各個國家和各種人民，特別是本國和鄰國，他們的交通和智力——一切旨在將來從事戰爭以保衛國家生存的時候，造成最有利的條件。國防科學是在綜合運用每一方面的人類思想與人類努力，以期增加我國人民的防衛力量。國防科學產生於知識的一門，可是逐漸長成爲一般的精神勢力，使一切知識都趨向同一的國家目標。」

原來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以後，全國的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歷史家、心理

學家便開始狂烈地研究這次戰爭失敗的原因。有些人說，德國不是在戰場上打敗的，而是在後方被失敗主義者、懦夫和革命者打敗的。有些人說，德國在軍事和經濟資源方面缺乏長期作戰的準備，資源老早就消耗完了，所以纔自己承認失敗的。有些人說，德國軍隊和民衆在心理方面完全缺乏戰爭準備，他們是被敵人的宣傳武器擊潰的。也有人說，德國的失敗並不是由於軍隊和民衆的心理崩潰，而是由於最高統帥部魯登道夫將軍的神經崩潰。大家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希特勒上了政治舞臺以後，德國的「軍事政治與軍事科學社」便召集了許多優秀的軍事心理學家和醫學家，在西摩奈特（Simoneit）的領導之下共同研究心理因素在上次戰爭失敗中的位置。他們研究的結果，認為德國在上次戰爭中，士氣和民氣並沒有消耗到枯竭的程度，失敗的原因是由於不能利用國家的全部精神資源。他們主張德國要想應付第二次世界大戰，必須經過一番長期的精神準備。班斯是德國重整軍備在理論方面的指導者，他對於心理因素在國防上的重要性是異常重視的，他所下的國防科學的定義，是當時時代環境的產物，同時，也帶着很鮮明的納粹色彩。

亞當斯密對於國防任務的認識是偏重於消極的社會的防衛；班斯雖然是軍事科學通俗化的提倡者，他說戰爭是活動好戰者的永久樂趣，因為他寫「德國的戰爭準備」那本書的時候，希特勒還沒有上臺，德國還隨時有遭受法國侵犯的可能，所以他認為將來從事戰爭的目的在「保衛國家生存」，國防科學的作用也在於「綜合運用每一方面的人類思想與人類努力，以期增加

我國人民的防衛力量。」這種消極地保守的說法，等到希特勒表示他決心把捷克人民置於「德國保護」之下，德國的宣傳機關叫喊「除非國社主義的新秩序掃蕩了全球，世界決不會有和平」的時候，已經成爲明日黃花了。

國家是一種權力的政治機構，也是一種複雜的有機體。它的機能 and 一般生物並沒有兩樣，一般生物要求生存，國家也要求生存；一般生物要求發展，國家也要求發展。國防就是滿足國家要求，達到生存發展目的的唯一工具。生存和發展並不是兩件事情，它們是一件事情的兩個階級。前面所提出的第二種和平方式，是由國際間的勢力均衡造成的；也必須由國際間的勢力均衡來保持。然而，每一個國家的國勢有盛衰，國防力量有消長，國際間均衡形勢的長久保持很不容易。強大的國家民族之壓迫弱小，實在是一種自然的趨勢。當一個國家的生存受到鄰國威脅的時候，也就是說當國際均勢因爲敵國國防力量的加強或本國國防力量的衰落而破壞的時候，它自然會產生一種消極的願望，努力排除這種威脅。在這種情況之下，國防的作用在保衛國家的生存，抵抗敵國的侵略。反過來說，當一個國家的國防力量足以壓倒鄰國的時候，統治者的心裏便漸漸地覺得煩悶起來，弱小的國家刺激着他們的心，引起一種戰爭衝動，使他們驕傲瘋狂，目空一切，終至向弱小的國家實行侵略，以發洩過剩的力量，重新造成一種新的均衡局面。所以國防的任務，就強大的國家而言，是要打破現狀，要求發展；就弱小的國家而言，是要保持現狀，要求生存。同是一個國家，弱小時就受強大國家的壓迫，強大時就反轉來壓迫

弱小的國家，壓迫和侵略的方式在天天翻新，國防的任務也是隨着國家主觀的要求和客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

國防是國際間的矛盾到不可調和的階段的產物。世界上的土地和資源有限，而人類的欲望無窮，國防科學的進化使若干國家民族在搶奪「生存空間」的戰爭中得到勝利，但國家制度則由於國防科學的進化而日就衰亡。歷史是不會停留的，國家林立的世界裏永久和平是一種夢想，努力研究國防科學，從事超時代的國防建設以保衛自己的祖國，使一切落伍的國家歸於淘汰，使製造戰爭的國家制度趕快腐爛衰亡，是生存於現世界的全人類最偉大的歷史任務。

第二章 現代的國防

戰爭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形式，國防是人類腦力體力和技術能力的結晶，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形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國防組織。社會生活形式決定國防組織，國防組織又決定戰爭。

社會生活形式又是被什麼東西決定的呢？社會科學告訴我們，是社會生產技術，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些因素是社會進步的推進機，社會生活前進一步，國防組織就跟着前進一步。

以自然經濟或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打仗是軍人的專業，國防建設也是由軍人包辦的，因為這個社會的經濟生活是由手工業的生產來維持的，國防建設也不能不適應社會的生產能力，所謂國防組織僅僅包括一支軍隊，這支軍隊所使用的簡單武器，裝備和粗陋的防禦工事，這些工作由軍人包辦是可以辦得了的，而且除了軍人，也沒有別的人能夠參與這種國家大事。實業革命以後，社會生產力所發生的大變革很快地反映到人類社會生活上來，戰爭方式和國防組織也起了一度革命。這種革命的結果，使戰爭和國防與人民的關係日漸密切，沒有人民的支持，戰爭就不能進行；沒有人民的參加，國防就無法建設。

由軍人的戰爭到人民的戰爭，由軍人的國防到人民的國防，這便是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

會的分野，而真正的人民的國防，又為社會主義國家國防組織的特色。「人民」就是這一個時代象徵，是新社會的創造者和支配者。

實業革命的意義，就是生產工具的機械化和摩托化，使人類由手工業的生產變為機器工業的生產，由小規模的分散的生產變為大規模的集中的生產。生產方式直接影響了人類的社會生活方式，機械和摩托的大量生產促成了人類社會生活的機械化和摩托化，而人類社會生活中所應用的機械和摩托，又很快地侵入了軍事領域裏面來。軍事技術家把社會生活中的工具加以改造，使牠成為戰爭的武器，使戰爭變了質。新的武器形成了新的兵種，軍事機構，軍事編制，裝備，軍事理論和戰略戰術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工廠中所發明的分工合作制度也透過社會生活傳播到軍事方面。科學不僅把舊有的簡單武器變得更複雜了，而且又創造了許多新奇的武器，軍事科學的內容是更加豐富了，軍事科學的領域是更加擴大了。和產業組織裏面的工人一樣，一個軍人可以學習全部的軍事學術，他卻不能夠精通全部軍事學術，他可以精通軍事學術中一科中的某一部分，他卻不能精通一科的全部。個人的主觀方面要求橫的發展，要求萬能，而客觀環境則要求個人縱的發展，要求專精。因為坦克兵若不精通坦克戰術，航空兵若不精通空中戰術，野戰砲兵若不精通砲兵戰術，是要吃敗仗的；就是在同兵種裏面，駕駛的專管駕駛，觀測的專管觀測，射擊的專管射擊，通信的專管通信，也不是一個人可以應付得了的。分工越細，一個人的責任範圍越小。也就是說，他對於某一小部分的事情，懂得更多了，技術更

精了，而對於全部的事情，則知道得很少。同時，軍事組織和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組織的關係更加密切了，軍事組織若不和政治、經濟、文化各種組織合作，若得不到它們的支持，就無法進行戰爭。政治、經濟、文化各種組織既然由於科學進步而增加了對於戰爭的決定作用，於是它們就加入了國防組織，成爲國防組織的一環。軍人包辦軍事是可以的，而政治、經濟、文化卻非軍人所能干涉，而且軍人對於這些部門的事情，知識技術都很缺乏，要干涉也干涉不了。在這種客觀環境的情形之下，國防科學便脫離了軍事科學，成爲一種獨立的學術，它把軍事、政治、經濟各種要素組織起來，使它們協同一致，分工合作，爲保證國家的生存發展而趨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好比工商業團體一樣，從前的國防是由軍人獨資經營，現在的國防變成了股分公司，軍人祇是一位股東，另外由精通國防組織技術的專家擔任總經理。現代是科學的時代，無論什麼事業都不能不受時代精神的支配，國防組織的分工合作，便是這種時代精神的反映。

在封建社會時代，政權是封建君主和貴族們的私有物，工商業資本家是被壓迫者，是統治階級的奴僕，戰爭的目的完全是爲了封建君主特權階級的利益，當兵也是貴族們的特殊權利。實業革命以後，工商業資本家擡頭了，生產技術進步的結果，軍事機構逐漸龐大，逐漸複雜，運輸用的機械摩托，要資本家供給；打仗用的武器裝備，要資本家供給，資產階級既然是戰爭的決定力量，那麼，戰爭的進行便不能不顧到資本家的利益。因此，他們在政治方面便向

封建君主要求民主，要求給予他們種種應得的權利。資本家的貨物生產過剩了，國內銷不完，政府就得派軍隊到海外去開闢市場；資本家的工廠因為原料的缺乏，使擴大再生產的計畫無法實施了，機器要停止活動，工廠要關門，大批工人要失業，政府要為資本家解決原料問題，不能以戰爭為手段去搶奪殖民地。在資本主義時代，國家的統治權已經由封建君主貴族手裏轉移到資產階級手裏，軍隊的任務在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權，爭取並保障他們國內國外的利益，軍人不但要絕對服從政府的指導，而且更要服從資本家的利益。這就是說，經濟是支配政治的；政治是支配軍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戰爭不只是爭奪政治霸權，而是爭奪經濟霸權，是由資本家的工廠所生產的各種摩托進行，為保證資本家的工廠順利發展而進行的資源戰。現代的戰爭是大規模的戰爭，大規模戰爭需要龐大的軍隊，要建立起來龐大的軍隊，非要求軍事的大眾化不可。於是當兵便不再是貴族階級的特權，而成為全體國民的義務了。

在資本主義時代，政治是附屬於經濟的，軍事是附屬於經濟的，文化也是附屬於經濟的，這些因素支配權的統一，實在是國防科學脫離軍事科學而獨立發展的推動力量。我們必須知道，封建時代軍人之所以能夠包辦國防，是因為君主貴族還沒有離開軍事生活，是因為國家的統治權操在軍人的手裏，打起仗來，君主就是實際上指揮大軍作戰的最高統帥，而他們多半是能征戰的好手，如亞歷山大大王、查理一世、腓特烈大帝、拿破崙第一，都是最好的例，而中國歷代的開國皇帝，也沒有不是從馬上取天下的。現代戰爭需要發揮高度的智力，用智慧和

技術指揮着鋼鐵所造成的戰爭機器在天空、地面和海洋裏馳驅。國家的最高統治權，在資本主義國家，實際上操在銀行大王、鋼鐵大王、煤油大王、汽車大王等少數資本家手裏，他們精通生意經而不懂得軍事，因此，他們不能把國防事業委託給那些專家們去辦理。在這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支配之下，軍人的任務和職權被嚴格地限制了，他們只能規規矩矩地作事，那裏能容許軍人去包辦國防呢？

科學在組織技術方面所造成的進步，使現代國防的建設有了可能。資本主義國家把產業組織裏所得到的經驗和知識運用到國防建設上來，它們拿組織工廠的辦法來組織國防。這實在是國防科學上的一大發現。在工廠裏面，有原料、半製品、製成品和精製品，是物的變化階段；在國家裏面，將國民造成合乎理想標準的國防人，包括技術工人、戰鬥兵、駕駛員、公務員、警察、教職員、新聞記者、攝影師、電影明星、無線電播音員、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文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等等，也是和原料變成商品的過程一樣的。所有含有教育意味的社團和機關，都已經成爲變相的工廠。一個人不知不覺地在學校裏，在社會生活裏，在政府機關和兵營裏，被沒有聲音的壓托吞進去，吐出來，一次又一次，思想上染了顏色。行動和機器的齒輪般地一致。這種組織的進行，是由精神到物質，由理論到實踐，由內容到形式，由文化到武力的。交通工具，鐵路、公路、郵政、航空、無線電、新聞紙、印刷機、電影戲劇，使國民的感情、意識、願望和努力交織在一起，人類精神和身體的往來越頻繁，越便利，國防的

組織就越發容易嚴密。這，只有高度工業化的國家纔辦得到；農業國家來進行組織工作是比較困難的。

現代戰爭是國力的總決賽。和平的門一閉，整個國家的人力和物力都得投到戰爭的洪流裏。摩托化和機械化的武器，具有驚人的破壞力，這種破壞力量的保持，需要龐大的後備資源和後備人力。前方的武器缺乏了，後方得馬上補足；前方的士兵打光了，後方立刻開上去；前方的大量消耗，要後方的大量生產來維持，誰支持得時間最久，誰就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前方的軍隊的作戰力量，全靠政治力量、經濟力量、和文化力量在後方支持。武裝戰鬥員成千成萬地犧牲了，而後方的婦女在繼續不斷地生產小孩子，小孩子長成壯丁，壯丁變成士兵，士兵開進兵營，隨時準備開到前線去補充；飛機大砲坦克，一批一批地變成鐵渣鋼塊了，後方的兵工廠裏，有無數的工人在晝夜不分地加緊生產，使各色各樣的新式機器繼續不斷地湧進兵營。有人說，戰爭是打後方的，沒有堅固的後方，勝利便沒有保證。而後方堅固的必要條件，是平時人力資源，物質資源、和技術資源的大量蓄積，有系統的組織，並且使它們在戰時能夠發揮高度的效力。

這種傾家蕩產的戰爭，不論是生命的犧牲，物質的消耗，精神的損失，都不是少數人或一部分人所能支持的。戰爭是一棵有生命的樹，牠的根必須深入到廣大的民衆裏，牠的枝葉總會茂盛，纔會生生不已。

要全國民衆來支持戰爭，參加國防建設，也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如果政府採取愚民政策，強迫民衆服從政府命令，去參加莫明其妙的戰爭，他們是不感興趣的；如果政府把人民的文化水準提高了，那就得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們，使他們知道爲什麼要建設國防，爲什麼要打仗；那就不能欺騙民衆，拿事實告訴他們，戰爭確切是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民衆堅決地相信戰爭是爲了拯救自己的時候，他們纔肯熱烈地參加戰爭，犧牲性命，出錢出力。

這種宣傳工作，對於有被敵人侵略可能的國家人民，較之準備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人民，更容易發生效力。政府只消使人民相信，現代戰爭的結果，戰勝者並不要戰敗者割地賠款，而是要對戰敗者實行全盤的征服，使戰敗的國家無條件投降，永無翻身之日，人民就會團結在政府的周圍，爲保衛國家的生存而效力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對付戰敗的德國，僅僅是解除了它的武裝，奪去了它的殖民地，並限制它的軍備，並沒有摧毀德國的工業，也沒有消滅它的政治目標，可以說斬草而未除根。除了軍備和資源方面受了很大損失而外，其餘的文化、政治、以及技術資源都是完整的。由於協約國漠視了軍備和殖民地以外的各種資源在國防上的重要性，所以德國不到二十年就翻過身來，企圖征服世界。希特勒知道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力量並不弱於軍事，所以他曾用第五縱隊和播音機造成了併吞奧國征服捷克的奇蹟。希特勒統治被征服國家的辦法是摧毀它們的政治機構，取消它們的軍隊，把它們的重工業遷移到德國本土去，連技術工人也跟着機器一同遷移。他不但要把它們的國家由工業經濟變爲農業經濟，而且

澈底地破壞它們原有的文化組織和社會秩序，實行一種新發明的階層封建制度，在被征服的國家之內製造出許多矛盾，使它們互相鬥爭，卻俯首貼耳地服從第三帝國的統治。

全體性戰爭的結束，必然是戰勝國對於戰敗國家全體性的征服；征服的程序，也許是分頭並進，一次結束，也許是按步就班，慢慢實施。而最後的目的，是使它不成爲一個國家，全部破壞它原有的國防組織。

無論從那方面來看，軍人只是全體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軍事機構是國防組織的一環，而且軍事機構密切地依存於經濟制度、政治情況和文化組織。僅祇解散了一個國家軍隊，撤銷一個國家的軍事機構的征服方法，是軍人包辦國防時代的產物。現代的國防是人民的國防，戰爭的方式已經由武裝戰鬥員的互相殲滅轉移到全體人民的互相對壘。人民的戰爭是最進步的戰爭；因此，人民的國防，也就成爲世界各國政治指導者所追求的國防型式了。

人民的國防應該是爲全體人民的利益而建設，由全體人民去從事建設，並且建築於全體人民身上的國防。國防是人民的事業，每一個國民都負有國防的責任，這叫做：國防需要人人；國防是保衛全體國民共同利益的工具，國防對於每一個國民所發生的利害關係是相等的，這叫做人人需要國防。在全體性戰爭時代國防需要人人和人人需要國防，都是必然的趨勢，不過由於世界各國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不同，雙方所需要的程度與所表現的程度，仍然是不能一致的。

試問：真正的人民的國防必須具備那些先決條件的國家纔能實現呢？

具體說來，人民的國防的先決條件就是：人民的經濟，人民的政治，人民的文化和人民的軍事。一個國家要想建設真正的人民的國防，必須先使經濟變為人民的經濟，政治變為人民的政治，文化變為人民的文化，軍事變為人民的軍事。也就是首先消滅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階級對立。假如一個國家，在經濟方面還存在着人剝削人的制度；在政治方面，管理國家大事還僅是少數人或某一部分人特殊的權利；在文化方面，知識分子還被當作一個階級；在軍事方面，還有一部分國民千方百計地逃避兵役；——人民的國防是建設不起來的。

不合理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破壞國防組織的毒菌，它們在國家內部製造矛盾對立，使人民分化為幾條肉眼看不見陣線，經常地進行戰爭，破壞國防的健康，抵消國家的作戰力量。國防建設的指導者，必須認清這種事實，致力於國內戰爭的消弭，不論這種戰爭採取那一種方式，都是足以致命的危機。任何人都不會相信，一個害着腦神經疼或絞腸痧症的人還能夠成為拔山蓋世的英雄，那麼，研究國防科學的人，也不能注意國家的衛生。

斯大萊(Eugene Staley)說過：「現代技術學適用的範圍越來越廣，越趨向於全球化，而政治則越趨向於國家化。」飛機和無線電在技術方面要求世界的統一，而經濟和政治制度則要求世界的分化，幾種經濟制度都在企圖並進行着世界的統一運動，都要求擴大國家的勢力範圍。每一個國家都在積極加強國防的建設，使國家的尊嚴成為神聖不可侵犯。變相的戰爭經常

地進行着，武力衝突不過是一種最基本的和最後的一種戰爭形式而已。歷史絕不停滯在二十世紀的階段，在人類的的生活方式尚未統一以前，永久和平是沒有保證的。武力戰爭的序幕一開，現代技術科學所造成的電氣化和摩托化交戰武器，一定會使未來戰爭比現代戰爭的蔓延，更加迅速的。我們相信，最末一次的世界戰爭，必定是最合理的人民戰爭型國防集團大獲全勝。

第三章 國防建設的方法

在戰鬥的時代，戰鬥的世界裏，戰爭是避免不了的。一個國家要想生存，一個民族要想發展，不能不準備應付戰爭，不能不準備好一套戰勝敵人的工具。戰勝敵人的工具就是國防。或者說，就是潛伏在國防組織裏的戰鬥力。

這個偉大的時代，過去的必須清算，未來的正待開始，歷史的變革劇烈無比，迅速無比。鐵一般的現實告訴我們，現階段的國家民族，有一個必須遵守的信條，就是：生存第二，國防第一。

因此，每一個國家民族都在瘋狂地建設國防，誰要是在國防建設上面疏忽一分，它的生存便增加一分危險，便要受一分損失。可是，要建設甚麼樣的國防，纔能達到國家生存發展的目的呢？最摩登的也是最流行的答案，就是「全體性」的。全體性的國防已經成爲現階段國防建設的共同目標，它能夠把一個國家變成一個有機的戰鬥體，把國家變成一個大力士。

全體性的國防雖然是世界各國所共同追求的一種理想，但是，這種理想並不是任何國家都可以實現的。因爲要使這種理想成爲現實，有很多必要的條件，有些國家是完全具備了的，有些國家只具備其中的幾分之一，有些國家樣樣落後，深深地感覺到心有餘而力不足。當然，得

天獨厚的國家，建設起來比較容易，先天不足的國家，建設起來是加倍困難的。歸納起來講，所謂全體性的國防，它的基礎不過是三個「化」字；這三個「化」字就是：國家工業化，工業軍事化，軍事社會化。

怎樣做到三化，以及為何運用三化，是國防建設方法問題。國防內容是極其複雜的，範圍是十分廣泛的，爲了便於說明，現在把它解剖開來，分爲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四個部門來研究它。

一 軍事建設

世界上原有兩種戰爭方式，一種是流血的戰爭，另一種是不流血的戰爭。這兩種戰爭方式好像一對雙生的兄弟，人類自古就交互地運用着。不過人類的思想，在古代是比較簡單的，文明進步的結果，人類的思想就漸漸複雜。在人類思想比較簡單的時代，戰爭大都是用流血的手段進行的；不流血的戰爭雖然有時候也在進行着，而人類並不重視，甚至感覺不到這種戰爭方式的存在。文明進步以後，人類大腦發達，纔知道努力研究爲何以最小的犧牲取得最大的勝利，於是「攻心伐謀」就被軍事家強調爲第一等戰爭了。兩軍的互相廝殺，反被當作是不得已的事情。現在呢，不流血的戰爭已經脫離軍事科學的範疇，成爲一種與軍事科學同等重要的戰爭藝術。這兩種戰爭，有時節單獨進行，有時節彼此合作；不過，單獨進行智力戰的情況是很

多的，至於單獨進行軍事戰而不與智力戰適切配合的事實，在今天卻很少見了。

國防科學的進步，並沒有貶低軍事戰的價值，它仍舊是一種最有效的戰爭方式，等到人類社會中的矛盾深刻到不能用不流血的手段使其調和的時候，武裝戰鬥便成爲最後的裁判，也是最公平的裁判。沒有軍事建設作核心的國防，最後勝利是沒有保證的。爲了保證最後勝利的必屬於我，軍事建設是不容忽視的，它是國防組織和國家機器中重要的一環。再進一步來說，軍事建設的目的固然是準備接受歷史最後的裁判，可是軍事建設的效用，也可以加強智力作戰的力量，可以使不流血的戰爭更容易取得勝利。充分的流血準備，反而成爲輔助不流血戰爭的一種手段。希特勒固然不費一鎊一彈把奧國吞併了，把捷克滅亡了，假如希特勒沒有強大的武力作後盾，單靠第五縱隊和無線電是無用的。奧地利和捷克並不害怕希特勒的嘴巴，而是害怕他那一把由飛機大礮熔合而成的寶劍。

有人稱流血的戰爭爲直接戰爭，不流血的戰爭爲間接戰爭；進行直接戰爭的時候，軍事在前面；進行間接戰爭的時候，軍事在後面。站在真理那一邊的人們是必定獲勝的，而在勝利降臨之前，必須經過許多次武裝流血戰爭的考驗。

軍事建設的作用又可分爲消極的和積極的兩面，弱小的國家是爲的防範敵人的侵襲，強大的國家目的在向抵抗力量最小的方向發展。

人類生長在地面上，地面是國家最可靠的本錢。侵略者所要奪取的是地面，弱小者所要防

衛的也是地面。敵人可以從陸地上進攻，要抵擋他們，不能沒有陸軍；敵人可以從海洋裏爬上來，要抵擋他們，不能沒有海軍；敵人也可以從天空中掉下來，要抵擋他們，不能沒有空軍。就兵種來說，軍事建設的範圍，不外組織強大的陸、海、空軍。有三度空間的立體國防，就有三度空間的立體戰爭。正由於戰爭是在三度空間裏進行着，大家纔更努力去鞏固保衛國家絕對安全的立體國防。

任何國家的國防，在軍事方面都必須有一種組織系統，而利害交集而成的戰略要點，就成爲國防組織的神經樞紐。這些樞紐就是國家的要旨，它們也許在大陸上，也許在港灣裏，也許在海洋中的島嶼上，爲了保障國家神經樞紐的安全，在大陸上便需要建築要塞，在沿海要地和島嶼上便需要建築軍港。一般人多認爲要塞和軍港，僅僅是消極的防禦工事，其實它們也有積極的攻擊作用。防禦工事在戰爭形勢不利的時候，可以以寡敵衆，死守待援，或等待有利時機。在另一方面，要塞也可以節約兵力到最小限度，以便轉移兵力於別的地點，給予敵人以有效的打擊。

要塞和軍港是由大量的人力和物質力量組織起來的，它的好處是使平時的人力物力到戰時發揮效用，是用過去蓄積力量以消耗敵人目前的實力，是用大量的物質力和機械力以破壞敵人的血肉之軀。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芬蘭的曼那林防線終於被蘇聯紅軍粉碎了，法國的馬奇諾防線竟沒發揮半點威力；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關島、馬尼拉，都是被日軍輕輕地拿去

的，號稱太平洋中直布羅陀的新加坡，也不能不被迫放棄，於是軍事家們便根據這些事實來否定要塞的價值，抨擊馬奇諾主義，把馬奇諾防線罵得一文不值；何以東歐的史大林防線卻阻止了希特勒的幾次攻勢，史大林格勒的保衛戰，又造成轟動全世界的輝煌勝利。要塞無用論者從此緘默了，馬奇諾的信徒們，也吐了一口冤氣。

要塞不是無用的，決定要塞命運的除了組織的形式和運用方式，還有將帥的戰略指導和戰鬥員兵的士氣。

空軍的發達，使已往的國防科學和戰爭理論成爲陳腐的過時的東西，雖然有一部分原理原則還沒有失掉它們效用，但就整個的軍事學術而論，它所發生的變化，不僅是數量上的，而是改變了它的本質。

空軍是一種最有效的攻擊武器，沒有空軍的國家，好像一座沒有頂的房子，既不能遮風，又不能避雨，堅壁再堅固一點，也不過是一種擺設而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空中進攻和地面上防空設備，在技術上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防空部隊並沒有表現出特別優異的成績，世界上還沒有那一個國家曾經掌握過絕對的制空權，雖然制空權的掌握在理論上不是不可能的。到現在，大家所公認爲最好的防空手段，仍然是以轟炸答覆轟炸，以飛機進攻飛機，高射砲遇見高空的投彈瞄準器是相形見拙了，大編隊空軍的集中轟炸，消防隊救火也來不及。各種戰爭之中，空中襲擊的災害是最可怕的，因此，天空軍的建設就成爲更加重要的問題。不許敵機侵入

本國的領空，是今天防空專家們的最高理想，要使這種理想成爲現實，必須爭取防軍優勢，保持它，並高度地發展它，使壓倒的優勢變質。

和要塞和海防江防對於陸海軍作戰所發生的輔助作用一樣，防空軍對於空軍作戰直接間接也有相當的助力。空軍的威力加強，並沒有減少防空軍的重要性，相反地，防空建設因爲空襲破壞力的巨大更感覺有積極改進和充實的必要了。不僅空軍力量薄弱的國家，急需加強防空力量，就是空軍力量非常強大的國家，也沒有放鬆防空建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德國空軍佔着絕大的優勢，同時，德國的防空建設也是頂周密，頂進步的。蘇聯和英國，爲了要使空襲的損害減少到最低限度，也時時刻刻在跟着炸彈侵襲力的增加來設計並建築保險的地下室，也時時刻刻來改進高射砲的構造，擴大防空機構的組織，提高防空機構的效率。到今天，除掉少數文化城和政治中心可以用宣布爲「不設防」城市的辦法避免空中襲擊之外，不論都是都市或鄉村，都少不了防空設施。要塞上，軍艦上，是被高射砲所組織成的防空網掩護着，坦克車上也有高射砲和高射機關鎗的裝置，就是步兵在敵機低飛投彈的時候，也要用來復鎗和機關鎗子打擊者以打擊啊。至於砲兵，有一種新式的大砲是高射、曲射、平射三用的，牠可以當反坦克砲用，也可以打天空中的飛機。

防空的意義並不限於要直接打到敵人，和使敵人打不到自己。它還有一種微妙的作用，就是提高自己的抵抗力，打擊敵人的士氣。高射砲雖說打中敵機不多，可是在高射砲猛烈火力的

掩護之下，人民和士兵的恐怖情緒是會降低的，對空射擊的士兵，更可以增加幾分戰鬥的勇氣。對於敵人，高射砲射擊的時候，敵機便不致毫無顧忌地低飛，而砲彈的爆炸聲和空氣的震盪，也足以使胆小的航空兵心悸，他們一發慌，就會糊裏糊塗地把炸彈亂丟下來的。這樣，無形之中便減少了敵機空襲的損失。現代戰爭中有許多心理的武器，如嘯聲彈和俯衝轟炸機，除了傷害敵人的身體，還有一種副作用是叫敵人害怕的。防空武器也可以說是含有心理作用的武器之一。

事實上，軍隊的崩潰是從精神的崩潰開始的，軍事建設也不能不注意軍隊精神方面的裝備。

二 政治建設

講到政治與軍事的關係，很多人都喜歡引用德國大軍事家克勞茨維茲的名言，說戰爭是政治關係的延長，是政治以外的另一手段的政治的繼續。因為克勞茨維茲認為「政治意向是目的，戰爭是它的方法，方法不能離開目的，」所以他說：「如此說來，戰爭是為政治所用的工具。戰爭必須有政治的特質，並以政治的尺度來度量。大體上說來，指揮戰爭不會指揮政治自身，不過把筆換成劍罷了。但是並不因這種方法的變更，忘卻了政治上的規律。」

克勞茨維茲的理論支配了世界兵學思想達一百多年之久，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魯登

道夫的全體性戰爭論出來，纔把克勞茨維茲的理論推翻了，他說：「戰爭的性質與政治的性質都已經變更了，所以政治與戰爭指揮的關係，也應當變更。克勞茨維茲的一切理論，可以付之東流。戰爭與政治，都是爲的維持一國人民的生存。但是戰爭爲種族求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現，所以政治應當隸屬於戰爭指揮之下。」他又說：「在戰爭期內，政治應該做的工作，爲集中全國人民的生命力量，以形成各項生活的方式；全國人民也應該覺悟，在共同團結一致之下，對於軍隊與國家，犧牲一切。」魯登道夫所以這樣主張，是由於他從失敗的教訓中深刻地認識了一個真理，就是：「祖國的人民的力量，可以堅決前線陸海軍將士的作戰意志，使軍隊再生更新。全國人民的力量與軍隊的力量混合爲一，不可分離。在前線作戰將士的作戰效率，完全依賴後方人民的力。」因此，他明確地指出：「後方人民均應爲戰爭而工作，而生活，政府的職務，在使後方人民這樣地爲戰爭而工作，而生活。」

魯登道夫和克勞茨維茲的觀點是不同的。克勞茨維茲以爲政治意向是目的，戰爭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手段是應當服從目的的，所以戰爭必須服從政治。魯登道夫以爲戰爭是民族生活的最高表現，爭取民族的生存發展纔是目的，所以政治應當附屬於戰爭。在克勞茨維茲看來，政府的意志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戰爭當然要遷就政治；在魯登道夫看來，民族求生存發展的意志纔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治是一種達到民族生存發展目的而從事戰爭的一種手段，政治應當服從戰爭的指導，團結全國人民，使他們出最後一文錢，流最後一滴血，以促成戰爭的勝

利。

克勞茨維茲的戰爭論中，對於戰時人民團結的極端重要，並未提到一個字；而魯登道夫的全體性戰爭論中，卻主張人民第一。從這裏可以知道，克勞茨維茲時代，戰爭是由君主和貴族所代表的統治階級的力量決定的，所以戰爭隸屬於政治；魯登道夫時代，戰爭是由人民的力量決定的，所以政治必須隸屬於戰爭，戰爭理論是時代的產物，祇有時代纔能正確地說明他們見解的差異。

一般人祇注意到「戰爭隸屬於政治」和「政治服從戰爭」的爭論，對於「戰爭的性質變了」和「政治的性質變了」往往忽略過去，其實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戰爭與政治這兩個名詞含義，在克勞茨維茲時代和在魯登道夫時代是截然不同的，克勞茨維茲時代的戰爭是軍事在舞台所表演的獨角戲，政治在幕後當導演；魯登道夫時代的戰爭，已經擴大為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大合唱了。不先把握住這一點，是不容易理解「戰爭論」和「全體性戰爭論」的。

解決誰服從誰這一爭論的最好辦法，就是用「國防」這個概念來代替「戰爭」，這樣可以避免一些思想陳腐的人對於「戰爭」的誤解，拿舊的眼光來觀察新的戰爭。我在「國防新論」一書裏曾經寫道：

「克勞茨維茲和魯登道夫都沒有把握住戰爭的全部真理，他們兩個人的見解，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人看來，全是一偏之論。根本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都是國防組織的一

種原素，都是民族生活的一種方式。它們互相隸屬，互相滲透。照我的四面體的國防理論，軍事是四面體的一個頂點，政治也是四面體的一個頂點，它們的位置，隨着國家的需要而變。在戰爭爆發之前，政治組織決定軍事組織，可以說軍事附屬於政治，等到戰爭爆發以後，軍事就成了國防四面體的頂點，政治組織必需適應軍事的需要，把平時組織變為戰時組織，可以說政治附屬於軍事。好比演戲一樣，有時節軍事當主角，有時節政治當主角，經濟、文化也有當主角的機會。」

國防高於一切。國防需要把全國的人民和各種物質資源組織起來，使它們發揮最大的力量，把整個國家變成一個全副武裝的有機戰鬥體。政治既然是國防組織的一環，它自然要適應國防的需要，在國防組織的指導之下來為國防而服役。

政治本來是空空洞洞的東西，它什麼都沒有；可是國防卻向它提出一大串要求，要求它把每一個國民訓練成一個合乎標準的國防人，使他們在平時為加強國家的作戰力量而努力從事生產，在戰時能夠自動地勇敢地將他們的生命財產貢獻給國家。願意為保衛國家的生存而戰。以至戰死。要求它把國家的戰鬥力量蓄積得像大海裏面的水一樣，戰爭的序幕一揭，就像是水開開了似地，成千成萬的戰鬥員，一批一批的作戰物質，無窮無盡地奔馳到戰場上去。而後方的人民，則更加堅定，沉着，對於勝利有不可動搖的信心，各自站在各自的崗位上，做最有效的工作，以保證戰爭的勝利。社會秩序毫不紊亂，整個國家機構的齒輪在戰爭中轉動如飛。

此，國防政治建設的目的，也就是要建設人民的政治。國家是人民的結合體，國家的事情自然應當由人民來管理。政府是管理國家大事的執行機關，若得不到人民的擁護，它就不會有巨大的權力；要得到人民的擁護，它必須代表人民的利益，為人民謀利益。可是歷史證明，政權操在那些人手裏，政府就給那些人謀利益；政府給那些人謀利益，那些人就護擁政府。所以政府要想博得全體人民的擁護，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給全體人民謀利益，把國家的最高統治權交到全體人民手裏。

人民的戰爭，目的在保衛祖國的政治目標，先建立一個人民的政治目標，正是進行人民戰爭的前提。

國防政治的建設，應當從那裏開始呢？我的答覆是必須從主義的建設開始。主義是一種掌握人民的有效工具，同時也是打擊敵人的有效武器。而主義的是否有效，完全看它是不是能夠合乎人民的需要。政治家之必須鼓吹一種政治主義，和百貨公司必須大登廣告以廣招徠是一樣的。鞋子店的廣告祇能吸引需要鞋子的，帽子店的廣告祇能吸引需要帽子的，政治主義能夠吸引若干羣衆，同樣是由它能夠滿足若干羣衆的需要來決定的。政治主義必須鮮明地刻畫出一種人民生活方式的圖樣，假使這個圖樣是全國人民所共同追求的生活方式，全國人民就對這種主義發生信仰，希望這個美麗的理想能夠實現，並願意為實現他們的理想而努力。人民之願意為他們所信仰的主義而奮鬥，也和一位顧客要到商店裏去購買他在廣告上面所看到的那種貨物是

一樣的。

政治主義是空洞的理論，但空洞的政治理論一旦得到人民的信仰，一旦吸引到羣衆，立刻就成爲物質力量了。政治建設的合理程序，是由精神到物質的。

國防政治的對象是人民全體，它所能夠貢獻給全體人民的，應當是全體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它不但使國家強大，而且使人民富足，人民所需要的自由、安寧和榮譽，它也給人民以確切的保證，已經得到的，保障它們；尙未得到的，儘量地給予人民，並努力爲人民爭取。等到人民的希望全部寄託在政治理想上的時候，他們的靈魂已經被主義組織在一起了，人民既然堅決地信仰一種政治主義，他們自然樂得參加實現這種政治主義的組織，並貢獻出他們所能夠貢獻的一切。政府把人民的精神、身體、行動和財產統統組織起來以後，必須訓練人民，使他們知道爲什麼要建設國防；使他們懂得戰爭的目的是求生，不是爲的求死；使他們明瞭少數軍人的死，是爲了保衛整個國家民族的生；使他們相信，年青人在前方的死，一定可以保證後方的小孩子能夠活活潑潑的生，老年人能夠歡歡樂樂的死。——然後人民纔願意犧牲他們的精神、勞力、生命、和財產去建設國防，參加戰爭。

商人之所以能夠發財，一方面由於他們的資本雄厚，一方面由於他們的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而商業的信用具有一種奇怪的魔力，能夠使他們生意興隆，一本萬利。這一套生意經也可以應用到國防政治建設上，一個政治家如果負着建設國防的任務，他就得「貨真價實，童叟無

欺，「等到他受人民的委託來辦理國家大事的時候，萬不可得魚忘筌，不按照原來的圖樣建設政治。商人偶然撒一次謊，或許不至於影響他的營業，假如他天天撒謊，他的生意必定要倒閉的。全民政治在今天還是一種理想，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所標榜的都是全民政治，甚至連實行個人獨裁的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政府，也高唱它們從事戰爭是爲的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政治是不是全民的，只有人民知道，人民縱使不能立刻知道，他們總有一天要知道的。

美國大總統林肯 (Abraham Lincoln) 說得好：

『你可能永遠愚弄一部分的人民，你可能偶而愚弄全體的人民，但你決不能永遠愚弄全體的人民。』

美國之能夠成爲富強康樂的國家，政治家肯說老實話也是原因之一。

有些政治家迷信權力，他們以爲祇要警察、憲兵、法官、監獄和大批軍隊控制在政府的手裏，就可以鞏固政府的統制權，使國家法令雷厲風行，因而提起政治建設，就認爲是加強這許多東西以提高政府的權力。這種見解也是錯誤的。警察、憲兵、法官和監獄祇能對付極少數作奸犯科破壞社會秩序的罪犯，而國家的軍隊是爲捍衛國家抵禦外侮而設的，等到政治家把這些東西當作鞏固統治權的有效手段，用來對付廣大的羣衆時，他們便沒有效力了。

約翰·穆勒 (John Mill) 在他的「自由論」一書裏說：

『一個政府，若是拼命壓迫它的人民，使他們成爲馴良的工具，即使它很仁慈，定將發

覺渺小的人物不足以成就大事；而那犧牲一切以完成的統治機器，終究也沒有大的用處；因為其中缺乏（是給它驅走了）使那架機器圓滑運行的生命力。」

我在「國防新論」裏也說過：

「政治組織需要堅強的『約束力』，更需要熱烈的『親和力』。親和力使政治組織年青，生氣蓬勃；約束力使政治組織硬化，老氣橫秋。當人民熱烈地投向政治組織，衷心地愛護政治組織的時候，政府靠着親和力的支持，隨時可以應戰，而且能够以弱敵強，等到政治組織發展成熟，利用約束力量去延長生命，增加威勢，使人民感到痛苦的時候，它便開始走進沒落的階段了。」

法西斯主義的政權建築在強大的「約束力」上，而民主主義的政權是建築在熱烈的「親和力」上的。法西斯主義也沒有忽視親和力的重要性，我們知道，希特勒取得統治權以後，在重整軍備聲中，德國人民對於希特勒的熱烈擁護，也是一點也不摻假的事實。不過當希特勒驅使德國人民從事他們所不願幹的侵略戰爭的時候，他便不能不加強約束力了。由人民來支持的戰爭決不能離開人民的利益，假使戰爭是爲了保衛國家的生存獨立，人民自然會熱烈地團結在政府的周圍，願意到前線戰鬥而死；假使戰爭是爲了少數人的特殊利益，凡是與戰爭利益無關的人民，便自然要設法逃避。法西斯主義雖然曾經威嚇過全世界，它最後還是要崩潰的，因為當它威脅世界時，它已經漸漸硬化了，它已經離開了人民的利益。民主主義的國家，在戰爭中必

然獲得勝利，因為民主國家是為人民的利益而戰，支持戰爭的是廣大羣衆的親和力。

龐大的人力物力若不能配合有效的政治制度，它們便不會發生預期的效用。一種建立在人民的親和力上面的政治制度，在戰時是富於韌性的；一種建立在統治者約束力上面的政治制度，在戰時是比較脆弱的。前者好比是一叢蓬勃的小樹，後者好比是一棵古老的大樹，在戰爭的暴風雨中，一叢蓬勃的小樹是不要緊的，而古老的大樹卻容易被摧折。我們知道，一種進步的政治制度必然要代替落伍的政治制度，正和春天必然代替冬天一樣。這是一種歷史發展的規律，政治家應當具有卓識遠見，來迎合時代潮流，採取進步的政治制度，來從事國防建設。進步的政治制度雖然不是為了應付戰爭這種特殊的目的而產生，可是它本質上卻是強壯有力適合於從事戰爭的。

進度的政治制度並不僅是一種漂亮的形式，它必須具有新鮮而充滿了活力的內容。完成國防建設的先決條件，在政治方面需要有一個廉潔的有效率的政府，把貪官污吏澈底肅清。殊不知貪官污吏的能否肅清，是制度問題而不是人的問題。人民沒有掌握政權的政治制度必然產生貪官污吏，露天的毛坑裏必然產生糞蛆，雖然人力可以殺死露天毛坑裏的糞蛆，而肅清糞蛆的最好辦法莫若改用抽水馬桶。所以廉潔政府的造成。一個決定的因素是法治，一個決定的因素是民主，理想的廉潔政府是缺一不可的，它必須既法治而又民主。一旦選舉官吏、罷免官吏、制裁官吏的權力操在人民手裏，貪官污吏的末日就到了。人民選舉的官吏，用不着逢迎他們的

上官，人民也不需要他們行賄，祇要他們把自己的責任盡了，把人民委託的事情辦得很好，他的地位就不會動搖，用不着嚴刑峻法，貪污之風就自然平息了。

國防政治絕對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治，恰恰相反，他是「欲使民由之，先使民知之；民不願由之，不可強迫之」的政治。事實上，祇要政府的一切政策不違背全體人民的利益，而人民已經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決不會「不願由之」的。當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相衝突時，必須犧牲政府的利益以維護人民的利益；當少數人民的利益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相衝突時，必須犧牲少數人民的利益以維護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這就是民主精神。凡是具有民主精神的政治制度，事情沒有辦不通的，國防也沒有建設不好的。

前面所說的是政治建設的最高原則。政治本來包括內政和外交兩大部門，外交也可以解釋作「政治的外延」，政治建設的路線有了，外交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外交為國防而服務，已經有很長的歷史，近代科學的進步，交通的發達，戰爭範圍的擴大，使外交和國防的關係更加密切。今天的戰爭，並不是這個國家和那個國家的戰爭，而是這一個國家集團和另一個國家集團的戰爭。兩個國家單獨交戰的時代顯然是過去了，那末，一個國家若要準備應付現代的集團戰爭，必須事先造成若干國家的聯合國防。以敏銳的眼光把握住未來戰爭的性質和趨勢，以決定採取一種積極而有效的聯盟政策，於是就成為當今外交家非常重大的任務了。

國防是一架龐大而複雜的機器，不但是落後的國家無法獨力完成，就是最進步的國家，也往往感覺到不能自給自足。因此，在經濟資源貧乏的國家，外交家必須到處爭取；技術貧乏的國家，外交家必須到處爭取；人力缺乏的國家，外交家也必須到處爭取。總而言之，外交家必須儘量利用其它國家的力量來加強自己。

在一個國力尚未充實，國防建設計畫尚未完成的國家，它是不需要戰爭的。這時候，外交的任務就是爭取和平。它必須緩和和與敵性國家之間的衝突，避免一切可能引起戰爭的糾紛，使它不致發生；已經發生的糾紛，要趕快解決消弭，使它不致擴大。同時，它必須積極地拉攏與國，增進相互間的友誼，為戰時的軍事同盟鋪下很穩固的基石。縱使國家的作戰力量業已充實，和平政策也不可輕易放棄。國防還需要和平政策給它築一道籬笆，在這道籬笆的長期掩護之下，國防力量纔能取得足以壓倒敵人的絕對優勢。

外交對於國防所負的任務，並不僅祇是像保衛着蛹使牠變成蛾的繭，也不祇是像擁抱着卵使敵生出小雞的母雞，在作戰的時候，它還是一種最有效的武器。它能夠把敵人的盟國拆散，使敵人陷於孤立；它能夠把敵人包圍起來，使敵人自動放下侵略的武器；它能夠用不流血的手段使敵人屈膝；它能夠利用別國的軍隊打仗，自己流最少的血，得到最偉大的勝利。

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國防已經集體化了，戰爭已經全球化了，未來的戰爭與國防，必然順應着這種趨勢有加無已。外交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愈加重要了，和平與戰爭，勝利與

也當不住沒有衣穿，沒有飯吃。市場上面，小自油、鹽、柴、米的買賣，大至此國與彼國的國際貿易，在通貨信用不穩固的時候，必然要回復到古老的時代，採用物物交換制。由此可知，經濟的基礎是建築在物質上，不是建築在金錢上；國防經濟建設，着眼在物質的生產、分配、消費，不重視貨幣金融問題。雖然，我們也不否認，也不忽視貨幣金融與國防經濟建設的關係。

在農業社會裏面，經濟本來都是死物；在工業社會裏面，人類使用科學技術製造機器摩托，物質便自己運動起來，他們也有了生命和精神。這種有生命有精神的怪物分佈在人類社會生活的全部門，大量地代替了人類的筋肉勞動力。農業國家和工業國家的區別，就在於農業國家的生產勞動，完全靠人力、牲畜、和風水等自然動力；而工業國家的生產勞動，則大部靠人類的手和腦所造成的機械動力。

國家工業化的程度，是由機械動力使用的範圍和機械動力的效率來決定的，也可以說是由人類的勞力與機械動力在社會生產力總和當中所佔的比例決定的。國家工業化程度越高的國家，人類勞力在社會生產力總和中所佔的百分數越小，機械動力在社會生產力總和中所佔的百分數越大。在國防建設方面，道理是一樣的，越是古老的國防，人民所佔的百分數越大，物力所佔的百分數越小；而現代的國防，則人力與物力所佔的百分數與落伍的國防，恰成反比。我們看，支配現代戰爭的飛機、大砲、坦克、兵艦、和海、陸、空交通運輸工具，那一樣不是機

械化摩托化的？那一樣不是用機械摩托代替了大量的人力？那一樣用鋼鐵製造的摩托是人類的血肉之軀所能抵擋得了比賽得過呢？

現代的少數民族往往征服多數民族，工業國家必然侵略農業國家，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們能夠把死的物質變成活的，它們擁有威力強大無比的生產工具和戰爭機器。國防的組織和裝備，密切地依靠着社會的生產條件和交通條件；換句話說，有甚麼樣的生產工具和交通工具，就有甚麼樣的國防。國家不現代化，國防是不會現代化的；實業不現代化，國家是不會現代化的。

實業發展的順序是由輕工業到重工業，由小規模的生產到大規模的生產，由個別分散的經營到集體的集中經營，這是技術進化的軌跡，也是技術發展的規律。可是一個實業落後的國家要想在最短期間完成國家工業化，它可以享有人類文明的成果，用最新的技術、最新的方式去經營，不必再走冤枉路。它必須把實業發展的順序顛倒過來。迎頭趕上，從建立重工業開始，重工業基礎打好以後，再逐步發展輕工業。它必須一開始就採取大規模的集中生產方式，使全部生產系統合理化，這叫做「後來居上」。日本的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是從建立重工業開始的，蘇聯的由農業國家變成工業國家，也是由重工業開始的。

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從實業革命開始，辛辛苦苦地奮鬥了將近二百年之久，纔把工業由蒸汽動力時代推進了電氣動力時代的大門，纔使交通工具由火車、汽船、汽車、電車進化到

飛機。一個農業國家工業化的過程從電氣工業開始，從飛機運輸開始，無疑地要佔很大的便宜。不過，農業國家一來缺少最進步的科學技術，二來缺少最有效的機械動力。而這兩種東西是任何農業國家走上工業化的過程中所必需的。沒有機器，地下蘊藏的各種礦物資源無論怎樣豐富，是無法大量開發的。有了機器，若沒有操縱機器的技術，機器仍舊是死的東西，不會發生機器的效用，煤礦也開不出來，鐵礦也開不出來，油礦也開不出來，這些最基本的原料還無法開採，要建築鋼鐵廠、機器廠、電力廠、煉油廠、飛機製造廠、汽車製造廠、輪船製造廠、來生產大批的生產工具，交通工具和作戰武器，是辦不到的。因此，農業國家必須得到工業國家的援助，從工業先進國家購買大量基本工業所必需的機器，聘用一批最優秀的技術專家和工程師擔任設計指導，然後纔能迎頭趕上，纔能趕得上去。

在工業化的開始，最感困難的就是技術問題。在青黃不接的過渡時期，除了聘請外國的技術家和工程師之外，是找不出更好的路線的。不過，利用外國技術祇是一種權宜之計，有了外國技術家作師傅，自己就得馬上學習，加緊學習，造就大批本國的技術家和工程師來，使科學技術在最短期間獲得自主獨立。

跟外國技術家學習，是技術的模仿階段。落後的國家所能夠學習得到模仿得像的僅僅是一般的普通的技術，特殊的技術是不容易學習得到的。一個國家若要在戰爭中得到勝利，技術水準落後是不行的。所以，自己有了技術以後，就得發揮國民的創造天才，由技術的模仿階段過

渡到技術的創造階段，使本國的技術在世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進展中保持最高的水準，這是十分必要的。

對於中國工業化所引起的技術幹部問題，我曾經一再在報章雜誌上而發表具體的意見，主張在戰爭期間選派成千成萬的優秀青年到英、美、蘇等工業先進的同盟國家去，參加到它們的實業各部門去學習各種實用的生產技術，不必限定學習的時間，什麼時候確確實實地把應當學習的學好了，就算畢業。這些青年回國以後，就成爲中國工業化的基本技術幹部。第一批回國以後，再派第二批，等第二批回國以後，再派第三批，第四批，陸續地派，大量地派。大學畢業生可以派，中學畢業生也可以派；不懂生產技術的可以派，精通生產技術的也可以派。這種辦法，原是適應戰時情況和中國的特殊需要而提出的。一來因爲同盟國家的產業在全部動員期間，技術人員並沒有過剩現象，抽調不出很多的專家到中國來；二來中國正苦於沒有良好學習環境，可以訓練大批的技術幹部；三來英美正存有鉅額的貸款尚未動用，同時英美等國也感到勞動力的缺乏。不僅所派遣的人員可以學到平時在國內國外所學不到的東西，在友邦正需要勞動力的時候，我們派遣一支勞動軍去參加到它們的實業組織去實地工作，對於友邦也有相當的貢獻。我們自己有了數量頗爲不小的基本技術幹部，他們有的可以作工程師，有的可以作經理，有的可以作工頭，再延聘若干外國的技術專家設計指導，就可以從事中國的經濟建設工作，把中國工業化的過程縮短。

我的意見，政府雖然已經採納，不過尙在試辦，規模仍嫌太小。若是當真成千成萬青年陸續到外國去學習技術，那末，蘇聯二十年所完成的工作，我們很可能在十五年之內就完成了。

工業的迅速發展，機械和摩托的生產量一定是很大的，要爲已須生產出來的機械摩托找銷路，同時還使重工業能夠順利地進行擴大再生產，製造更多的機械摩托，必須改換農業的裝備，實行農業機械化。農業機械化的結果，可以銷納大部重工業的產品，可以節省出一部分勞動力使它轉移到工業部門裏，又可以供給工業部分更多的食糧和原料，以促成工業部門的擴大再生產。工業、農業和運輸業必須適切配合，平衡發展，並駕齊驅。工業落後了，農業和運輸業固然無法前進，如果工業畸形發展，一定會鬧出生產過剩和原料缺乏的毛病；運輸業特別落後，貨物和原料的周轉不靈，經濟必然發生阻塞停滯的現象。所以產業各部門平衡發展一點，特別重要，經濟建設的指導者必須隨時注意調整。

實業進步的國家，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大工廠，工人、農人、商人、軍人、公務員和學生都是一種勞動者，在他們的生活中間，都充滿着共同的勞動精神，工人是在工廠裏作工，農人是在農場裏作工，商人是在商店裏作工，軍人是在兵營裏作工，學生是在學校裏作工，不過作工的場所不同罷了。

技術發展的結果，機械和摩托從工廠裏大量地湧出來。這些機械摩托雖然能夠運動，若是不和駕駛機械摩托的人配合起來，牠們仍然是一堆死物，不會發揮牠們的效能。爲了適應這種

情況，在工廠裏、農場裏、兵營裏、和運輸機構裏就需要及時訓練廣大的幹部，使每一架機器都有人操縱牠，使每一個善於操縱機器的人，都能够操縱得到機器。這叫做：技術與幹部的配合。

技術與幹部的配合，並不是技術家與非技術家配合的意思，而是兩種機器或摩托的配合。

科學和技術進步的結果，把「人」的地位大大地降低了，把人變成了機器；也可以說把機械式摩托的地位提高了，把牠們變成了人。不過一種機器是人造的，另一種機器是天然的而已。在工廠裏，是天然的機器（人）操縱着人造的機器工作；在戰場上，是天然的機器操縱着人造的機器作戰。雖然人造機器有代替天然機器的趨勢，但人造機器所能代替的工作究竟是部分的，有許多基本動作，是無法代替的。在最近的將來，不論作工作戰，仍然需要兩種機器適度地配合；就是把歷史再拉長一點，人造機器的效能也不會將天然機器所能做的工作全部代替。

國防經濟建設，目的在使這兩種機器在質量方面和數量方面平衡發展，也就是說，目的在使有更多更好的天然機器來製造，並運用更多更好的人造機器。而天然機器（包括：人和牲畜）需要充分的食物來營養他們的身體，人造機器和摩托也需要充分的食物來保證牠們的工作能力。有些人認為有了機器和摩托，人類就無須發展體力了，因為機器和摩托的製造以及使用，全靠智力。這種見解是不正確的。技術進步的結果，誠然減少了人類大筋肉的勞動量，但

工廠裏和農場裏的勞動者，做重工的仍然不少；就是做輕工的和絞腦汁的精神勞動者，他們也很需要強健的身體。至於作戰的將士們，體力與戰鬥力關係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不但飛機和坦克駕駛員絕非體力衰弱的人所能勝任，就是普通的武裝戰鬥員，又何嘗不需要強壯有力？要是技術發展的結果，使人造機器的力量加強了，天然機器的力量反而衰弱了，這種經濟便是一種畸形的經濟。國防經濟是要求兩種機器的力量平均發展的。

近來我們常常見到有人將經濟建設分作兩大部門：一部門叫作國防經濟，一部門叫作民生經濟。他們的見解，以為國防經濟的目的是求強的，民生經濟的目的是求富的，而前者的任務着重在製造飛機大砲等打仗的傢伙，後者的任務重在製造吃飯、穿衣、走路等生活所必需的東西。這種見解，顯然忽視了人力在國防組織裏面的重要性；所謂工業軍事化，並不是專門讓全部工業生產力都為製造軍需用品的意思，而是要軍用必需品的生產和民用必需品的生產要經常地保持一個合理的比例，並跟實業發展和環境的變化，隨時調整這個比例，使它永遠合理。

軍隊生根在人民當中，軍需工業與福利工業也是分不開的，把重工業當作軍需工業，輕工業當作福利工業，也不妥當。因為國防經濟建設的目標不是武裝軍隊，而是武裝全國人民，使整個國家成爲一個擁有全副新式裝備的戰鬥體。

爲什麼有些國家，工業的生產力並不大，而戰鬥力很強；爲什麼有些國家，工業的生產力確實很大，而戰鬥力反而弱些呢？答案祇有一個：這是經濟制度問題。

現在世界上有三種不同的經濟制度：一種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一種是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制度，還有一種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它們對立着，抗衡着，都擁有很大的勢力。

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全國的實業集中在少數資本家和商人的手裏，它們的生產組織，就各個單位來說是合理的，就整個國家來說是不合理的，它們自由生產，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生產的目的在賺錢，不在增進全體人民的福利；分配商品的辦法，不是以需要與否為標準的，而是以有錢與否為標準的。所以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資本家與商人之間、商人與消費者之間，都有矛盾存在。這些錯綜複雜的矛盾關係，弄不好就會造成經濟恐慌。為了避免造成經濟恐慌，他們雖然擁有最優越的生產技術和龐大的生產力，卻不敢充分利用各種資源，使社會的生產力發揮到頂點。因為利潤的追求，資本家也不願負擔數目太大的國防經費，製造利潤不高的戰爭機器。

美國的國家資源設計局於一九三九年編了一本美國經濟組織報告書，裏面曾赤裸裸地描寫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不經濟，除了森林的摧殘，土地的侵蝕，石油以及其它地下蘊藏不經濟的採掘之外，還有：

「同樣重要，可是一般人不常認作資源的浪費的是：本可雇用以增加生產的人與機器，閒散着不做工作。要是有一千萬人能够而且願意工作，可是因為無業可就的緣故，強令閒散一年，全社會就已經浪費了可貴的人力資源。全國不但不能增產貨物，而且要遭受失業者士

氣沮喪的嚴重影響。閒着的機器，也就是資源的浪費。機器閒放着讓它生鏽或因陳舊而失去效用，同時卻有閒着沒有事做的人可以運用這些機器；且其產物有益於社會，機器的閒放實在沒有對於資源作有效的利用。用尖鋤和手鏟挖掘一大建築物的地基而把蒸汽鏟閒放不用，也許要比使人和鏟都閒着少浪費些，但究竟還是資源的浪費。從事特定工作時，因為不改進技術，仍然利用陳舊的設備，以致多雇人力，多耗物料，也把生產分在許多工廠中，以致不及一個工廠能够提高效率，又是一種浪費。所有上述的情形，都是因為不能利用最新的技術，以致虛耗了本可用於別處的力和器材。」

這個報告書中說，若將美國一九二九——一九三七年所有失業人數與機器雇用以建築房屋，美國每一個家庭可以分到一所價值六千元美金的新房子；若將他們雇用了去建築鐵路，全美國的鐵路系統都可以拆毀而重新建築至少五倍的路線。

捷克經濟學家富蘭孟克（Frank Munk）估計：「要是美國決定雇用所有失業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以建立國防，美國儘可耗費二千萬萬元美金在建設國防上，而並不減少充分私人投資與消費之用的國民收入。這一個數目要比德國耗於武力經濟的經費（約相當於一千萬萬元美金）大好幾倍。」他又說：「這可以減少失業，因而消除了歷來最壞的引火物。重獲工作的人們本身，也許要比他們所製造的武器，更能保證國家社會的安全。」

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裏，蘊藏着巨大的戰爭潛力。不過它們的實業在平時是沒有作戰爭準

備的，到戰時要使全部實業動員，需要一段八個月到十四個月的時間，戰爭潛力纔變為有效的戰鬥力量。如果在戰爭初期能够支撐得住，不致被敵人的閃電戰術征服，等到國家總動員計畫完成了，它的作戰力量纔能發展到頂點。

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不同，它是一種變態的資本主義。它把資本主義國家戰時的國家經濟總動員的辦法拿到平時來用了，而且實行得非常澈底。法西斯主義經濟制度，也可以說是一種戰爭經濟制度，它是以進行戰爭永遠進行戰爭為目標的。

法西斯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同樣地承認私有財產制度，而財產的管理權卻控制在幾個政治領袖手裏，它把全國資本的生產機構統一起來，用股份公司的方法將它們組織起來，由政府加以管理。資本家的地位好像股份公司的股東，政府的地位好像股份公司的經理，在政府的全盤計畫之下，實行有計畫有系統的生產。一個很顯著的特點：資本家和資產階級是存在的，然而他們彼此之間不能自由競爭，不能自由生產，不是他們生產什麼就生產什麼，願意生產多少就生產多少，一切都取決於政府的意旨。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被政府統一了。

法西斯政府不但統制生產，而且統制消費；不但統制物質資源，而且統制人力資源。它取得了全國物力、人力、和精神資源的獨佔權，家庭也變成國家的一部小機器，連廚房和臥室也須由政府加以管制、指導、和組織。意大利勞動憲章裏規定：

「各種勞動，不論它是腦力、技術或體力，都是社會義務。因此，勞動的管制，成為政

府的權限之一。自國家立場而觀，各種形式的生產組織成一個統一體，它的各種目的，都儘合乎生產者的福利和國力的擴張。」

法西斯主義國家裏，勞動者沒有失業問題，也沒有閒散着不用讓牠生鏽的機器。勞動者和機器都在政府的強力統制下面發揮高度的生產力，可是工人們所得到的工資很低，政府管制物價，也管制消費，他們吃不到好的，也穿不到好的。聰明的統治者曉得，人民過慣了舒服日子，就不願意進行侵略戰爭了。他們允許人民所得到的食品和生活資料，在提高並維持作戰和作工的力量，可是他們絕不使大多數人民富足。國家也可以把節約下來的資源儲藏起來或轉移它的用途於更重要的方面，以增加國家的戰鬥力。

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也經常地由政府嚴格地管理着，國外貿易是由政府壟斷的。貨物的出口和進口，商人須遵照政府的法令辦理。政府還統制着商店的數目，營業的種數，需要店員的數目，把勞動力從商業部門趕到工業和農業部門裏面去。

在這種全盤地統制之下，要維持這種經濟秩序，保證它的效率，就必須使用無孔不入的祕密警察組織，誰要違反了政府的經濟紀律，就把他送到集中營去。祕密警察和法西斯經濟制度實在是一對雙生的兄弟。

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制度都是集體的，統制的，計畫生產的，政府壟斷的。不過法兩斯主義的經濟壟斷是大資本家的壟斷，社會主義的經濟壟斷則是無產階級的。法西斯政府

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則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

法西斯主義國家的生產工具是資本家的，管理權操在政府手裏；而社會主義國家根本剷除了私有生產工具的制度、生產工具、生產技術，和勞動力統統是國家的，由國家支配，國家管理。

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大資本家聯合起來壓迫無產階級的一種有效工具，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是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壓迫資產階級的一種有效工具，法西斯主義並不能消滅無產階級，而社會主義卻能夠把資產階級消滅。法西斯主義是建築在階層制度之上的，社會主義是以消滅階層制度為目的的，所以法西斯主義國家必須永久運用祕密警察組織以鎮壓內部的革命勢力，社會主義國家等到把資產階級澈底肅清之後，就可以把全國人民的力量集中起來，一方面建設強大的國防力量，一方面努力增進全體人民的福利。

社會主義國家裏永遠不會發生工人失業問題，也沒有浪費的資源和開放着以致生鏽的機器。法西斯主義國家把社會主義製造財富的方法學到了，卻把社會主義分配財富的方法拋棄，所以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制度只有一半兒合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之所以能夠抵抗得住希特勒戰爭機器的猛撲，能夠反過手來把強大的德國軍隊打回他們的老家去，就是由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是最適合於應付現代戰爭的。

四 文化建設

國家工業化，工業軍事化和軍事社會化是科學技術進步的成果，這種工作，也必須由最新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技術來完成。機器和摩托向人民提出新的要求，牠們要求製造機器摩托和運用機器摩托的能夠了解牠們，要求製造機器摩托和運用機器摩托的人有較高的知識，有熟練的技術。如果國家工業化了，或者說人民社會生活機械摩托化了，這種知識和技術便不再是特殊人物所專有的東西，而是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國民所必須具備的社會知識和社會技術了。

如何教育全國人民，訓練全國人民，使他們能夠製造機器，運用摩托，有知識，有技術，便是文化的任務，必須從文化建設方面努力，這種任務纔能完成。

在手工業時代，知識技術的傳播，多半靠心和口，雖然有了文字，可是文字的用途祇限於「載道」，工業知識技術的傳播，還是以口授心傳為主的，還是靠實際生活去體驗的。現代知識技術的傳播，所使用的工具已經電氣化了。無線電廣播和電影的放映，成為傳播知識技術的有效方法，但是最基本而又最容易普遍的教育工具，畢竟還是文字。無論社會怎樣進步，文字的價值是不會磨滅的。因為文字是社會進步的產物，它是推動社會前進的槓杆。

社會生活日趨複雜，人類若沒有豐富的知識，便不能生活在組織複雜的社會裏，文字既然是傳授知識的一種媒介，認識文字和學習文字就成為吸收社會生活知識的必經之路。因此，若

要提高社會的文化水準，必須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若要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必須普及教育，掃除文盲。

二十世紀是屬於人民的，人民的力量決定一切。國家的強弱是由人民生產力的大小決定的，民族的文野是由人民知識水準的高低決定的。國家民族要在生存競爭已經白熱化的今天生存獨立，就得用盡一切方法加強國家的戰鬥力。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準和提高人民文化生活水準，同是加強國家戰鬥力的必要手段。戰爭方式已經由武力的征服進化到文化的征服。武力征服的進行，是用武裝部隊佔領敵國的領土；文化征服的進行，是用一種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的思想佔領敵國人民的腦袋。國防建設中的軍事建設，在鞏固國外的空防、陸防、海防，以保衛國家的安全；國防建設中的文化建設，除了增進國家的生產力和機動性之外，還有一種作用，就是要在人民的腦袋裏設防，以防禦敵人文化隊伍的進攻。假使敵人把一個國家裏面大部分人民的腦袋佔領了，無論它的武力怎樣強大，這個國家都是非常危險的。

這樣說來，普及教育和掃除文盲在國防建設上所發生的作用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政府需要全國人民熱愛祖國，擁護政府，就必須趕快積極地使每一個國民都能够識字，都能够從宣傳品和課本上面懂得祖國必須熱愛和政府必須擁護的道理。僅僅在法律上規定全體人民的教育機會平等是不够的，要在事實上做到了，使每一個國民都確確實實得到受教育的機會，法令上的條文纔算有效。我們應當把陳腐的觀念清掃清掃，國家教育人民並不是一種恩惠，而

是國家的一種義務，是國家爲保衛生存必不可少的一種安全措置。教育人民不是爲了人民的利益，而是爲了社會國家的利益。

因此，國家要完成文化建設，就不能把學校的大門關得緊緊地，等待着人民去敲；應當把學校的大門打開，歡迎人民進去，不願意讀書的人民，必須主動地去勸導他們，說服他們，爭取他們，什麼時候他們進了學校的大門，讀完了政府所要求他們學習的課程，那便是文化建設的勝利。

儘管政府對於掃除文盲的政策如何積極，儘管政府對於國民義務教育早日普及的期望如何殷切，如果忘記或者忽略了一件事，政策和期望都會變成無用的。這件事是什麼呢？就是生活問題。有許多兒童和失學的青年，他們很願意受教育，也應該受教育，可是他們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更繳納不上學費，購買不起書籍文具。爲了吃飯穿衣，爲了金錢的限制，不管受教育是義務也好，權利也好，他們祇好把它拋棄，戴上一頂可恥的「文盲牌」帽子。因爲窮困阻止了文化建設工作，文盲所感到的苦痛有限，國家無形中所受的損失是無法計算的。政府要保證文化建設工作的順利進行，必須採取一種有效的教育制度，使受教育的機會不再由個人或家庭的經濟力量決定，而決定於國家的政治力量。貧苦的兒童和青年被關在學校門外一天，文盲便一天掃除不了，教育便一天無法普及。

文化建設的困難，還不祇貧寒子弟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這一端，國家教育機關和施教場所

的不足，師資的缺乏，課本文具的供不應求，也都是普及教育很大的阻力。不過，這些困難並不是無法補救的。關於技術問題，我於今年春天曾在「新中華」雜誌發表「中華民族的功課」一文，提出學校動員、教師動員、課本動員的辦法，使文化建設成爲一種社會運動，使社會運動成爲促進文化建設的工具。所謂學校動員，有兩種意思，一方面是要增加學校的數量，一方面要充分發揮現有學校的生產力。具體的辦法就是利用學校的閒暇時間，開辦各種短期的補習學校，每天學習一點鐘也好，兩點鐘也好；一天上一次課也好，兩天上一次課也好，三天上一次課也好，祇要教育的機器一天到晚在轉動着，加緊在轉動着，文盲就會早日肅清的。所謂教師動員，也有兩種意思：一方面使正式的學校教職員在課餘之暇開辦各種短期補習學校，使他們的能力發揮到最高點；另一方面，大學生、中學生、公務員、新聞記者，和其它各界的知識份子，都可以擔任短期補習學校的教師，甚至當老爺的可以教伙夫和勤務兵，當太太的可以教下女和老媽子。總而言之，識字的教不識字的，識字多的教識字少的，集體學習也好，個別教授也好，不計時間，不限地點，不拘方式，各行肅清各行的，各界肅清各界的，各家肅清各家的，師資自然不成問題。至於課本和文具動員，新的供不應求，不妨用舊的代替新的；每人一套不夠，三人五人輪流使用一套也可以救一時之急。掃除文盲成爲一種社會運動之後，使這種運動廣泛地展開，在各地區各階層一齊發生作用，像烈火一樣地燃燒，像波濤一樣地奔騰，我相信，有了技術和工作熱情，文化建設的任務雖然艱難，也能够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它完成。

廠是標準化了的，農場是標準化了的，社會的各部門以及人民的生活方式都是標準化了的。全國人民用同一的思想方法去思想，站在一條線上生產，一條線上消費，一條線上作戰。

文化在現代戰爭中業已成爲一條重要的戰線，這條戰線上的戰爭在軍事衝突之前就開始了，往往在軍事戰結束之後還不停止，文化戰線上的鬭爭是永遠不會停止的，祇要世界上尚有兩種以上的文化存在。現代最流行的思想戰，心理戰，神經戰，或士氣戰，完全以文化爲基礎，也可以說是文化戰的一種方式，或一種姿態。報紙、雜誌、無線電、電影、音樂、戲劇、詩歌、小說，都是文化戰線上的有效武器。作戰的目標，在使本國的人民相信他們的文化是最好的，使敵國的人民相信他們的文化是不好的，並且使他們了解，兩種文化鬭爭的結果，最好的一定戰勝不好的，並消滅不好的文化。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深信他們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他們由於熱愛這種生活方式，便提高了戰鬭精神，堅定了必勝信念，造成心理上思想上的優勢；反過來講，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有許多懷疑他們文化的優越性，厭惡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士氣就銷沉了，士氣銷沉的結果，必然產生敗北主義的思想，人民和軍隊的精神一崩潰，失敗之神就降臨在他們的頭上了。

在文化戰線上，無線電是最猛烈的進攻武器，它可能深入到敵人的大後方，使敵人無法防禦。無線電收音機，固然可以收聽自己的廣播，同時，也可收聽敵人的。人民的知識水準越高，理解力越強，無論那一方面想用撒謊造謠的辦法來欺騙人民，都是無效的，最有效的宣傳

方法，是根據事實。戰爭打出真理。宣傳家都是不願意說真話的！可是，戰爭和人民的聰明壓迫着他們，使他們逐漸走向真理。落後的文化必定碰不過進步的文化，落後的文化的失敗，是命運註定了的。國防文化建設，並不是旨在保衛舊的文化，而是旨在迎合時代潮流，在舊的文化上面創造出新的來，使它進步、繁榮、勝利。

第四章 國防政策的決定

一 國防政策是什麼？

建設國防並不是人類社會生活的目的，而是一個國家達到生存發展的目的所必須的工具。站在全人類的觀點來看，將可貴的人力、物力、和智力消耗在國防建設事業上，實在是愚蠢得可笑的行爲，同時也是各種資源的鉅大的浪費。可是，站在國家和國家範圍以內的民族的觀點來看，積極建設國防，反而是很聰明的。

因爲世界上現有資源和人口的分佈，在有些民族看來，是不大合理的。每一個民族和每一個個人是一樣的，他們要求生存，要求得到爲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事實上，他們所需要的，不一定是他們所有的；他們所希望得到的，也不一定能夠得到。即使說，他們昨天所希望的，已經滿足了，而今天的希望，又要求明天能夠滿足。世界上的資源有限，而人類的慾望無窮。不能生存的，希望能夠生存；能夠生存的，又希望能夠得到更好的生存，有三十個希望已經實現了二十個的人，比有十個希望僅僅實現了五個的人還要加倍地苦惱。人類絕不計算他們已經得到了多少，他們所念念不忘的是還有多少沒有得到。全世界的土地和資源早就分配完

了，地球上的土地，統統都有了主人。國家限制了人類社會生活的發展，可是人類並沒有一個共同的意見和制度來代替國家，因為有些國家還很年青，這些國度裏的人民還需要在國家制度的硬壳保護之下生存下去。因此，那些力量強大的國家，為要滿足自己求發展的慾望，不能不用暴力侵犯別個國家，犧牲別個國家的存在。許多國家在地球上擠來擠去，好像一隻雞蛋，蛋壳薄弱的，就難免被壓碎的。

◎國家要生存在國家擁擠的時代，不能沒有國防；國家要在國家擁擠的時代求發展，也不能沒有國防。國防是國家求生存求發展的工具，國防政策就是完成理想的國防建設的方法。

國家民族的盛衰存亡，是由國防力量的大小強弱決定的；國防力量的大小強弱，是由國防政策良好與否決定的。國防政策和國家的生存發展既然有這樣密切的關係，在解決國防建設問題的時，就不能不注意國防政策問題。

我先打一個比方。我們知道，假如一個人想蓋一座洋房。他須先想一想這座洋房有好大的規模，蓋在什麼地方，請工程師設計一番，打好圖樣，並且估計，需要那些材料，需要好多數量，所需要的材料到何處去購買，如何買法，買到後如何運輸，材料齊全之後，再把磚瓦匠、石匠、木匠、泥水匠找來，分配工作。磚瓦匠應當做些什麼，石匠應當做些什麼，木匠應當做些什麼，泥水匠應當做些什麼，以及如何做法，完全在總工程師的指導監督之下進行，洋房子纔能照原定計劃如期完成。建設國防當然比蓋洋房子要複雜得多，艱難得多，而道理卻相

差不遠。全體性的國防，需國家全體總動員去進行建設工作。在建設過程中，經濟應當做些什麼，政治應當做些什麼，軍事應當做些什麼，文化應當做些什麼，它們在某一階段必須做多少，以及怎樣做法，也得在國防建設的總工程師統一指導監督之下，有計劃、有系統、有步驟地去作。綜合地說起來，建設國防的方針叫作國防政策，分開來講，國防政策裏面實在包括經濟、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等許多的政策。這許多政策，一定得協同動作，步伐整齊，奔向一個共同的目標。

國防政策是求全的，缺少一個螺絲釘都不行；國防政策是要求平均發展的，一環的弱會形成全體的弱，一環的畸形發展，也會使整個國防變成怪物。

二 決定國防政策的一般因素

國防政策的決定，不能夠憑一個人或幾個人的胡思亂想，胡思亂想出來的國防政策是空中樓閣，決不會成爲事實的。沒有現實性的國防政策，無論怎樣周密，無論怎樣完美，都是空頭支票，毫無用處。因此，國防政策的決定，必須根據現實，必須受若干條件的限制。

對於國防政策發生作用的因素是很多的，爲了便於研究，我把它們歸納成兩類：一是一般的因素，一是特殊的因素。

所謂一般的因素是什麼呢？

第三、從前打仗是由武裝的隊伍在前線幹的。現在則大不相同了，參加戰爭的人不一定穿着武裝，也不一定走上前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代，每一個在前線作戰的兵士，平均需要四個到六個工人在後方從事生產，纔能供應得上前線的消耗。現在的裝甲戰和空中戰爭的消耗更大，有人估計，每一個飛機駕駛員，沒有十五個到三十五個工人經常地支持他，空中戰鬥就不能經常進行。愈是現代式的戰爭，在前方作戰的人越少，在後方作戰的人越多，直接用武器作戰的人越少，間接用其它工具作戰的人越多。人員與物質，都必須作縱深的配備，戰爭越進步，後備力量的重要性越大。中國兵學大師孫子所說的「役不可籍，糧不三載」的時代業已過去了，企圖用閃電戰術征服世界的希特勒，終免不了被長期的世界戰爭征服。現代國防政策所必須注意的，就是戰爭機器的套數，要是戰爭機器只有一套，再動員和連續動員動不起來，一旦陷入長期戰爭，就要吃敗仗。在一連串不斷的持久戰中，勝利常常站在戰爭機器的套數最多縱深最大行列最長那一邊。

第四、現代國防政策必須準備進行時效戰。時效戰是法西斯侵略者發明的，法西斯國家建設國防，並不是爲的避免戰爭，而是爲的製造戰爭。它暗暗地預定下發動戰爭的日期，在預定的期間之內，將一切都準備好了，時間一到，便開始向敵人進攻。如果敵人沒有準備，或沒有充分的準備，就要大吃其虧。第二次世界大戰即使把法西斯主義消滅了，祇要戰爭的種子還沒有斷絕，法西斯國家所遺留下的一時效戰——這套法寶是不會被送到博物館去的。假如有些國家

在把握時間準備作時效的進攻，另一些國就得同時準備作時效的防禦。中國有句老話，「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下手」兩字作動員解，最為妥當。國防政策若忘記了時間的價值，國家就會遭殃的。

第五、今天戰爭的勝敗，往往決定於第一顆子彈發射以前。這就說明了現代戰爭的性質。發射子彈是軍事戰的開始，軍事的基本建築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面，如果在軍事戰開始以前，政治戰、經濟戰和文化戰已經勝利了，已經給軍事戰打下了勝利的基礎，軍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強力支持之下，軍隊是打不完的，武器是打不完的，給養是打不完的，勇氣是打不完的，有高度的組織效率，有無窮的戰爭資源（包括物資、人力、技術、智力、精神等），還愁打不勝嗎？全體性戰爭是時代的產物，不是魯登道夫創造出來的，也不是納粹所獨有的，反對全體性戰爭的國家，除了建設高度全體性的國防以外，沒有其它更有效的辦法。我所以把全體性戰爭的準備作為決定國防政策的一般因素之一，就是告訴大家，時代潮流是不可反抗的。

三 決定國防政策的特殊因素

所謂特殊的因素是什麼呢？

一般的因素，是每一個國家在決定國防政策時所必須考慮的條件，也可以認為是必須適應

的原則。特殊的因素是某一個國家與衆不同的特殊條件，世界上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國家，也不會產生兩種完全相同的國防。它必須適應一般國防所應當具備的基本條件，也必須把握住本國的特殊環境，最理想的國防政策，就是一般因素與特殊因素適當配合而成的。這兩方面的適當配合，正是世界各國國防政策所共同追求的目標。

任何國家的特殊之點，都是舉不勝舉的，比較重要的，可以分爲下列數種：

第一，從主義上看。主義代表一個國家機構的體制，也是一種文化和國家精神的反映。兩個主義不同的國家，它們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是絕不相同的。主義已經實現的國家，它的全體人民便構成一種生活方式；主義尚未實現的國家，它所代表的那種生活方式，就是信仰那種主義的人民所追求的共同理想。在現世界發生支配力量的，是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連我們中國的三民主義，已有四種顯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單是一種主義和另一種主義之間的矛盾，就夠複雜了，而主義相同的國家，又有利害的衝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資本主義的極盛時代，戰爭的結果，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威脅逼得意大利搖身一變，由資本主義變成了法西斯主義。法西斯國家要求膨脹，社會主義國家要求生存，資本主義國家要求和平，足以代表弱小民族利益的三民主義國家，則要求獨立解放。德、意、日法西斯的惡性膨脹，破壞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危害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生存，侵犯了三民主義國家的獨立。結果，使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弱小民族結成一條聯合陣線，和法西斯

侵略陣線對抗。主義是有排他性的，各種互相排斥的主義，絕不能共存共榮，相安無事。主義不同的國家，它們國防政策是不會一致的。

第二，從國家力量來看。國力的強弱，對於國防政策有直接的影響。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存在和發展，固然是戰爭的根源之一，國家制度的存在和發展，纔是真正的戰爭根源。國家對立的形勢若打破，縱使世界上的國家都是資本主義的或法西斯主義的，戰爭仍然無法避免。弱小的國家民族，決不會侵略強大的國家民族，不過，弱小民族需要獨立自由，為爭取獨立自由，不能不反抗壓迫他們奴役它們的強大國家。強大的國家民族，它們的工廠祇會製造商品和戰爭機器，卻製造不出第二個地球來，為了要賺更多的錢，發更大的財，過更舒服的日子，除了剝削弱小民族宰割弱小民族以外，也想不出別的好辦法。因此，世界上的正義公理，可以隨着國家的利害關係任意解釋，利之所在，就是正義公理之所在，力之所在，就是正義公理之所在。西洋人說：『強權造成公理』，弱小民族可以不承認這種說法，可是弱小民族卻不能閉起眼睛，就說世界上沒有強凌弱衆暴寡的事實。我們從血淋淋的歷史教訓當中，發現了國力影響國防政策也有一定的規律：

(1) 一等強國的國防政策，最高目標在壓倒其它同等強國，爭奪世界霸權，取得領導地位以後，進一步統治世界，是攻勢的。

(2) 二等強國的國防政策，或者聯合同等的或弱小的國家以對抗一等強國，或者連合某一

個（或幾個）一等強國以對抗另一個（或幾個）一等強國，或者乘機吞併弱小的國家民族使自己也變成一等強國，是可守可攻的。

（二）二等國家國防政策，對強大的國家避免衝突，對同等的國家親善互助，以爭取並鞏固國際間的獨立、自由、平等，希望在永久的和平空氣當中，慢慢的發展。國力發展到相當強的程度，它便不安分了，要求提高國際地位，由二等升為一等。這種國防政策是以保守爲主的，但是羽毛豐滿的時候，它也會對弱於它的國家進攻。

第三，從國家的領土環境來看。就領土的性質來分，國家可以分爲大陸性國家、海洋性國家、和半陸半海的中性國家三種。大陸性的國家沒有領海，在軍備方面祇能建設強大的陸軍和空軍，在大陸上爭霸稱雄。海洋性的國家，四面臨海，它可以建設強大的陸軍，強大的海軍，和強大的空軍；若是領土不夠大，人口不夠多，它只能建設強大的海軍和強大的空軍，配合着不大的陸軍。半陸半海的國家比較多些，它可以使陸海空軍同等發展，不過陸海軍的對比和海岸線的長短以及國家的需要很有關係，通常中性國家的軍備多採取重點主義，有些國家是陸主海從，有些國家是海主陸從，而以相當強大的空軍配合它。空軍是年青的兵種，沒有空軍掩護，陸海軍便不能自由活動；所以不管陸權國或海權國，在空中戰爭劇烈的今天，都必須建設空軍，強有力的空軍，控制自己的天空。

第四，從敵我的關係來看。人生是有目的的活動，國家的生存發展，也是有目的的活動。

國防本來是一種工具，這種工具用在那裏，如何用法，都由目的來決定。守勢的國防目的在求生存，保衛生存，若要達到求保衛國家生存的目的，必須預先估計由那些國家可能用那種方式來威脅本國的生存。敵人可能從海上來，就準備建設大海軍去抵擋；敵人可能從陸上來，就準備建設大陸軍去抵擋；敵人可能從空中來，就準備建設大空軍去抵擋。不論軍備的種類素質和數量，均須與敵人相當。要求向外發展的國家，也是一樣。例如，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就決定日本求發展的兩條路線：一條路是走向大陸，一條路是走向海洋，它的國防建設，就以實現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為目的。日本估計到向大陸發展，必定與中俄兩國為敵，中俄兩國都是陸權國，要戰勝中俄兩國，非建設強有力的陸軍不可；它又估計到，向海洋發展，必定與英美兩國為敵，英美兩國都為海權國，要戰勝英美兩國，非建設強有力的海軍不可。日本雖是海洋性的國家，它的國防政策卻是海陸並重，到今天，英美空軍力量迅速的增長起來，日本為鞏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獲得的勝利，又拼命在擴充空軍了，它的國防政策和國家因敵我關係而引起的需要是配合得很巧妙的。

其它的因素，如民族性，歷史傳統，人口問題，資源問題等，都或多或少地發生影響國防政策的作用。各種因素對於國防政策影響的大小，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和不同的條件之下，也各不相同。資源問題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因素，為了避免重複，這裏不再多說了。

四 國防理論的重要性

一切問題的解決，都需要經過「由腦到手」的過程，先想一番，想得對了，然後去做。國防建設問題也是一樣的，若要建設現代的國防，必先研究現代的國防理論。

國防理論的任務，不僅是告訴我們爲什麼要建設國防，不僅是告訴我們必需建設那種型式的國防，也不僅是告訴我們爲何建設國防，而且還要告訴我們爲什麼要建設某種型式的國防，以及爲什麼要這樣去建設。

中國的國防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了，在別的學術方面，中國人都喜歡談玄說道，惟獨對於國防建設，卻不大重視理論，說理論家是「紙上談兵」，無補實際。這種傳統觀念，一直支配着中國人的頭腦，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瞧不起理論，不以提倡國防科學的研究爲然。他們認爲建設國防只要實地去幹就是了，用不着將可貴的時間消耗在空談上。

這種現象實在非常危險。主張不需要談理論的人，並不是不主張建設國防，他們很迫切地希望能夠在最短期間趕上歐美各國，主張拿起腿來就跑，既不研究跑的方向，也不選擇趕的路線。還有些人，以爲中國的國防理論，二千多年前的孫子早已集其大成。孫子的國防理論是包羅萬象的，萬古常新的，我們無須乎拋棄自己固有的理論，學習別人的理論。

爲甚麼有些人主張不要理論呢？我現在拿蓋房子來作比方：鄉下的泥水匠蓋茅草棚子，只

要把竹料、木材、灰泥、穀草之類的東西綁紮起來一搭就成功了，他們世世代代，一脈相傳，都是依樣畫葫蘆，向來沒有改變過，自然是不需講理論的。他們聽說外國的工程師要大學專科畢業，要把建築學、物理學、幾何學、數學、三角法、製圖學、美術學、土木工程學研究通了，然後纔有資格去造房子，心裏很不服氣。覺得外國的辦法太笨，還是他們的辦法高明。殊不知搭茅草棚子是一回事，造鋼骨水泥的高達數十層的洋房又是一回事，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因為洋房子規模太龐大了，構造太複雜了，蓋房子的人要求堅固，要求經濟，要求美觀，又要求舒適，不懂得各種建築學原理和土木工程技術的泥水匠，絕對搭蓋不起來，理論和技術的研究，實在是事實逼出來的。主張不要國防理論的人，和鄉下泥水匠的見解是一樣的。

歐美各國的技術科學天天都在進步，從十八世紀到今天，它們的實業已經經過兩次革命，蒸汽機的發明，使機械動力代替了筋肉動力，造成第一次實業革命；電力機的發明，使電力代替了蒸汽動力，造成第二次實業革命。現在美國的新式電動機，有三十萬匹馬力，每日晝夜開動，生產力等於八小時工作制下的工人九百萬人，美國電動機的動力約有十萬萬匹馬力，如果生產效能儘量發揮，全世界的壯丁，再加上五十倍，他們的勞動力纔能和美國的電動機的生產力相等。所以歐美實業界已經在醞釀第三次革命了。實業革命一次，軍事技術和戰爭理論就跟着革命一次，這是避免不了的。十八世紀到現在，實業革命已經有了兩次，今天的戰爭理論，就是適應第二次實業革命所造成的軍事技術的發展狀態而產生的。預料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軍事評論家，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之後，認為法國之所以失敗，是失敗於馬奇諾防線沒有發揮預期的效能。實際上，法國之所以失敗，最基本的原因應當是失敗於馬奇諾的國防理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獲勝之後，法國除了收復亞勞二州之外，又分到許多利益，法國政府取得了勝利的果實，便打算永久保持勝利。馬奇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經親眼看到凡爾登 (Verdun) 要塞的激烈爭奪戰，給予德軍很大的損失，使法軍轉敗為勝，要塞的威力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腦海。這次要塞戰的印象逐漸發展，就產生了馬奇諾主義，他想着如果能夠在德法兩國邊境構築一連串凡爾登式的堅固要塞，法國東部邊境有這樣一道永久不可攻克的堡壘防線掩護着，法國人民就可以高枕無憂，永遠不受日耳曼民族的威脅了。馬奇諾主義經過幾年的研究和爭論，終於在魏剛將軍 (Gen. Weygand) 與德本尼將軍 (Gen. Debeney) 的熱烈擁護之下，被法國參謀本部採用了。爲了要修築馬奇諾防線，馬奇諾曾經做過兩次陸軍部長，從一九二八年開始，法國人民已經爲製造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不幸命運而努力了。馬奇諾只看見了要塞的好處，以爲未來戰爭仍然是上次戰爭的重演，仍然是一連串的陣地戰，對於飛機坦克這兩種新式進攻武器的效能，卻沒加以正確的估計。德國的參謀部卻預想到未來戰爭的形態，拼命的發展空軍和裝甲部隊。蘇聯也吸收了杜黑和富勒軍事理論的優點，積極準備建立攻勢的軍隊，以適應流動性戰爭的要求。等到一九三九年，法國的克萊布元帥從蘇聯考察回去，纔知道大錯業已鑄成，祇好很失望地說：

「軍備狀態決定戰爭理論。因為我們的實際軍備狀態不允許我們採取一種攻勢，所以祇好讓我們聰明一點保持固定戰線的戰術罷。」

人類歷史和技術科學在變動着，發展着，下次戰爭的技術裝備和戰爭形態，絕對不會從上次戰爭結束時候的樣式開始。馬奇諾以為歷史會重演的，馬奇諾是錯了。昨天的國防，產生了今天的戰爭，今天的國防，為的是應付明天的戰爭。明天的戰爭是那種樣式的戰爭呢？這需要國防理論家根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發展的規律去把握它，正確的把握未來戰爭的形態，是國防理論的基本任務。

不要穿着皮襖去做春天將回到冬天的好夢，服裝不能決定氣候，而是氣候決定服裝。克萊布元帥「軍備狀態決定戰爭理論」的話，已經由事實證明是欺人自欺之談，法國的軍備狀態是由馬奇諾的國防理論決定的。

第五章 列強的國防政策

一 美國

威爾基在「天下一家」那本轟動世界的名著裏，對於美國曾作過簡明的自我介紹，他說：「我們的國家包含着不祇一個種族，一種信仰，或一種文化的遺產，他是一個差不多三十個民族的大集團，擁有不同的宗教哲學和歷史背景。他們之所以結合在一起，是由於他們對我們，在民主制度的信任。……」

「我們這個各州合衆國的基調是自由——每個人依照他所選擇的對象去崇拜，依照他所選擇的對象去工作，依照他的意思去生養兒女。」

美國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它擁有豐富的經濟資源，舉世無比的巨大生產力，最優越的技術和龐大的人力，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再加上這許多令人羨慕的條件，使這個國家成爲人間的樂土。它的人民需要和平、安靜、和繁榮；資本家需要和平和發財。在列強之中，美國的面孔是最和善的，它對於弱小民族並沒有顯著的領土野心，美國聖路易郵報的主筆蓋恩（Mark J. Gayne）告訴我們，「像在歐洲一樣，美國在東方也總是一個帶着馬販子靈

魂的仁義道德說教者，這兩者密切的交織着，以致常常使人難以指出，在什麼地方是講的道德，在什麼地方是講的生意經。這兩者都在和平時期方可繁盛，所以兩者也都迫切地追求和平。」

因此，美國政府若干年來便把保衛世界和平的責任肩負起來，誰要是侵略弱小民族，破壞了世界經濟秩序，它就大發雷霆，發動輿論的威力向禍首罪魁進攻，可是儘管美國政府在號召反侵略運動，而美國的大資本家還若無其事地和侵略者做生意，使侵略者所缺乏的戰爭資源和軍需品從美國資本家們手裏得到大量的補充。威爾基對於美國在一九三七——一九四〇年之間以七百萬噸最上等的鋼塊輸往日本，也曾作惋惜口吻的批評。這在美國似乎是沒有辦法的事，假使它和敵人斷絕了經濟關係，貨物沒有銷路，整個經濟機構就要發生生產過剩的毛病。

它屢次企圖以虛聲恫嚇的策略阻止敵人的侵略行動，因為它的外交政策沒有強大的武力作後盾，並沒有發生預期的效用。原因很簡單，它不願意冒戰爭的危險去保衛和平。因為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政府絕不能違反人民——尤其是資本家的利益去進行戰爭。國務院和議會的見解，常常是不相同的，要令雙方的意見協調，總需要經過好長的時間的磋商折衝。國務院的觀點是從世界的安全中去尋求美國的利益，而議會的觀點是比較狹隘的，它總希望美國能夠置身事外，在別的國家作戰的時候，來促進自己的繁榮。

美國厭惡希特勒的民族戰爭理論，因為它是一個許多民族集合而成的國家，雖然美國白色

公民對於有色的公民還保持着傳統的優越感，但是它總希望各民族能夠親睦協調，不願因為種族和膚色的不同而引起鬥爭。它對於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的戰爭理論，也很感覺頭痛，美國更害怕無產階級在國內引起社會革命。就是因為這一點，直等到日本武裝佔領東三省，破壞了遠東的均勢，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史汀生的不承認政策失掉效用的時候，美國政府纔正式承認蘇聯。

階級的矛盾，種族的矛盾，文化的矛盾，在美國可以說應有盡有，美國政府曉得如果美國陷入了長期的戰爭，對於自己並沒有什麼好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它的軍事力量大過任何強國，可是它覺得軍隊太多了會引起列強的軍備競爭，由軍備競爭會釀成下一次的世界大戰，它知道這實在不是一件好事情。擴充軍備必然要增加國家預算，資本家和美國人民既然不希望世界有戰爭，更不願意負擔龐大的國防經費，而且製造軍用品的利潤也不一定就是最高的。所以美國寧願將正在建造中的軍艦拆掉，於一九二一年在華盛頓會議中提議英、美、日、法、意的海軍，要保持五——五——三——一·七——一·七的比例，造成列強軍備力量的均勢，並永久保持這種均勢。

在美國文化界，學術的研究是不受限制的，每個學者都可以自由的尋求真理，在這裏也充分表現出民主主義的作風。不過國家所設立的學校，也很注意激發學生的愛國心，灌輸愛國主義可以說是美國的國防文化政策。

學生界對戰爭的態度，有很多學生對於「美國應在何時參加戰爭」這一問題的答案是：「祇有在美國真個受到侵犯的時候。」或「在英國已到了真個快要崩潰的時候。」他們厭惡戰爭，但當戰爭無可避免的時候，他們也並不害怕。有一個學生說：

「倘若我是第一批被遣去作戰的份子，我承認，我心裏一定非常的猶豫。我必先研究我的犧牲性命是否完全值得，是否毫不冤枉。總而言之，一個重視生命，曾致力於培植它修剪它的青年，當然不肯輕易地拋卻它的。但沒有自由的生命，即等於一件沒有生機的東西；生命必須是有生機的，纔能活下去。因此，我們應乘納粹還沒有能把我們的生機滅絕之前，快快把它趕回它自己的區域去，即使我們須用生命去償付這筆代價，也在所不惜。」他們的見解是正確的，這完全是進步的象徵，民主的象徵。祇要是為人民的利益而戰，人民自然會踴躍地投入戰爭。

美國是面向西方的，它的安全線在大西洋，生命線在太平洋。它把後方掩護的任務寄託在它的盟友英國身上，自己的艦隊則集中在太平洋。這是美國踏入二十世紀以後的傳統政策。

美國需要和平，而它在太平洋的戰略形勢，是適於採取守勢的，因此，它的海軍建設計劃，也趨向於保守。美國海軍專家馬格魯德少將 (Mear-Admiral Magruder) 在他所著的「美國的海軍」一書裏寫道：

「自從一八一二年大戰時，美國裝有較重的大礮的戰艦，一致擊敗了英國的戰艦之後，

美國的海軍政策始終以最大可能的大礮武裝它的戰艦。讓這政策繼續下去，那麼美國是可以得到和平的。」

日本武裝侵略東三省後，太平洋情勢逐漸緊張，美國纔開始修正它祇顧以大礮武裝主力艦而忽略了運動能力和流動性的傳統政策，改造速率高，攻擊力強，流動性大的艦隊，不但要求數量上的增加，而且要求素質的革新。一九四〇年，希特勒在法蘭西戰爭中獲得了驚人的勝利，使美國受了很大的刺激，它決定積極支持英國，將五十艘逾齡的驅逐艦交換英國的海軍根據地；它考慮到英國有被希特勒擊潰的可能，決定建設兩洋海軍，準備應付德日的聯合進攻；它與加拿大實行聯防，以增強北美的自衛力量。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的海軍大約有一百七十萬噸，正在計劃建造中的有一百七十萬噸；一九四二年七月，議會又通過了添造軍艦一百九十萬噸的預算案，造艦的偉大計劃預定於一九四六年底完成。那時候，它的海軍便無敵於世界了。

在空軍方面，美國飛機的品質是最優秀的，它的飛機工業生產力的巨大，是世界任何國家所不及的。一九四〇年，羅斯福總統已經向國會表示「本國應於此時擬定計劃，使我們能有五萬架陸海軍飛機。」據美國陸軍次長柏德遜報告，一九四三年美國飛機的生產量每月已達五千五百架，本年製造飛機六萬架的計劃，可能提前完成。空軍飛行人員的擴充目標為七十萬到一百萬人，也是龐大得可怕的。

美國的陸軍，在技術裝備方面，已經賽過了德國最精銳的摩托機械化師團。它擁有大量的自動武器，水陸兩用坦克和摩托化的砲兵，它的流動性和衝擊力已經發展到時代的尖端。美國遠征軍在北非戰役，西西里戰役，和意大利半島登陸戰役的一連串光輝的勝利，已經加強了美國陸軍的信心，提高了他們威望，初步試驗的成功，已為日後歐洲大陸戰爭補好了勝利的道路。

美國有一萬三千萬人口，它的人力後備是不會發生問題的。上次大戰，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日，美國組織完成的軍隊計有軍官一八一、〇九五名，士兵二、四八三、四四四名，其中有二百萬業已開到歐洲。這次戰爭的規模更大，時間更長，羅斯福總統的武裝陸軍計劃，預計一九四三年底可以達到六百五十萬到七百萬人，可能徵集入伍的壯丁，可以達到一千萬人。

美國的國防，是國家總動員型；它對於戰爭的態度，又是保守的，它的敵人在軍事準備上早佔了時間的優勢，縱使沒有珍珠港的奇襲，在戰爭初期，軍事的失敗也是不可避免的。祇要不被敵人一拳打翻，等到工業動員和國民動員計劃完成以後，在戰鬥力方面由劣勢轉為均勢，均勢轉為優勢，就可以反過手來，予打擊者以打擊了。

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很簡單的：當侵略者劍拔弩張的時候，它大聲疾呼地叫喊和平；當戰爭爆發的時候，它口頭上譴責侵略者；當侵略者威脅到它的利益和安全的時候，它宣布門羅主義，要求整頓國防并支持被侵略者以阻止侵略者的進展；當侵略者真個侵犯它的時候，它祇好起而應戰；當它以單獨的力量對抗不了侵略者的時候，號召一切反侵略國家成立聯合陣線。

法國行將崩潰的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美國羅斯福總統發表演說：『我們將以本國的物資供應反抗侵略的國家，同時在國內秣馬厲兵，趕快利用這種資源，使在美洲的我們得到應付任何危急狀態與從事任何防禦的配備和訓練。』美國的援助英法，目的在利用間接作戰的辦法以避免或爭取一段時間準備直接作戰。

貝當元帥投降後，赫爾國務卿立刻根據美國對西半球的傳統政策，宣布門羅主義，不承認任何西半球的地理區域，自一個非美洲國家轉移到另一個非美洲國家的手裏，也不能夠默認任何轉移的企圖。赫爾說：『門羅主義純粹是自衛政策，其目的僅在保持美洲國家的獨立與完整。』

就在這年秋天，赫爾主張積極援助中國，因為他知道，幫助中國就是防止日本向別的地方冒險的有力保證。同時，他竭力促進美蘇兩國的友好，消除兩國的隔膜，他銳敏的眼光預見到一旦太平洋戰爭爆發了，除非美、加、中、蘇、英聯合將日本四面八方地包圍起來，短期內擊敗日本是不可能的。

二 英國

和美國同樣，英國也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它的工業現代化，比任何國家都早一點。它是一個本土不大的島國，領土和殖民地分布在全世界，地理條件決定它的命運，它

祇能做一個海上王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英國的勢力膨脹到了頂點。美國的逐漸強大，日本的在東方稱霸，以及蘇聯革命的成功和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許多不利的因素都直接間接有形無形地牽連到它，使它坐臥不安。它感覺到它已經很滿足了，因此一種保守的思想便在英國的溫暖空氣裏發展起來。他的願望是保衛三島，保衛兩洋的交通線，保衛廣大的殖民地，保衛既得的世界商業市場，如果有機可乘，它還希望擴大營業範圍，促進大不列顛帝國的繁榮。在政治方面，它必須取得領導地位，第一步是在歐洲，第二步再擴張到全世界。

英國的經濟制度，是典型的福利經濟，福利經濟的目的是賺錢，必須賺更多的錢，纔能增進更大的福利。整個經濟系統已經全部工業化，爲了利潤的關係，和美國的情形完全相同，它的經濟力量並未能成爲有效的戰爭潛力，生產機構的摩托雖然在轉動着，可是轉動的結果祇增加了私人的財富，並沒有增加國防力量。換句話說，祇有資本家在協議的方式之下接受了政府購買軍火的定貨單以後，他們的工廠纔爲建設國防而從事生產。

站在國防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效率是很低的。英國的軍事專家溫特林漢（T. Wintinham）於一九四〇年法蘭西戰爭失敗後，曾寫了一本「戰爭的新方法」，很沉痛的指出英國因經濟制度而引起的矛盾狀態，他說：

「一個成功的戰爭需要人力、軍備、食糧、腦力、同盟和鬥爭的情緒。讓我們回顧一下

過去幾年內這些因素的發展吧。

「我們需要人，這一代來約有一百至三百萬人失業。我們的社會制度，我們對於物資的法則，以及我們對於利潤分配的傳統，在在使得大多數的人們無法獲得工作。他們雖然仍能苟延殘喘，可是失業已使他們在精神上大受摧殘；他們已不再像從前那樣適宜於工作或從事戰鬥了。那些已達服兵役年齡的孩子們，情形也正一樣，他們所憂慮的事情委實太多，而他們所得到的食料簡直太少了。失業實在是一種極不合理的現象：人們的需要雖多，可是能使人們滿足他們需要的東西也顯然不少。失業實在是不必需的：請看，失業在蘇聯在納粹德國不是早已消滅了嗎？我們國內之所以有失業，實在是因為我們將利潤比工作權利看得還重。

「在戰爭發動後的九個月內，平均算來，失業的工人約仍有一百萬。不少的礦工依然失業，其它有工作的礦工則正被迫忍受延長的工作時間，不是為的提高生產效能，而是為的增加雇主的利潤。很清楚地，從國防軍事需要的觀點看來，我們要求將來所有的工作均須針對着國家的需要，而不應在於增加雇主或股東的收入。

「在今日，人力的被浪費並不止一端。我敢說，全國沒有一個人不自動地願意工作或參加戰爭；不過因為他們需要工資來維持生活，因為他們這種自動報効不易為人所欣賞，他們只得暫時安於他們本來的職業。他們多被雇來建築大廈，公事房，及娛樂場所，為的是雇主們可以得着更多的利潤，雖然他們是願意能有機會替國家建築些防禦工事的。誰都知道，戰

爭是需要鋼和熟巧的鋼工；然而，爲了利潤，大量的鋼和無數熟巧的鋼工正在被雇用着去趕製圖書館裏的書架和工事房裏的各種用具。這還有甚麼可說的呢？……

「這裏至少可以舉出兩種遠征軍所缺乏的武器。他們只有很少數的手榴彈，而且大得足以阻止坦克車前進的手榴彈竟一個也沒有。我們不是曾經花過無數萬鎊來重整軍備嗎？爲甚麼我們不製造一些那麼必需的手榴彈呢？理由很簡單：一半由於軍事估計的錯誤，而其他一半則由於這些東西不能產生利潤。……」

「讓我們來看看另一件必需的武器吧。德國軍隊有着可供高射、平射及野戰數用的 88 式的新礮，我們可沒有；我們的礮只能供一種用途，若要高射、平射及野戰並用，那就非要三種礮不可了。我們得明白，製造三種礮當然比製造一種礮來得有利可圖啊！誰都知道，用同量的財力和勞力來製造三種礮，較之集中這些財力和勞力來大量生產一種礮，牠的成本一定較高，而牠的產量也一定較少。然而，因爲有利可圖，我們竟不顧及成本之高，產量之少，而決意造三種礮，這還有甚麼可說呢？」

「由此可見，我們對於人力的運用和軍備的生產，實在是受了那以尋求利潤和保護私有財產的社會制度的束縛。換言之，我們實在是受累於資本主義。倘使我們要圖強，我們的急需是有計劃地對人力，對機器，和對工廠等等的運用。……」

溫特林根很正確地說明了資本制度的缺陷和英國在大戰初期失敗的原因，他的愛國熱情真

是溢於言表。因為英國的國防是國家總動員型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缺陷，只有在國家總動員計劃全部有效實施以後，纔能得到若干的補救。當國家危險的時候，政府會要資本家犧牲一部利潤去救亡圖存，資本家也會被政府有血有淚的呼籲感動，不致拒絕政府的要求。可惜當法國資本家們覺悟的時候，希特勒的軍隊已經開進巴黎了，英國人真是幸運，多虧他們和歐洲大陸隔了一道英吉利海峽。

經濟制度上的缺陷所引起的政治問題，給英國政府增加了許多困難，為了解決失業問題，為了調解勞資鬥爭，政府官吏不知道耗費了多少寶貴的時間。英國政府的兩大基本任務，就是造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英國本土與英國殖民地的統一聯合戰線。

這種任務的完成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為本質上的矛盾存在着，絕不能因為方法的巧妙，就足以使本質上的矛盾消滅。因此，統一聯合戰線的基礎不能完全建築在親和力上，而英國是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人民有法定的自由權，也不能向法西斯主義國家一樣用極端的高壓手段造成形式上的統一局面，不過對殖民地的統治和本土的統治不同，英國人民對於殖民地的異民族，有一種不易消除的優越感，這是無庸諱言的。我們認為祇有一種情勢對於大不列顛帝國是有利的，就是有一個強大的敵人威脅着它，這個敵人的面孔不論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或弱小民族，看來都是可怕的。那時節，全國人民自然會放棄一切偏見，共同參加防衛工作，準備迎擊兇惡的侵略者。

在軍備方面，英國的建軍原則和它的經濟利益與政治目標是平行的。它生存在海上，發展在海上，祇有控制海洋，纔能保持得住它的海上霸權。傳統的大海軍政策是由英國的地理環境決定的，海軍是它的軍事重心，也是它戰鬥力的基礎。它的建軍原則一向是海主陸從，以相當強大的空軍與海陸軍配合。空軍的重要性或許會超過陸軍，但決不會代替海軍。英國軍事理論家哈特(Herbert Home)在「不列顛的國防」一書裏寫道：

「海軍可用以摧毀敵方的海上貿易，可使敵方與殖民地孤立起來，用以封閉敵方的海口，藉使食糧與其它資源不能到達敵國人民。這種行動對於我們這樣的島國實在是致命的——這便是爲什麼無敵的海軍對於我們的安全是基本需要的緣故。」

英國的建軍目標，很合邏輯的排列着：防衛本土第一，防衛大不列顛帝國第二，大陸作戰第三。英國人很曉得「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道理，不願意舍本逐末，哈特反對海陸空軍平均發展的原則，主張等到海空軍強大之後再擴充陸軍。他說：

「那太愚蠢了，若由於減削我們海空軍的必要支出來發展我們在陸地上的任何努力，那祇能損失我們的海軍力和空軍力。我們必須衡量我們的責任與資源，究竟我們是避免因爲最重要的海空兩種軍備的不足而造成的滅亡的危險呢，還是避免陷入因爲陸海空三種軍備不足而造成被打擊的危險呢？」

英國頭上戴着「海上王」的冠冕，英美海軍平等以後，「海上王」的寶座便不能穩固了，

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是英國海軍最軟弱的時期，十五艘主力艦當中，有十二艘是超過二十歲的，不堪立刻應戰，和列強相較，它已有瞠乎其後之感了。因此，一九三七年，英國開始實行重整海軍計劃，打算在素質和數量上壓倒世界任何國家的海軍，以便應付日趨緊張的國際局面。造艦計劃的完成，預定在一九四二年。

英國的陸軍，在全部軍事機構中是最弱的一環，因為陸軍的任務在鞏固殖民地的統治和維護本土的安全，它祇需要一支小巧而精幹的陸軍，配備上機械摩托化的武裝，用以鎮壓殖民地的革命便綽有餘裕了，它並沒有以德國陸軍為對手，去準備應付大陸戰爭。一九三八年九月，美國前陸相古柏（Duff Cooper）說：『現在以及此後，當我們知道在九月中捷克已有三十五至四十個裝備完好並準備出動的師團，而英國祇有兩個還沒有準備起來的師團後，真要使我們發生不安的情緒了。』計算起來，捷克當時的陸軍要比英國陸軍強大二十倍。一九三九年四月，英國纔實行徵兵法，開始擴充陸軍，預計每年可徵集二十萬新兵，為時業已太遲，在數量方面和德國相較，也小得不成比例，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一九三五年，英國空軍第一線飛機只有五百八十架，意阿戰爭以後，決心積極擴充，直到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在飛機的生產量方面，纔有顯著的增加，它計劃着，要在一九三九年春天，完成第一線飛機二千三百七十架，再加上在海外的五百架，共總還不到三千架。雖然和德國空軍比較起來，未免相形見拙，但英國的航空工業有優越的生產技術，有非常好的飛機

模型，戰爭爆發後曾加緊促進航空工業的動員，趕造飛機，美國也曾經給予英國空軍以有效的援助，所以法國投降以後的英國本土保衛戰中，皇家空軍和陸上防空部隊配合，屢次重創襲擊英倫三島的納粹空軍，把英國本土從毀滅的恐怖中挽救出來。

英國的空軍政策第一步是要求和德國空軍平衡，第二步再爭取空中優勢，在第一階段注重在驅逐機的生產，取得平衡以後，逐漸把飛機生產的重點轉移到中型轟炸機和重轟炸機上，以便對德國進行大規模的空中攻勢。

一個海權國家擁有優勢的海軍和足以自衛的空軍，它的效能是有限的，正如古柏所說，「海軍可拯救我們免遭失敗，但單靠海軍卻不能獲得勝利。」特別是對抗陸空軍都非常強大而海軍的作戰力量也不太弱的德國，沒有陸軍是無法取勝的。英國機械化戰爭理論家富勒將軍（Gen. Fuller）在一九二七年就主張加強英國的陸軍，使它能夠與海空軍的發展配合，他說：

「以前，我們的陸軍祇是我們海軍的發射器，但在今日，我們必須把這一事實添加上：正如我們的海軍是我們陸軍作戰的根據地，我們的陸軍也必須是我們空軍作戰的根據地。」

英國整軍的程序是由海軍到空軍，由空軍再到陸軍的，換句話說，由防禦到進攻。等到英倫三島的危險時期（一九三九——四一）渡過以後，它纔開始整訓武裝強大的陸軍，準備進攻歐洲大陸，它知道擊敗希特勒沒有龐大的陸軍是不行的，然而它決不願意以陸軍的大量犧牲為代價去換取勝利。英國政府把美麗的希望寄託在空軍的轟炸上，其次是海軍的封鎖，陸軍的使

用是放在最後面的。

三 德國

凡爾賽條約是那樣苛，德國的武裝被解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殖民地被戰勝國家瓜分了，兵工廠和軍事學校被監視着，而且限制它的常備軍不得超過十萬人，強迫它將徵兵制改爲募兵制。鉅額的戰敗賠款壓在德國每一個國民的身上，使他們不能夠自由呼吸。一種壓力，必引起同樣大的反抗力，物理學上的定律，也可應用它作爲研究德國爲什麼要製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據。

德國人民有很高的文化水準，有一種日耳曼民族的高傲心理，而這個國家工業的發達和生產技術的優越，以及拿破崙戰爭後一連串光榮的鬥爭歷史，是舉世皆知的。這樣的國家民族，跌了一交之後，你不讓它爬起來，它是不肯干休的。它環顧世界，壓迫它的都是世界上的強國，而全世界經濟落後的殖民地，又都控制在強國的手裏。因此，要想打破現狀，恢復德意志帝國的光榮，重新把廣大的殖民地從列強的荷包裏挖出來，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因此，德國的統治者就以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哲學爲基礎，創造出德國的武力哲學，他們稱之爲永久革命論。尼采說：

「你們的愛好和平，是把它當作新的戰爭的一種手段——你們要喜歡短的和平，而不愛

好長久的和平。我勸你們不要去工作，而去戰鬥。我勸你們不要去謀致和平，而要取得勝利。你們的工作應該就是戰鬥，你們的和平應該就是勝利。」

武力哲學是由國社黨集其大成的，用希特勒自己的話來說明，所謂永久革命就是：

「革命不能終止，它永遠不能制止。我們本身是一種運動體，我們是永恆的革命份子。我們決不讓自身休止於永久狀態。」他又說：

「外表上我終止了革命，但內心並不靜止。我們現在積儲我們的仇恨與思想，以備將來揭去面具露出我們的真相，永遠顯露我們的真相。」他又說：

「最重要的，我們將保持我們的熱切欲望，把全世界變革至於史無倫比的程度。它也會使我們獲得特殊的內心快感，看到我們周圍的人們全不警覺他實際上正在遭遇的命運。」

我們若不首先理解國社黨的革命哲學，我們決不能正確地把握德國的國防政策。從永久革命論出發，德國的目的是統一德意志——征服歐洲——統治歐洲——征服世界——統治世界。它所用的手段是武力——武力——更大的武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失敗，不是失敗於戰爭機構的崩潰，而是失敗於人民精神的瓦解，失敗於協約國經濟封鎖的成功，失敗於後方政治安定性的薄弱，魯登道夫接受了這次失敗的教訓，便創造出來全體性戰爭論，作為德國國防建設的最高指導原則。國社黨的永久革命論和魯登道夫的全體性戰爭論配合起來，產生了一種全國經常在動員狀態中的準戰時體制國防

型式。

照魯登道夫的說法，全體性戰爭的基礎，是全國人民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永久團結，而這種「全國人民精神上的團結，只能從種族遺傳與信仰的一致，以及仔細觀察生物學上心理學上的原則，並種族遺傳的特點，方可得到。」他發現，造成全國人民精神上的團結，有兩種巨大的阻力，一種是猶太教與天主教，另一種是鼓吹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他說：

「經過了耶和華代表的牧師的口訓，基督徒信念，指示每個基督徒行善事以升天堂，避惡事免入地獄；所以他導入一種隔離的精神生活，與他的同胞們的精神生活相絕緣。」「基督教是一種自外輸入的信仰，與我們的種族遺傳大相逕庭，並逐漸消滅種族遺傳，剝奪了人民的心理上的團結，使人民失去自衛。猶太教與基督教能使各國人民還保留着一些民族上的價值，那是因為他們無法完全閉塞各國人民從血液中發出來的呼聲。但是所保留的民族上的價值，仍為猶太人與基督教所利用，而引起各國人民自相殘殺。」

對於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員在上次大戰中的發展與活動，魯登道夫以厭惡的口吻指斥他們為「破壞分子」，他說：

「那些破壞份子，在這個（大戰開始以後）時候，借了德國人民怨恨俄國的理由，利用德國人民與軍隊的力量，破壞俄國去了。等到破壞俄國的計劃於一九一七年成功之後，那些破壞份子，遂在德國從事破壞工作：毀滅德國全國人民心理上之團結，減低供給軍隊之生

匪，輸入革命思想於軍隊而減弱他們的抵抗力量。」

原來魯登道夫在寫「全體性戰爭論」的時候，資本主義國家正鬧經濟恐慌，德國工業的生產量大為減少。一九三三年的生產量祇合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六十六，無產階級抬頭，階級鬥爭更加激烈。因此，資產階級便團結起來，把政權交給國社黨，擁護希特勒獨裁。

國社黨取得了德國的統治權，便驅逐猶太人，解散社會民主黨，實行魯登道夫所主張的兩大國防政策。猶太人是沒有資格去當德國的國民了，工人失業問題因實行計劃經濟而得到解決。納粹德國的宣傳機關在人民的血液裏燃燒起復仇的情緒，用民族戰爭代替了階級鬥爭，德國人民的精神和心理，就這樣被統一起來了。

驅逐少數猶太民族和解散德國社會民主黨，消滅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就需要用強暴的壓力；民主政治在當時的德國已經成為社會革命運動的護身符，所以希特勒斷然粉碎德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實行國社黨專政的極權政治制度。他終止了無產階級革命，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納粹德國的政府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自下而上的；政府不是為人民服役，而是人民為政府服役。它反對自由，反對平等，它把人民分成幾個階層，使它們層層節制。這種政府制度的形象好似埃及的金字塔，領袖高高的坐在塔尖上。它還想造成一個層層節制的新歐洲，層層節制的新世界，由德國擔任最高的統治者。

德國的經濟機構的目的，不是為的爭取利潤，而是為的爭取勝利。它把戰爭和征服當成一

宗生意，如果戰爭打贏了，這種生意的利潤之厚，簡直是資本主義國家所夢想不到的。前面已經講過，納粹德國政府並不否認人民財產的所有權，而把全國的實業組織成一個統一的股份公司，經理權不操在資本家之手，而操在政府的手裏。幾百萬失業工人湧進生產組織，大大地提高了工業的生產力。要維持這龐大的生產機構的健康，自然迫切的要求為商品找市場，為機器找供給原料的殖民地。然而，世界各國都用壁壘關稅來保護自己的產業，殖民地又被幾個強國把持。所以德國既不能得到賤價的原料，又不能不以減價的辦法把過剩的商品推銷出去。賤買貴，在懂得生意經的商人看來是不合算的。可是德國的工業是為武裝整個國家而從事生產，生產計劃的重心是堆積大量的戰爭機器；它和外國做買賣，不以賺錢為目的，而在取得國內所缺乏的或根本沒有的戰爭原料，平時貯藏出來，以準備戰時的消費。在德國政府的強力控制之下，將國民的生產力提高到極點，把國民的消費量減少到最低限度。從生產到消費，從國內貿易到國際貿易，從工廠到廚房，一律實行統制。德國經濟政策的唯一目標，就是充分供給德國軍隊進行現代戰爭所必需的一切制勝工具。

德國準備戰爭的程序，是精神到物質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政府曾經在許多專家的協助之下，分析戰爭失敗的真正原因，許多專家都特別重視精神因素，他們認為德國人民必須經過一個長期的身心改造過程，以便應付第二次世界大戰。軍火的大量生產到希特勒上台以後纔開始，而重整精神武裝的工作於上次戰爭終了後就開始了。正如尼可萊（Nicolai）所說：

「精神建設的機構未曾感受凡爾賽條約所加於我們（德國）的解除武裝計劃的影響，所以宣傳代替了軍事方面的考慮，而成爲政治的武器。」德國的文化宣傳機構積極的教育全國人民，使他們相信：「男人須訓練成爲戰士，女人的職責在生產戰士，其他一切都是蠢事，」以暴露動物好殺的原始的本能，加強人民的戰鬥本質。它們又告訴全國人民，亞里安人是超等民族，別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劣等民族應當受超等民族的統治，所以世界上只有亞里安人配當主人，別的民族只配當亞里安人的奴隸。因此，人民就會想得出，征服工事就是奉行上帝的意旨。

有了大量的物質和原料的儲藏，有了完全軍事化的後備人力，要訓練一批具有高度技術裝備的正規軍，祇消使人力和物質組織起來就成功了。所以希特勒叫喊一聲「重整軍備」，強大的機械摩托化部隊立刻就到處活動，進軍萊茵，使國際聯盟大驚失色。

德國是一個陸權國家，它的軍事政策是平衡發展陸軍和空軍，使陸上摩托與空中摩托配合，適應閃電術的最高理想，以最高的速度和最大的捶擊力爲目標，武裝它的全體軍隊。納粹德國的參謀部曉得，如果不首先樹立大陸和空中的霸權，理想的「第三帝國」是沒有成功的保證的。

至於海軍，希特勒當然不會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威廉第二的大海軍政策引起的。不要說征服世界，在英、美、日海軍爭霸海洋的現世紀，德國要想在歐洲大陸以外取得彈丸之地，沒有強大的海軍都是不可能的。不過在歐洲大陸的全盤征服工作尙未完成以前，德國的海

軍祇能採取一種機動的防禦姿勢。因此，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簽訂的英德海軍條約，英德海軍噸位的比例是：英國一百，德國三十五；而潛水艇噸位的比例是英國一百，德國四十五，而且德國有權變更雙方潛水艇的對比至相等的地位。這就證明，德國的海軍建設重心在潛水艇，而潛水艇是盡人皆知的守勢武器。

德國一面在無限制地擴充軍備，一面利用宣傳手段大施催眠術，弱化它的敵人。當法國馬奇諾防線築成的時候，德國報紙曾經把這道防線的威力捧到天上：『法國人民若在馬奇諾防線之後，還覺得不大安全，除了麻木不仁毫無知覺的人，是不會作如是想的。』其實，德國宣傳家惟恐法國人民的神經不麻木，他們懂得，弱化敵人就等於加強自己。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就說過：

『我們的真正戰爭，將於軍事行動以前全部發動。那時候，混亂的狀態將出於預想以外。不過我要與那些組織新政府以迎合我的意志的人們預先保持長期的聯絡。我們的戰略，是要從敵人的內部摧毀他們，我們要利用敵人來征服他自己。混亂的心理，矛盾的感應，遲疑不決，驚惶失措——這些都是我們的武器。』

這種戰略就是由納粹德國的宣傳機關、第五縱隊、和外交家分工合作來執行的。

德國的外交政策在為戰略而服務這一點上，表現出無比的精幹和忠實。德國的命運寄託在歐洲大陸上，所以它的外交政策也以大陸為核心。在歐洲大陸上，有兩個主要的強國——法國

和蘇聯，是它前生注定的敵人。有遠見的大政治家俾士麥和軍事家希里芬，都深知德國必須擊敗這兩個敵人，然而決不能同時擊敗這兩個敵人。上次世界大戰的失敗，更證實了俾士麥和希里芬見解的正確。因此，德國外交家必須完成一件重要的工作，和這兩個敵人中的任何一個締結軍事同盟，以避免兩面同時作戰。

一九一八年後，法國咄咄逼人，使德國外交走上聯蘇路線。英國爲了牽制法國同時也是爲了孤立蘇聯，便拉攏德國，於一九二六年邀它加入國聯。德國又利用英國與法蘇兩國之間的矛盾，運用兩面外交得了不少便宜。到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仍舊以英蘇矛盾爲本錢，打着鮮明的反共旗幟，因要求軍備平等不遂而宣布退出國聯。這時候，德國已經估計到和世仇的法國締結同盟是不可能了，然而爲了欺騙資本主義國家以掩護整軍的企圖，又不能轉回頭來拉攏蘇聯，所以德國祇好和以反共相號召的意大利和日本作朋友，同時在德法邊境構築一條與馬奇諾防線平行的西格弗里防線，以保持將來對蘇作戰時的後方安全。

蘇聯一九三四年加入國際聯盟以後的集體安全運動，曾使德國在歐洲陷入比、法、蘇、捷等國所構成的包圍圈，假使這包圍圈存在，那末德國將來不僅要應付兩面作戰，而且要應付三面作戰。可是當德國的外交家發覺英國不願意參加歐洲大陸同盟，法蘇互助公約的基礎並不鞏固的時候，便放開胆量於一九三八年宣布德奧合併以後，向包圍圈中最弱一環的捷克進攻。慕尼黑會議中，德國外交所得到的勝利不僅是取得蘇台區那一小塊土地，而最大的勝利是使法、

蘇、捷、比所構成的包圍圈徹底瓦解。

慕尼黑會議中，英法出賣蘇聯以及蘇德戰爭的幽靈纏繞着張伯倫和達拉第，使英、法、蘇三國一九三九年夏季就進行談判的軍事同盟無法成立。而德國外交卻以半個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小國歸併蘇聯的高價，買了一張蘇德中立條約。慕尼黑會議使德國由三面作戰變成兩面作戰，蘇德中立條約又使德國由兩面作戰變為一面作戰。在另一方面，德意軸心的成立，以及對西班牙佛郎哥法西斯的扶助，目的顯然是包圍法國，德、意、日三國同盟的作用，反而造成了英美的兩面作戰形勢。希特勒的戰爭機器之所以能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橫衝直闖，所向無敵，實在是得力於戰前那一大串外交戰的勝利。

法國投降後的一九四〇年秋天，德國以大規模空襲配合潛艇封鎖的所謂絞殺英倫的戰爭開始，由於德國海軍力量的薄弱，以及英國獲得美國強力的支持，直到一九四一年春天，德國並沒有得到決定性的勝利。希特勒因為要爭取時間，在這一年結束歐洲大陸的戰爭，企圖和英美聯合起來組織「反共十字軍」，於是就於五月十日演出一齣「赫斯奔英」的故事。赫斯所提出的和平條件被英國拒絕了，然而希特勒相信四個星期到六個星期就可以擊敗蘇聯的，他進攻蘇聯的時效戰並沒有因外交的失敗而延期。

蘇聯紅軍兩年半的英勇抗戰，證明希特勒對於蘇聯實力的估計是錯誤了。失敗的暗影籠罩在第三帝國的前路，怎樣纔能避免重溫一九一八年的歷史呢？聯英美以對抗蘇聯或聯蘇以擊敗

英美，這是擺在德國外交家面前的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

四 日本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到手，則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風靡支那四百餘州。再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與南洋羣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洲之用。」

這是田中義一上日本天皇奏摺中的名句，也就是明治天皇所遺留下來的日本的永久國策。日本軍閥之所以征服台灣，征服朝鮮，強佔東三省，再度進攻中國，以至掀起太平洋戰爭，正是為的逐步實現它們的永久國策。

近衛文麿的任務是征服中國，他的口號是「建設東亞新秩序」；東條英機要掠奪英美在太平洋裏的殖民地。他的口號是「建設大東亞新秩序」。而高橋海軍大將對於這個「大」字，更下了一個十分正確的注解，他說：

「大東亞之建立是以日本的國力為標準的，國力越強，則範圍越廣。」

果然，初期太平洋戰爭的勝利刺激着日本軍閥的胃口。他們所豢養的歷史家已經在作考證，證明發現美洲最早的民族是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是亞洲民族的一支，因此，美洲應當屬

於亞洲是毫無疑問了。

十年以前，當白種人在亞洲居領導地位的時候，中國正受日本軍閥的壓迫，我們提醒英美，說日本軍閥有征服世界的野心，他們都不大相信。以為像日本這樣的小國，竟妄想征服世界，實在是笑話。經過一番苦痛的歷史的教訓，他們纔感覺他們對於這個短小而蠻橫的敵人太缺乏常識，因此，他們需要了解他們的敵人的神祕之點究竟在那裏。

大和民族並不是一個天生的好戰的民族，使他們成為好戰民族的原因，除了物質方面的條件，還有兩個精神方面的重要因素：一個是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另一個是莫明其妙地對於日本天皇的忠誠。這兩個因素注進日本人民的血液裏以後，他們的神經就失去了常態，好殺，殘忍，以戰勝為無上的光榮，如果失敗了，他們就實行切腹。雖然武士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可是直到現在，日本的小學教科書裏，還把四十七個浪人切腹自殺的精神努力向小孩子的腦袋裏灌輸。他們所崇拜的武士並沒有因時代的演進而消滅，所不同的僅僅是武士穿的是和服，而軍人穿的是制服罷了。

這種迷信天皇加上崇拜武士的大和魂，就把日本人民的精神團結在一起。

日本的政治制度，從表面上看，是君主立憲式的議會政治，實際上這個國家卻行着一種獨裁制度，統治權操在跋扈飛揚的軍部手裏。

當明治維新的時候，幾個具有遠見的藩閥看見時代潮流的大勢所趨，不可反抗，便還政天

皇，促成國家的統一，結果長閥統治陸軍，薩閥統治海軍，他們的統治權並沒有因維新而喪失。他們恐怕議會政體會影響他的權力，便想出一個巧妙的辦法，把最高統帥權交給天皇，同時又規定陸軍大臣的任命，只限於現役的陸軍中將或大將，陸海兩相得越過首相帷幄上奏天皇。假使文官或議會反對他們，軍部可以撤回陸相，實行倒閣；可以利用激烈的愛國份子威脅反軍部的議員，或者把他幹掉。這種軍人獨裁的政治機構，是很適於作戰的。資本家雖然有時節反對軍閥，可是軍閥發動侵略戰爭，掠奪海外殖民地，對於資本家也有利益，因此，雙方的關係得以保持着矛盾的統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帝國大本營成立，它是由二十個高級陸海軍將領組織而成的，文官祇有在被邀請的時候，纔能參加會議。帝國大本營決定對內對外政策，並且統帥三軍。首相的任務就是推行帝國大本營的一切決策，他的工具就是由陸相、海相、外相合組的四人戰時內閣。在近衛內閣新體制運動的巨浪打擊之下，一切政黨都被粉碎了，大政翼贊會變成了軍部的傀儡，它沒有腦袋，祇有一張嘴巴，把軍部的意思變成法律。東條出頭組閣，日本的政治已經變成名符其實的法西斯了。實際上，日本的法西斯化，在一九三八年軍部強迫議會通過國家總動員法案時，業已登峯造極。

「一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少壯軍人就要求改革經濟制度，他們開始在東三省佔領區實行法西斯主義。他們歡迎日本的資本家到那兒去做生意，可是關東軍要限制他們的利潤，控制他

資源和物質資源成爲戰爭的潛力；後者的任務在澈底管制資本，使全國的金錢發揮高度的效能，向戰爭最需要的事業方面投資。

日本的工業和英美比較起來，雖然幼稚，可是它卻有英美兩國所趕不上的嚴密組織，據英國記者巴克爾 (Nout Tucker) 的調查，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工業生產計劃曾經過極度精密的籌劃，它的工業準備不但早已就緒，而且十年以來已有很好的成績。日本的工業組織有嚴格的紀律，這種紀律的森嚴並不亞於一支優良的軍隊。工業也得受它們的總司令的指揮，對於命令必須絕對服從。

任何人都曉得，日本的機械工業和軍需工業是很脆弱的，然而，當它的重工業已經翻過身來壓倒輕工業的時候，擴充軍備的困難已經克服了許多。日本軍部在一九三八年前還說：『在戰爭的前夕，要建立軍需工業是不可能的，這一點簡直用不着強調。我們現在的生產可能性，甚至還不能相當充分地滿足我們的戰爭需要。』可是，日本的實力，已經在太平洋戰爭中表現出來。它的海軍裝備優良，戰鬥力強大，堪稱英美海軍的勁敵；它的陸軍已全部機械摩托化。除了蘇聯紅軍，在流動性和捶擊力方面，所有亞洲範圍以內的國家都感覺到望塵莫及。空軍可以說是日本軍備最弱的一環，自日本的軍需省成立之後，它已經集中力量擴大飛機工業，提高飛機的產量，希望能夠在決戰時期對抗得住英美。當然，這希望能否實現，是頗成問題的。

因爲日本在太平洋中佔着地理條件的優勢，它的海軍在噸位上雖然曾於一九三六年前和英

美保持着五——五——三的比例，而戰鬥力因為易於集中的關係，却不可輕視。日本的造艦政策，並不注重戰艦的續航力，而着重在熾盛的火力和最高的速率，它的戰艦的裝甲和大砲，都達到長野海軍大將所說的「普通較高限度」，是別的國家同等的戰艦所不及的。這樣，它就可以在近距離的戰鬥中發揮強大的威力。

隨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英日同盟也於華盛頓會議之後結束了。從此，英日兩國的感情便疏淡了，而美日之間的矛盾則漸漸加深，日美必戰論於是甚囂塵上，日本政府自一九二〇年起就着手整頓並積極加強它的海軍，它審慎地想定未來太平洋戰爭的特殊情況和日本所處的战略地位，然後再決定它的造艦計劃。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它的成就是很大的。它澈底地完成了一支現代化的海軍，在這一點，連英美都要步它的後塵。

日本海軍中的各種戰艦，在素質和技術配備方面，都保持着很高的水準。它的戰鬥艦「陸奧」和「長門」是世界各國主力艦中最先裝備十六吋重砲的，速率也比較美國的戰艦高些。它的重巡洋艦，在裝甲的厚度上和速率的高度上，可以說是世界無敵，它的八千五百噸級的輕巡洋艦，都裝有十五尊六吋的大砲，和美國一萬噸的新式巡洋艦相同，水雷管的裝備，比美國新式巡洋艦還多。因為日本的整軍比美國下手得早，在軍艦的質地上也佔了上風，特別是以作戰時頗為重要的輕巡洋艦上，不論數量和素質，日本都佔優勢。就軍艦的平均年齡而論，日本的海軍在一九四〇年前是最年青的。

日本的潛水艇，性能很優越，有些二千噸的潛艇能夠在太平洋裏打一個來回而不用加油。一千五百噸的潛艇也不差。此外，日本對於魚雷艇之類小型船隻的建造，也很努力。一九三六年後，列強開始軍備競賽，戰爭中間，軍備的實力，交戰國都竭力保守秘密。所以，關於戰艦的數目，實在不易作比較精確的估計。

日本海軍的假想敵是一等海權國的英美，日本陸空的假想敵是一等陸權國的蘇聯。所以在陸軍的數量、素質、裝備和訓練，都以對蘇聯作戰為標準。中國陸軍在抗戰期間雖然曾經使日本受到不小的打擊，然而日本軍閥總以為他們在中國境內所打的是殖民地戰爭，對於中國軍隊戰鬥力的估計，往往失之過低。日本是一個實行徵兵制度的國家，男子自十七歲至四十歲，都有服兵役的義務。每年經過體格檢查及格入伍的壯丁大約有二十萬人，事實上，每一個日本男子，幾乎都受過多年的軍事訓練。到戰時，日本可以動員五百萬軍隊，最大限度的軍事動員可以到八百萬左右。

大家都曉得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軍需工業生產力不大的國家。因為經濟條件的限制，它雖然可以使幾百萬壯丁穿上軍裝，卻不能在短期之內使龐大的後備軍擁有現代化的技術配備。從一九三六年開始，日本實行陸軍改革計劃，它打算在五年或六年之內，完成陸軍的現代化，使日本陸軍在現代戰術所需要的衝擊力和流動性方面趕上世界第一等的水準。在陸軍的組織和配備上，它一向抄襲德國，以德國的整軍方案為藍本。它先把標準的新式陸軍拿到中國戰場實

驗一番，然後再開到滿蒙邊境和蘇聯的紅軍打一次小戰。一九三八年在張鼓峯，一九三九年在諾蒙罕的蘇日衝突，證明日本陸軍還不是蘇聯紅軍的對手，要戰勝蘇聯，還需要在配備方面增加更多的重坦克車，更多的野戰，更多的空軍。不要說日本的軍需工業滿足不了陸軍的要求，即令可能，也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因此，日本軍部祇要把進攻蘇聯的作戰計劃關在保險箱裏，滿蒙邊境的風雲，在武裝和平的局面之下，暫時消散了。

和蘇、德、英、美等國比較起來，日本的空軍確很幼稚。它沒有一個統帥空軍的獨立機構。所有的飛機分成兩支，附屬於陸軍和海軍。據說，海軍和日本軍火商人的交情較好，因此海軍航空隊的飛機多半是最新式的，陸軍航空隊的素質要比海軍為低。在一九三三年前，日本正在改造海軍，一九三六年後，又轉移注意力於改造陸軍，空軍的發展，很受影響。不但駕駛員的數量很少，他們的技術也不太高明。有人統計，單在一九三五年，就有二百架以上的軍用機失事被毀，這是各國空軍飛機失事的最高百分比。曾經特別研究過日本空軍問題的古堯特 (E. Gray) 說過：

「日本人是最好的模倣者，但他們不是創造的人。他們把做造外國模型而製造的各種零件配合起來，當他製成之後，便凌空飛行，但不久就墮地粉碎。」這飛機好像沒有靈魂似地，對蘇聯取着敵視態度的某強國的一個陸軍參贊對我這樣說。另一個則說：「能夠把自己的性命付託給日本飛機的人，即使不是旅行家，也一定是個英雄，要不然就是他蓄意自

殺。」日本人好像缺少一個機師所應有的肉體上的某種東西，我聽說過他們在空中失去了聽覺。」

然而，一個對日本情況頗為熟悉的美國記者蓋恩(J. Gayne)卻持着不同的見解：

「中日戰爭爆發以後，飛行員的戰績被渲染着，一般人對飛行也忽然愛好起來了。大批青年進入了空軍，而他們對飛行的易於學習，真不下於鴨之就水。這樣一來，往常所說日本人在體力上氣質上不適於飛行的話，便不攻自破了。」

我們確曾看見過日本航空學校剛畢業的學生駕着飛機在中國的天空作實地演習，他們的技術拙劣得像學飛的烏鴉，可是日本著名的飛行家也有好幾個在中國的天空戰死。日本陸軍的航空隊多在華北一帶活動，海軍航空隊的活動範圍多在華中華南，他們把本領練好了，陸軍航空隊準備對付蘇聯，海軍航空隊則準備對付英美。日本軍部深深地知道飛機製造的困難，並不把型式陳舊的飛機作廢，他們利用廢物的策略就是把敵人和戰爭分作幾種等級，對某一等級的敵人作戰，使用某一等級的飛機，比較優秀的摩托，到緊要的關頭纔拿出來，以作孤注一擲。

在飛機的生產戰中，日本絕沒有佔上風的可能，但日本的空軍不像英美那樣需要應付幾面作戰，在使用上比較易於集中；而且在太平洋上並沒有進行過雙方都出動千架飛機的大規模空戰，在實力的對比上，同盟軍勢將發展為絕對優勢，可是日本的戰略必以最大的努力要求在同盟軍的力量尚未集中之前進行決戰。它所爭取的優勢不在全盤而在決戰點。

日本軍閥拼命地製造戰爭，而日本的外交家卻口口聲聲叫喊和平，這兩種南轅北轍的東西，一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手裏，便能夠弄得相反相成。侵略和征服是日本軍閥的目的，戰爭與和平是兩種不同的手段，如果能用和平手段達到侵略和征服的目的，自然就用不着戰爭了。日本軍閥好像穆罕默德的化身，他們一隻手拿着寶劍，一隻手拿着可蘭經。

外交家裏面從來沒有呆子，不過日本的外交家更喜歡賣弄小聰明，他們挖空了腦子去製造新名詞，以掩飾軍閥的暴行。他們奇想天開地把人家的領土當作他們的「生命線」，明明地是要人家亡國滅種，卻美其名曰「共存共榮」。當日本軍閥實行武裝佔領的時候，被侵略者不許準備抵抗，否則就算是向他們「挑釁」，就算是蓄意「破壞和平」，他們的侵略立刻就變成爲「自衛」行動。他們的侵略，有一套公式：第一步是派第五縱隊到敵國內部製造摩擦和分裂；第二步是出其不意，實行武裝佔領；第三步是在佔領區樹立傀儡政權；第四步是首先承認傀儡政府；第五步是運用外交手段，要求世界各國承認既成的事實，使侵略成爲合法行動；第六步宣布兩國自願合併。

當日本軍閥宰割弱小民族的一部領土時，他們的外交家便把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用「事變」兩個字輕輕地掩蔽起來，說它是「地方事件」，希望用和平的手段就地解決，避免和被侵略者的中央政府談判，更不願意和第三國打交道。大事化小的鬻切法配合上就地解決的孤立法，構成了日本外交所獨具的風格。

英日同盟結束以後，日本就開始仇視英美，可是它又害怕英美在太平洋合作團結。九一八事變明明是侵略中國，可是世界各國紛紛譴責，倫敦是在憤怒，華盛頓的態度更加激烈。日本的外交家告訴英美，你們不要生氣，我們佔領這一塊地方，是因為恨透了布爾希維克。史汀生還在叫喊，而西門却早已表示諒解。後來日本因為反抗國聯對偽滿的不承認主義。宣布退出國聯，外交上陷於孤立狀態，而日本關東軍却一步一步地向關西進展，將魔掌伸入華北。因為日本外交家曉得英美是反蘇的，所以他就於一九三六年和德國締結「防共協定」，說是容忍共產黨活動不僅危及它們的和平與社會福利，而且威脅全世界的和平，它們決定合作自衛。嚴懲共產黨人。這種煙幕使英、美、法等國害怕蘇聯的外交家們目迷五色，對猖狂的軸心國家採取一種不痛不癢的姑息政策。蘇聯的天才外交家李維諾夫雖然在國聯大吹其集體安全的法螺，資本主義國家總忘不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逐漸成長，使它們感受到很大的威脅。軸心國家一方面成立了侵略陣線，一方面分散反侵略陣線的團結，在這一點，它們是相當地成功了。

七七事變以後，日本的外交政策在於配合軍事行動，孤立中國，壓迫中國，使中國早日投降。蘇聯援助中國抗戰，它便積極反蘇，希望蘇聯放棄援華政策。反蘇另外還有一種作用：它可以緩和英美兩國仇視日本的情緒。對於美國，特別表現出客氣的樣子；對於英國在華的利益，則任意摧殘蹂躪，毫無顧忌。英國孤掌難鳴，遠東方面的作戰力量又微乎其微，祇好一再退讓，姑息。日本的外交家很懂得英美的弱點在那裏，它們想用說服的手段，把落在日本手裏

的財產和利權，挖一點兒出去。

德、意、日三國防共協定的作用並不在包圍蘇聯，而是一種搗亂性質。它們同惡相濟，東邊放一把火，西邊放一把火，使空喊和平的民主國家手忙腳亂，顧此失彼。這種互相牽制的策略，被軸心國家巧妙地運用着，直到一九三九年蘇德中立條約簽字以後，日本纔辱罵德國背信棄義，軍部說平沼內閣的外交失敗了，被強迫他向天皇辭職。後來德國人告訴東京，日本並不一定要和蘇聯作戰，南進比北進可以檢到更大的便宜。日本軍閥覺得言之有理，便掉轉頭來答應用和平手段解決日蘇衝突問題，並於一九四〇年九月成立德、意、日軍事同盟，並由德國駐華大使館斡旋中日和平，中日戰爭結束了。它纔可以集中力量，乘法國投降英軍慘敗的時機攫取南洋。英國見勢頭不妙，便決定重開封閉三個月的滇緬路，美國也借一萬萬美金給中國，讓中國有力量拖住日本的泥腳，拒絕了德國所提的和平條件。就在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簽字的前三天，日本進兵越南，過了兩個月，泰國和日本在東京訂立了一個友好協定，這協定就是變相的軍事同盟。

一九四一年春天，日本的外交是兩面活動的，松岡到歐洲看了一番風色，回頭在莫斯科簽訂了蘇日中立協定，滿蒙邊境從此安定了，同時，日本派海軍大將野村爲駐美大使，準備和美國在太平洋上建立「公平」的和平，並請美國要求中國政府與日本議和，如中國拒絕接受日本所提的和平條件，美國應即停止援華，它希望美國能夠在太平洋上保守中立，讓它實行各個擊

破的戰略，等到這年八月羅斯福和邱吉爾決定在太平洋採取平行行動的時候，日本的外交策略變了，「和平」使者來栖三郎到華盛頓的任務已經不是談判和平，而是用催眠術使美國的當局陷於神經癱瘓，掩護日本海軍奇襲珍珠港的準備工作，讓美國在毫無準備的狀態之下步入戰爭。

叫喊和平就是發動戰爭的信號，這是日本國防外交的特殊作風。先宣戰，後動手，這種實際上的慣例，日本絕不採用。日本的軍人最擅長的戰術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奇襲的手段取勝。

五 蘇聯

蘇聯是現世界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國家，它的領土佔全球的六分之一，在廣大的領土上有無窮的經濟資源和龐大的後備人力。除了美國，在戰爭資源方面能夠獨立的，祇有蘇聯。它什麼東西都有，而且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假使要把整個國家的社會生活水準發展到超過英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程度，它還需要十年乃至二十年繼續不斷的努力。

這個國家是最不需要戰爭的，然而，他並沒有忘記戰爭會降臨在它的頭上來，它時時刻刻都在充實國防建設，用最有效的辦法來武裝它自己。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它大賣力氣，打敗了世界無敵的希特勒，造成了光輝無比的戰績。

蘇聯爲什麼會這樣強？每一個都應當知道它強在那裏。

我們必須了解，蘇聯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除了蘇聯共產黨再沒有第二個政黨；蘇聯又是一個無產階級獨裁的國家，除了無產階級再沒有第二個階級。黨的^的利益就是無產階級的利益，無產階級的^的利益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它們中間沒有矛盾，沒有對立，所有人力物力沒有互相抵消，都朝着一個方向，集中在共同的目標上，表現出極高的效率。這是別的國家所沒有的。

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的大腦，是蘇聯的發動機，是國家建設的參謀部和工程師。在革命的過程中，它冷酷無情而又勇敢無比，它以毫不妥協的鬥爭精神澈底地消滅了國內的資產階級，並且根除了人民腦子裏所遺留的資產階級意識。蘇聯共產黨先將資產階級變成無產階級，解除了資產階級物質的武裝，然後以無產階級意識驅逐他們思想裏的資產階級意識。它用馬克斯，恩格斯和列寧的主義把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起來，使全國人民像日本人民崇拜神武天皇一樣地崇拜他們的革命導師，像日本人民信仰武士道一樣信仰社會主義。當然，在思想的訓練上，蘇聯比日本作得還要澈底。蘇聯共產黨武裝社會主義國家是從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做起的。它們有兩件鬥爭的法寶：^是一是組織，一是意識。它們善於運用這兩件法寶，雖然赤手空拳，却能夠戰勝強敵。在理論上，共產黨是唯物主義者，在作風上，它們反而先掌握住心理和精神，然後再控制經濟和物質。在黨內，動搖份子，妥協份子，反革命份子是不容許存在的，在革命期間，

他們經常地在進行理論的鬥爭，等到思想紛歧得無法收拾的時候，便實行清黨運動，把反黨份子趕掉，或成千成萬地開除黨籍。

蘇聯共產黨用武取得國家的統治權以後，就毫不客氣毫不掩飾地實行一黨專政。因為政權是保障並擴展無產階級利益的武器，他們絕對不許它落在敵人的手裏。列寧說：『蘇維埃政權的本質，在於它是羣衆的組織，就是曾受資本主義壓迫的那些階級，就是工人和半無產者的組織。』資產階級沒有參加政權的資格，在蘇維埃政權的統治之下，資產階級是被剝削者，一直剝削到變成無產階級而後已。

一九一八年的蘇俄憲法裏規定：『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範圍內的全部政權，屬於聯結在城市及鄉村蘇維埃中的勞動人民。』爲了防制反革命份子混進蘇聯政府做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的破壞工作，對於僧侶、白俄、富農以及不從事於有益於社會的勞動的人們，在選舉權方面曾經加以限制，而且蘇維埃政權中的中等機關和高級機關的選舉是多級的，而且是用公開投票和按名單投票的方式選舉的。一九三七年，史達林憲法頒布以後，便實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的選舉，由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過渡到全體人民的民主政治。在過渡期間，蘇聯共產黨已經完成了全體人民的黨化教育。過去的蘇維埃政權是由一部分工農無產階級支持的，現在則由全體人民來支持了。這種由全體人民支持的政權，是合乎國防需要的政治。如果說，戰爭的目的在摧毀敵國的政治目標，那末生根於全體人民中間的真正民主政治目

於當時的生產階段和交通狀況』的軍事理論的指導的。它所以接二連三地實行五年經濟建設計畫，目的完全是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階段，改善社會主義國家的交通狀況。

蘇聯國家計畫局的負責人沃茲涅先斯基於蘇德戰爭爆發那一年的二月十八日向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全蘇代表會議的報告書裏寫着：

『在蘇聯，陪伴着出產額增長而進行了的，是對於工業，特別是對於機器製造業的改進，以便出產最先進的現代技術品來供給國民經濟和國防事業的需要。』——『在國防品出產方面，政府是根據以下一個簡單的真理出發的：如果你願意使任何一個「偶然的事情」都不會令我國人民措手不及，那末你就須時刻戒備，要不吝惜資財來製造飛機、坦克、武器、軍艦和砲彈。』

這幾句話很坦白地說出蘇聯的三個五年計畫所作的是什麼，在國防事業方面它已經擁有「最先進的現代技術品」，而且有應付任何一個「偶然的事情」的充分準備。希特勒的閃電戰術為何在東歐一點也不靈了？這問題祇有蘇聯的國防政策纔有資格回答。

蘇聯的國防，在保衛社會主義祖國這一點上，與一般的國防的作用是相同的；但是在保衛世界無產階級的唯一而最初的祖國這一點，却是社會主義國家國防的特殊任務。它「保障凡因擁護勞動羣衆利益、或進行科學活動、或進行民族解放鬥爭而被追究的外國公民有居留權」。在十月革命以後，參加國防組織是工人和農民的特權，地主、資本家和商人是不許混進保衛社

會主義祖國的紅軍裏面的。對於建軍問題，史達林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就發表這樣的意見：『或者是我們創造起真正是工農的、主要成份是農民的、有嚴格的紀律的軍隊，並保護住共和國；或者是我們陷於滅亡。』凡是思想動搖，態度可疑的人民，都沒有當正規軍的權利，直到史達林憲法實行以後，工農紅軍中之兵役纔變為「蘇聯公民可敬之義務」。

伏羅希洛夫說過：『社會主義已獲勝利的國家，是世界各國中最愛和平的國家，然而它既是處在敵視的各帝國主義國家包圍之中，它既是那垂死的資本主義的眼中釘，所以它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是處在遭受經常軍事侵略的威脅中。』所以他認為：『我們無論何時和無論如何都一定應當擁有強大而牢不可破的工農紅軍和同樣強大而常勝的紅色海軍。』

蘇聯是世界最大的大陸國家，地理形勢和國策決定了紅軍的戰略是大陸性的運動戰。進行大陸性的運動戰，要求軍隊有巨大的數量和優越的速度，也就是說要求人與戰爭摩托的大量配合。這種戰爭，無疑地是後備人力資源、技術資源、和經濟資源的戰爭。是陸上摩托與空中摩托配合而以海上摩托掩護的戰爭。

蘇聯的軍事政策是與蘇聯的經濟政策平行發展的，它的軍事政策依存於經濟政策。在內戰時期和列強武裝干涉時期，蘇聯紅軍雖然在數量上發展到五百萬人之多，但，裝備上組織上以及訓練上的水準，都是非常低下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蘇聯軍事建設的目標是整理陸軍，把人力後備澈底地組織起來，全體士兵都受過嚴格的訓練，軍官幹部也加以改組，並建立

了軍事學校的幹部訓練系統。這時候，紅軍已由組織落後的軍隊變成組織健全的軍隊，可是在技術方面還趕不上資本主義列強陸軍的技術水準。

在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整軍的程序大概是這樣的：

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改造陸軍，建設空軍，復興海軍，而重點在陸軍。

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發展陸軍，擴充空軍，改造海軍，而重點在空軍。

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加強陸空軍，擴充海軍，而重點在海軍。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成功，使蘇聯紅軍的現代化有了技術物質的基礎，使它走上了機械化摩托化的道路，在一九三二年底，紅軍已經趕上了歐洲第一流的陸軍。一九三四年，法國巴拉底將軍（Gen. Barrière）就稱贊紅軍，說它擁有大量機械化的兵器，比歐洲最精銳的陸軍所有的還多。伏羅希洛夫也說，紅軍的士兵在那時候就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各種程度的技術專家。」一九三五年，德國的坦克戰爭專家古德林將軍（Guderian）估計，紅軍的坦克車已有一萬輛了。從一九三四——一九三九年，紅軍摩托化的程度增加了兩倍半，在速度和捶擊力方面有資格和它競爭的，祇有納粹德國的陸軍了。

在一九三一年前，蘇聯連一架完全自己製造的飛機還沒有，它所用的飛機和零件，都是從外國買來的。可是，到了一九三五年底，英法最有權威的軍事專家，都認為蘇聯空軍是世界最強大的空軍了。在技術方面，從一九三四——一九三九年，驅逐機，轟炸機，偵察機和突擊機

不論在速度上、高度上、或航程上都在長足的進步，尤其是在空軍內部各種飛機的對比關係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重轟炸機由百分之十點六增至百分之二十點六，增加了兩倍；輕轟炸機，突擊機及偵察機由百分之五十二點二減至百分之二十六，減少了兩倍；驅逐機已由百分之十二點三增至百分之三十，增加了兩倍半。這表示紅空軍在打擊力方面是提高了，在戰略方面也逐漸由防禦轉移到攻擊。紅軍和紅空軍是蘇聯的兩隻鐵拳，它們的發展是彼此平衡的。

強大的德國在西邊威脅着它，強大的日本在東邊威脅着它，蘇聯在德日軍事同盟的包圍之下，隨時有遭受兩邊夾擊的可能。因此，蘇聯在軍事建設方面，是一面向東，一面向西的。九一八事變以後，蘇聯就加緊開發西伯利亞，把大批的青年男女從內地開到遠東去，他們以最高的熱度在那裏和荒涼鬥爭，墾荒，掘礦坑，建立工廠，修築鐵路公路，不到五年工夫，從貝加爾湖到太平洋這一道綿長的邊境線上，已經變成了堅強的防禦陣地。不論農業、工業、運輸業、整個經濟系統，都可以自給自足，蘇聯已經成爲一個兩頭四臂的國家，東歐部分和亞洲部分在政治上是統一的，但軍備上和戰略資源上，東方和西方是各自獨立的，蘇聯可以兩面作戰而不致腹背受敵。

蘇聯也有海。波羅的海、黑海、裏海、北極海、白令海，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四面八方地包圍着它，可是它的海軍在革命成功的時候小得幾乎等於沒有。幾條破舊的戰艦，修整起來，僅能支撐門面，第一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決計復興海軍，努力建造潛水艇，和小型輔助艦。一

九三一年，日本佔領東三省，使蘇聯集中海軍建設的力量於充實遠東艦隊方面；一九三五年，英德成立海軍協定，英國身像有意讓德國從波羅的海去威脅蘇聯的安全。蘇聯軍事副委員長杜嘉乞夫斯基元帥於一九三六年初就說：『蘇聯的造艦方針，向來均以潛水艇為主；今後決改變方針，普遍建造其它各種軍艦。』當時的海軍總司令伏羅希洛夫在這年十一月底向蘇維埃全國代表報告：『蘇聯鑒於德日的威脅，已經不能再忽視海防了。從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到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蘇聯潛艇已增加百分之七百十五，其它軍艦增加百分之三百，海軍飛機增加百分之五百一十，海軍根據地增加百分之一百，海防增加百分之一百十五。』在海軍建設方面，蘇聯已經急起直追了。

波羅的海艦隊，遠東艦隊，黑海艦隊，和裏海艦隊，是紅色海軍的四肢，伏羅希洛夫在任紅海軍總司令的時代，曾喊出「擴充五十萬噸大海軍」的口號，即令這個標準達到了，和美、英、日等海權國的海軍比較起來，仍然不成比例。不過，蘇聯的造船工業還在發展着，祇要生產力許可，在擴充軍備方面，它決不吝惜財力物力。如果沒有戰爭的話，不出十年，年青的紅海軍在應付任何強大敵人的進攻中，是不難取得壓倒的優勢的。

蘇聯的外交政策，向來被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渲染得像謎一樣的神祕，其實，蘇聯的外交政策，本質上就是一種掩護社會主義國家安全發展的武器。蘇聯需要什麼，它的外交家就得負責爭取。

在經濟方面，不論是那一種資源，蘇聯的蘊藏都很富足。它不需要瑞典的鐵、羅馬尼亞的油田，和波蘭的小麥，它的希望並不是奪取人家的，而是保衛自己的，以免被敵人奪取。因此，它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動，軍事的考慮重於經濟的考慮。它需取長期的和平，去開發無窮的資源，完成高度工業化和軍事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建設。

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四年，是蘇聯風雨飄搖的時期，它戰勝了國內國外的敵人，疲憊不堪，迫切地需要休息。蘇聯外交的重心在停止戰爭，和列強恢復外交關係，除了美國，別的國家都承認了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上存在這一事實。

蘇聯的外交有一種特殊的作風，就是它常常和與它命運相同或者說命運相差不過的國家站在一起，它認為不論資本主義國家或法西斯主義國家都是敵視蘇聯的，然而在許多敵人中間，也有若干等級，當強大的敵人威脅到它時，它祇好和敵人的敵人拉一拉關係，雖然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它也不放過機會，使自己陷於孤立。假如它的敵人準備自相火拼，要求它保守中立，它考慮一番過後，只要中立有好處，一定會欣然同意。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和土耳其都很倒霉，蘇聯和它們同氣相求，一九二一年蘇土親善條約，一九二二年德蘇拉巴魯（Rapallo）政治條約先後成立，它們實行軍事性和經濟性的合作，一隻鼻孔出氣。一九二七年，德國、土耳其、拉脫維亞、阿富汗、伊朗等國都和蘇聯簽訂親善仲裁和互不侵犯條約，蘇聯並援助中國國民黨北伐，兩國關係更加親密。接着，號稱天才

外交家的李維諾夫又和蘇聯的隣邦談判了許多互不侵犯協定，給蘇聯披上一件皮外套，可以遮風避雨。在互不侵犯條約所構成的皮外套掩護之下，蘇聯安安全全地去實行五年計劃，加緊充實國力。

「九一八」事變後，大家都以為日本就要進攻蘇聯了。那時候，莫斯科馬上就聲明：「我們不需要任何國家的土地，但我們也不願讓寸土與他人。」伏洛希洛夫元帥也說：「紅軍注意到全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不願打仗，但紅軍決不允許任何人侵入蘇聯邊疆一步。」蘇聯外交的賤價出賣中東路，就證明它很忠實地為蘇聯的和平政策而服務。

蘇聯很願意和日本成立一個互不侵犯條約，可是被東京拒絕了。希特勒上台以後，便打出鮮明的反共旗幟，說是要消滅布爾希維克主義。蘇聯見形勢不好，一面積極加強遠東方面的國防建設，一面乘德日兩國退出國聯的機會，於一九三四年加入國聯，和資本主義國家合作，大唱其集體安全主義。李維諾夫講得舌敝唇焦，目的無非是打算利用友邦的力量，重新恢復國防軍備的均勢。

慕尼黑會議中，英法外交出賣了蘇聯，張伯倫送一塊肥肉到老虎嘴裏，希望希特勒去咬布爾希維克。蘇聯沒有戰勝希特勒的把握，祇好避免戰爭，眼巴巴望着盟邦捷克滅亡，蘇法和蘇捷互助公約變成了廢紙。

李維諾夫於一九三九年春天，提議開一個英、法、蘇、保、土、羅六國會議，給垂死的集

體安全政策打打強心劑，張伯倫又在倫敦遠遠地吹了一口冷氣。李維諾夫的聯盟政策既然失敗了，希特勒又張牙舞爪，躍躍欲試，繼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的莫洛托夫很想把李維諾夫所遺留的集體安全主義起死回生，英法軍事代表團在莫斯科開了很久的會議，莫洛托夫發覺英法兩國並沒有和蘇聯締結軍事同盟的誠意。爲了避免以孤立的姿態對抗希特勒的進攻，蘇聯纔向後轉，簽訂了驚人的蘇德中立協定。對於蘇德中立條約的突然成立，國際輿論方面有很多人原諒蘇聯；直到蘇德戰爭開始後一個時期，史達林還向蘇聯人民解釋，蘇德協定的成立，蘇聯是並沒有犯什麼錯誤的，他說：

「互不侵犯條約是兩國間的和平條約。德國在一九三九年向我們提議的，正是這樣的條約。蘇聯政府是否能夠拒絕這樣的提議呢？我想，任何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都不能拒絕與隣國締結和平條約，那怕這個隣國甚至是由希特勒和里賓特羅甫那種吃人惡魔來領導的。當然，這是一定要在一個必須的條件之下——就是這種和平條約，無論是直接或間接都不觸犯到這個愛好和平的國家的領土完整，獨立和榮譽。」

英法本來想把希特勒的鎗頭轉向東方的，蘇聯却輕輕地把希特勒的鎗頭轉向西方，在這次精彩的外交戰中，仍然是蘇聯獲得勝利。蘇聯爭取到一年半的和平，使它的國防力量更加強大了；假如蘇聯在一九三九年就單獨和德國作戰，能否抵擋得住希特勒的「閃擊」，實在是無庸置辯的問題。

希特勒一九四一年春天擊敗英國的計劃失敗，使蘇聯預感到蘇德戰爭爆發的日子已經不遠了。那時候，日本正想乘英國焦頭爛額無暇東顧的大好機會進攻南洋羣島，蘇聯又苦於打不開軸心國的包圍形勢，正好松岡洋右到了莫斯科，在雙方都要求避免「兩面作戰」的條件之下，蘇日中立條約又很快地成立了。蘇日中立條約雖然使日本在太平洋大發財源，對於蘇聯，也有很多好處。——它保全了遠東方面的紅軍實力，它保證了歐洲戰線抗德戰爭的勝利。

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受蘇聯共產黨的戰略指導的。在平時，它的活動中心是爭取和平，以掩護社會主義的國防建設；在戰前，它的活動中心是把握住國際間的矛盾對立關係，給蘇聯造成一般有利的形勢；在戰爭爆發後，它的活動中心是捐棄一切恩怨，儘可能爭取友邦的力量以加強自己的抵抗，儘可能分散敵人的壓力以取得賤價的勝利。總之，一切爲了勝利。英蘇的合作，伊朗的進軍，美蘇的攜手，以及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呼籲，都是根據這一個簡單的原理出發的。蘇聯的外交政策，比一切其它國家的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更能正確地把握現實。

第六章 軍事建設與其他建設的關係

在國防組織中，軍事當然是重要的一環，如果國際間一切紛爭不能完全用不流血的手段得到合理的解決，最後仍將訴諸武力。不管世界各國的政治家們怎樣努力以求建立永久的世界和平，都是一種夢想。公理與強權是不會和平相處的，在強權的眼裏，公理並沒有什麼價值；公理之所以成爲公理，是因爲公理的背後有強權作後盾，一旦公理背後的強權不在了，另外一個強權馬上就搖身一變而成爲公理。新的必然代替舊的，強的必然代替弱的，歷史在戰爭的軌道上前進着，國防之不能離開軍事，正和公理之不能沒有強權是一樣的。國家的國際地位，取決於國家的戰鬥力。

不過軍事組織並不能孤立地單獨地存在，它是一棵活的樹，必須生在肥沃的土地裏，必須有充分的陽光空氣，纔能夠發榮滋長。軍事建設離不開經濟建設、交通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軍事建設的基礎就建築在這四種重要因素上面，如果我們把軍事建設比作牛角，那末，經濟、交通、文化和政治就是牛的筋骨、血、肉和身體。牛角是牛的戰鬥武器，可是牛角是生長在牛的身上，而且必須生長在牛的身上，牠纔能發生戰鬥的效能，表現出牛的威力來。因此，我們可以這樣地說：有什麼樣的牛，就有什麼樣的角；有什麼樣的經濟條件、交通條件、

文化條件、政治條件，就有什麼樣的軍事組織。

現在再分開來說明軍事建設與其它各種建設的關係。

一 軍事與經濟

軍隊是由戰鬥員、武器、和裝備組織而成的。戰爭的勝敗，和軍隊的素質與數量有密切的關係，而軍隊的素質和數量是由戰鬥員的素質和數量加上武器裝備的素質與數量決定的。

第一等的戰爭必定由第一等的軍隊去執行，第一等的軍隊也就是不論在戰鬥員方面或武器裝備方面都很優越的軍隊。要建設第一等的軍隊，首先需要考慮的就是經濟問題。

一個優秀的戰鬥員，最基本的條件就是發育完全的強健的身體，要保證身體的完全發育，必須使他們得到充分的營養和適合衛生的必要物質條件。戰鬥員吃得胖，長得壯，打起仗來纔能以一當十，以百當千，衝鋒陷陣，所向無敵。可是，軍事組織是國防組織的一部分，戰鬥員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戰鬥員是從人民中間走出來的，如果人民的生活問題解決不了，長得骨瘦如柴，又矮又小，軍隊是不會強的。即令軍隊比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他們的身體並不因為穿上軍裝就會強壯起來。軍隊既然生根於人民之中，要想有健全的軍隊，須先有健全的人民。人民健全，軍隊的後備力量大，到作戰的時候，前方的軍隊死傷了，後方可以馬上補充，不致鬧兵源枯竭的恐慌。這種由人力所引起的經濟問題，就是民生問題。

健全的人民雖然有了，但軍隊却不能赤手空拳去打仗。現代的戰爭是機械的戰爭，是摩托的戰爭，誰的機械和摩托最多而且最好，誰就佔上風，打勝仗。機械和摩托又少又壞的一方，總免不了要吃大虧。如何使軍隊得到最優越最充足的武器和配備，是屬於經濟方面的事情，必須經濟問題有辦法，軍隊的武器和裝備問題纔能得到解決。

經濟條件是決定軍備狀態的，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決不會自己建立起來全盤摩托化的軍隊。因為摩托化的軍隊，是產業先進國家的產物，如果產業還沒有現代化而軍隊倒走到前面先行摩托化了，那末，這支摩托化的軍隊就等於無源之水，無根之草，它的生命和戰鬥力是很脆弱的。外援斷絕以後，士兵死一個少一個，摩托壞一架少一架，補充不上來，勝利的希望是很渺茫的，要想避免這種悲慘的結果，唯一的道路就是使經濟建設和軍事的要求適切地配合起來。軍隊要什麼，經濟就供給什麼；要多少，就供給多少，軍隊有了制勝的工具，便不愁因為物質缺乏而得不到勝利了。

怎樣使經濟建設配合軍事的需要呢？第一，國家必須澈底工業化；第二，工業必須軍事化。所謂澈底工業化的意思，就是用最新的技術武裝全國的工業、農業和運輸業，從原料的生產到商品的製造，全部過程統統採用現代的方法。現代的戰爭是大規模的和長期的搏鬥，沒有巨大的工業生產力，幾百萬乃至千餘萬的大軍便武裝不起來，便無法繼續不斷地使龐大的軍隊得到各種軍用必需品的供應。祇有整個經濟系統澈底工業化之後，纔能完成戰爭期間的重大任

務。

工業的高度發展使軍事建設有了可能，却並不能保證必能完成軍事建設。例如英美兩國的產業是很發達的，它們的工業生產力比德國和日本大得多。因為德日兩國的工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就作了幾年的戰爭準備，堆積了很多的軍需品，所以大戰之幕一揭開，德日兩國把平時堆起的武器一齊拿了出來，英美反而招架不住，吃了許多敗仗，必須經過兩三年的時間去動員全國的工業，纔能翻過身來，實行反攻。因為一般的工業祇是一種潛在的戰爭力量，戰爭潛力發展為戰爭力量，需要經過一段工業軍事化的時間，而平時就使全部工業從事戰爭準備的國家，是不用在戰爭爆發後再去改換工業裝備的。一個在平時準備得很充分的國家，很有可能把戰爭潛力大於它的敵人打敗，當它的敵人還沒有完成工業動員的時候。戰爭的勝負是由當前有效的軍事力量決定的，勝利的獲得，必須現錢現貨，概不賒欠。

戰爭潛力佔優勢的國家，若是在戰爭初期能夠支持得住，不遭受致命的打擊，拖得時間長，它會由劣勢轉為優勢，取得最後的勝利。但敵人很懂得這一點，在戰爭一開始，就以破壞對方的產業中心，奪取對方的戰爭資源地區為作戰目標，或是對於經濟資源貧乏的國家實行封鎖，以阻止它的經濟動員工作，使它窒息而死。

因此，眼光遠大的政治家在從事經濟建設的時候，不僅要配合軍事上的需要，同時還得正確地估計到未來戰爭的情勢，預先考慮到經濟中心地區的安全問題。史達林很早就知道蘇聯和

德國之間的戰爭是無法避免的，而且估計到在戰爭的初期德國必佔優勢，企圖奪取蘇聯的資源地帶，使蘇聯屈膝投降；所以他在實行五年計劃的時候，就決定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建立第二重工業和燃料工業的根據地，在伏爾加和烏拉爾之間開發第二個油礦區。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西部聶伯河、頓內次河流域和高加索的產業雖然損失很大，紅軍的作戰機構並沒有因經濟的窮困而崩潰。憑藉着大後方工廠和農場的加緊生產，使蘇聯紅軍粉碎了希特勒接二連三的大攻勢，並且有力量發動猛烈的反攻，得到輝煌的勝利。這就是經濟建設配合軍事需要和戰略戰術的一個好例子。

經濟資源貧乏的國家，爲了應付長期的戰爭，免得因敵人的封鎖而餓死，它必須思患預防，在平時就把自己最缺乏的各種必要資料大量地蓄積起來，到戰時再打開倉庫救急。使所儲藏的物資一點一滴都發揮極度的效能。德國的統制經濟戰前就實行了，日本對於鋼鐵和石油的購買和貯蓄，是拿拚命的精神幹的。它們經濟政策，時時刻刻在爲了備戰而努力，它們的前提，毫無疑義地是「軍事第一」。

二 軍事與交通

拿破崙曾經說過，軍隊的數量×（乘）速度，就等於戰鬥力。蘇聯的軍事專家特利安陀斐（Triandofilov）認爲現代的戰爭是一個前線不斷接濟的問題，是一個給養和運輸的問題。

換句話說，現代的戰爭工具是由兩種主要的因素決定的：一個是武器的生產，另一個是武器的運輸。戰鬥員，武器，交通工具適當地配合起來，纔能作戰。

戰爭也可以說是戰爭資源的生產和運輸的比賽過程，假使交戰國雙方的人力物力是相等的，戰爭的勝利往往由運動的速度來決定，誰的軍隊集中得快，展開得快，誰就比較容易取得勝利。當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的時候，老毛奇之所以能夠在兩個月之內擊敗拿破崙第三，就是因為老毛奇把握住了鐵道這一種有效的交通工具，他想出一套運輸的方法，使普魯士的軍隊集中得快，展開得快；拿破崙第三在軍隊的動員和戰爭準備上都落了後，倉惶應戰，色當一役，弄得全線崩潰，不可收拾，祇好向威廉第一請降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霞飛元帥以為德軍的主力在左翼，所以把法國的大軍集中在南部戰線去抵擋它，那曉得德國第一軍第二軍組成的強大兵團，却越過比利時壓迫上來，銳不可當。霞飛元帥看見形勢非常危險，便改變作戰計劃，令法比邊境的法國第五軍趕快向南退却，一氣退到馬魯乃河纔站得住腳，展開大戰。霞飛元帥乘巴黎岌岌可危的時候，集中大批的火車汽車，用最迅速的手段把南部戰線的生力軍抽調一部到凡爾登巴黎前線，並且拿出一支騎兵由巴黎西北方迂迴德軍的右翼，在德軍的背後打了一拳。德軍招架不住，全線敗退。法國為什麼能夠轉敗為勝呢？就是因為霞飛元帥接受了普法戰爭的教訓，善於運用各種交通工具，北部軍隊撤退得快，保全了實力，南部兵力轉移得快，加強了法軍的左翼。若不是法軍參謀部有一套最好的鐵道運輸方法，法蘭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的命運就很難說了。

由普法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軍隊的運輸，以鐵道為主要工具，可以稱之為鐵道的戰爭。法國的將軍們不知道時代已經變了，他們以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是鐵道的戰爭，所以在一九四〇年春天，西線大戰開始的時候，他們判斷，德國的軍隊是不會由色當突破法國的防線的，因為這一帶的鐵道很少。不料德國的主力偏偏從色當和歧維特（Meuse）衝進法國，長驅直入，將法國切成兩半，造成同盟國百萬大軍全被包圍的奇蹟。原來德國這支突擊部隊是由五個裝甲師團，兩三個機械化師團，幾個摩托化師團，幾個機器腳踏車隊，和大批的航空部隊組織而成的，它們所進行的是一種摩托化的運動戰，是一種新型的戰爭。鐵道戰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新型的運動戰是以空中摩托，陸上摩托，和海上摩托的協同動作為基礎的，摩托是交通工具，同時也是作戰武器。飛機在天空中可以自由飛翔，輪船在海洋裏可以自由航行，幾乎不受什麼限制，坦克車的活動範圍也是很大的，祇有火車和汽車纔離不開牠們行進的軌道。現在歐美各國軍隊已配備有水陸兩用坦克車，有軌無軌及爬山三用坦克車，水陸兩用汽車；德國克爾美葉台架（Columbergerhaube）的發明，連火車也可以離開鐵道在公路上亂跑了。隨着軍事的需要，交通工具性能的改進，是沒有止境的。

戰爭既然無法避免，為了生存和勝利，世界各國的交通政策和軍事建設是平行發展的。公

路鐵路的建築和改善，航海路線的開闢，都必須首從戰略的觀點上去考慮，福利已經成爲次要的問題。祇要是戰略的樞紐，必然成爲交通的樞紐。德國東部的鐵路是密如蛛網了，爲了要想在對法作戰時的軍隊動員和展開比法國佔先一步，還要加開橫三豎四的公路以輔助運輸。任何人都曉得西伯利亞是荒涼得可怕的，就經濟需要而論，一條西伯利亞大鐵路已經足夠了。可是蘇聯要準備應付日本的侵略，準備在未來的蘇日戰爭中獲勝，不能不耗費五年的時間和無數的金錢，將西伯利亞大鐵路由單線改爲雙線，另外又建築了一條長達五千英里的輔助線，縱然西伯利亞鐵路被日軍切斷了，紅軍的運輸也不致斷絕。同時，紅軍已經大規模地摩托化，高度地摩托化了，在飛機和裝甲兵團的時代，軍隊對於鐵路運輸的依賴性，已經大爲減小。我們應該還記得，地中海裏的克里特島是德國空軍陸戰隊佔領的，被囚禁的莫索里尼是德國用傘兵搶去的，希特勒在突尼西亞戰爭中還使用過他的空運袖珍裝甲師。美國的滑翔列車，已經試驗成功，運輸機的載重力也與日俱增，航空事業在交通方面的重要性，在特殊的時間空間，已使海運和陸運望塵莫及。最有利的條件，是迅速和自由，飛機的行動不受交通線和地形地物的限制。

就運輸力而論，鐵路和輪船要比飛機大得多，現代的戰爭是鳥、蟲、魚的戰爭。坦克、大礮、船舶、飛機，是決定命運的作戰物質。汽車火車雖然重要，然而，牠們是比較單純的交通工具。牠們並不直接參加作戰，一般的任務是運輸人員和物質。

戰爭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另一種形式，它正確地反映出人類的社會生活。今天的戰爭，是動的，不是靜的；是以動制動的，不是以靜制動的。如何纔能動得起來？惟一的決定因素，就是流動性的物質——摩托。摩托化的戰爭基礎，建築在摩托化的社會生活裏。

在作戰期間，整個國家的運動達到最緊張的階段，前方和後方，工場和農場，人力和物力，都需要隨時互相調劑。交通組織不健全的國家，這一塊患充血病，那一塊患貧血病，又有些地方患瘰癧病，消化也不良，大小便也不暢通，除非敵人比它更糟，否則它便沒有資格取勝。戰勝的國家，它的生產系統和運輸系統應該是和軍事行動配合得天衣無縫的。

三 軍事與文化

把戰爭當作單純的鬥力的活動，以為這種鬥力的活動應當由一羣身體粗壯而頭腦簡單的動物去執行，是一種很大的錯誤。中國人腦子裏對於「丘八」的印象很深，而且很壞，幾乎一提起軍人馬上就會聯想到「老粗」，這種觀念必須澈底糾正。中國歷史上向來都以智將或儒將為軍人的典型，有勇無謀的將帥，並不被社會重視，他們的價值是很低的。我們還記得，楚霸王項羽以拔山蓋世之雄，百戰百勝，最後還是被鬥智不鬥力的劉邦打敗了。可見智力——也就是文化力——在戰爭中的價值是很重要的，越是近代的戰爭，越要求軍人有豐富的知識和卓越的智慧。

從前的戰爭是在地面上進行的，現在的戰爭，除了地面部隊以外，還有海軍和空軍，在海洋上和天空中作戰。一個普通的士兵，必須知道很多的事情，然後纔能打仗。陸軍有地面作戰的必要知識，海軍有海上作戰的必要知識，空軍有空中作戰的必要知識，戰爭使每一個軍人感覺到應當知道的事物太多，而他所能夠知道的或已經知道的事物太少。因為現代戰爭是各種專門的兵種的聯合行動，地面部隊不僅對地面部隊作戰，它還要對空中的敵人和海上的敵人作戰。同時，陸軍和海軍都附有航空隊，海軍和空軍都附有陸戰隊，陸海空軍是分立的又是綜合的，彼此之間，界限並不太嚴。一個士兵，既要注意掩蔽自己，又要用心發現敵人；既要對付敵人的炮兵、步兵，又要防禦敵人的飛機、坦克。他不但必須有知識，而且必須有多種多樣的知識。

武器的機械化和摩托化，同樣要求軍人有較高的文化水準。士兵必須了解他們所使用的複雜武器的構造和性能，他們必須具備使用牠修理牠的熟練技術。最複雜的武器，像飛機和坦克，一個士兵祇能運用整個機構的一部分，駕駛兵專管駕駛，通訊兵專管通訊，射擊兵專管射擊，可是他們對於其它部門的技術也不能不會，在戰爭的時候，假使有一部分人陣亡了，整個戰爭機器的活動仍舊能繼續下去。所以標準的戰鬥員，必須是專精而又全能的機械師。軍人的體力既大部被機械摩托代替，他們就得向提高技術和增進知識方面努力。頭腦簡單的軍人時代已經過去了，新時代的軍人不是「老粗」，而是「老細」。

也可以說是道德動員。只要士兵們澈底明瞭，他們打仗是為國家民族打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打的，不是為了長官的升官發財而打的，假使沒有人在背後監督他們，鞭策他們，他們還是會認真地奮勇作戰的。

這種民主的戰士精神的養成，完全依賴着充分的軍隊政治教育。新軍人的武德和高度的政治自覺是分不開的。

軍事建設是物質和精神並重的。最基本的工作不是供給軍隊各種現代的物質配備，而是訓練軍隊使他們具備現代軍人的頭腦和思想。有了現代的頭腦和思想，物質配備纔能發揮高度的效能，使用在最需要最有用的地方。怎樣去武裝軍人的頭腦呢？起碼的工作就是掃除文盲。

文字是傳播知識和技術的工具，一個識字的人比不識字的人更容易吸收軍事知識，學習軍事技術，灌輸主義和思想。教育不普及，人民文化水準太低的國家，建設一支政治化摩托化的軍隊是非常困難的。專制和自私的統制者往往在政治方面希望人民愚昧，愚昧纔容易欺騙統治；在軍事方面則希望士兵聰明，聰明纔容易訓練成素質優良的軍隊，所向無敵。然而，素質優良的軍隊是由素質優良的人民當中產生出來的，愚昧無知的人民絕對產生不出良好的軍隊。一個人的眼睛能夠祇見月亮不見太陽嗎？如果不能夠，那末，要想人民在軍事方面聰明，在政治方面愚昧，也是不能夠的。人民的文化水準越高，眼睛越明，認識越透澈，學習力越強。他們有了豐富的知識，便自然會發生政治興趣，由政治興趣產生政治思想，由政治思想形成政治

信仰。一個國家的軍事制度若能建築在人民的政治信仰上面，這種政治信仰立刻就成爲軍事力量。

文與武是分不開的，教育與軍事是分不開的。國民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生活的水準的提高，直接的工作是掃除「文盲」，間接的工作是掃除「武盲」。文盲一掃除，武盲自然就消滅了。

四 軍事與政治

軍備是鞏固政權的工具，國家要向外發展，沒有軍備是不行的。國家要防禦敵國侵略，沒有軍備也是不行的。軍備強大的國家，國家對外政策可以用外交方式達到目的；軍備薄弱的國家，外交家的嘴巴就是說得天花亂墜也不容易引起對方的注意，發生預期的效果。因爲政治手段的效力大半是由軍備力量決定的，政治技術祇佔一小部分。等到政治手段失掉效用的時候，正像俗話所說的「圖窮匕現」，大家祇好拿出武力來貫徹各自的政治意志。克勞茨維茲的名言，「戰爭是政治以外的另一種手段的政治的繼續」，很可以引用來說明軍事建設與政治建設的關係。

政治分爲內政外交兩面，內政的對象是全國的人民，外政的對象是全世界的國家。不論是內政或是外交，都有兩種作用：一種是積極的，一種是消極的。積極的作用在求發展，消極的目的在求生存。然而，在方法的運用上，積極的目的有時節也可以用消極的手段達到，消極的

願望也往往必須用積極的行動纔能滿足。

外交的力量是由軍備的強弱決定的，軍備的強弱是由政治效率的高低決定的。軍事建設必須用政治力量去完成，如果政治不能夠把全國的人力資源、經濟資源、和精神資源組織起來，以從事軍事建設，軍事建設便沒有成功的希望。

可是，軍事建設的目標在造成強大的武力作為推行國策的工具。武力的大小強弱，是由許多國家軍備的大小對比而定的。因此，一個國家絕對不希望在國策上和它衝突的國家擁有強大的武力，當這個有敵對可能的國家從事軍事建設的時候，它必定千方百計地去干涉，去破壞，去阻止。例如：中國在北方或長江下游建築幾條鐵路公路，設立幾個與軍需工業有關的工廠，日本都要向我們提出警告，說我們是準備對日；甚至連我們改革財政幣制，實施國民軍事訓練，舉借一筆外債，日本都要干涉，說中國政府和它作對。因此，當軍事建設還沒有完成的期間，必須運用外交手腕，爭取一段和平時間，避免和敵對的發生武力衝突，寧願事事忍耐，退步，吃一點兒小虧，不可輕易動用力量尚未充實的軍備。軍事建設若沒有外交擁護，是很容易使九仞之牆功虧一簣的。

軍事建設的完成，可以使國家成爲一個獨立的戰鬪單位。但，今天的國際利害關係非常複雜，尺地寸土的爭奪，都影響到許多國家的利益。戰爭一發生，若干利害相同的國家必然聯合起來與另一羣利害相同的國家互相殘殺。現代的戰爭是全球性的集團戰爭，兩個交戰國對壘的

時代已成過去，任何國家若想在今後的世界求生，謀發展，都需要適應戰爭的趨勢，把握着國際間的矛盾對立關係，及早與利害一致的國家締結軍事同盟。

締結軍事同盟與掩護軍事建設，是一國外交方面同等重要的雙重任務，與國的援助可以使軍事建設，有強大的軍備作本錢，更容易找到盟友，免得孤獨地走向戰爭。很顯然地，在集團戰爭中，與國越多的兵力越強的集團，勝利的可能性是越有保證的。

戰爭是殘酷的，可怕的，它要求全國人民拋棄安靜而幸福的生活，去從事殘酷而可怕的戰爭。戰爭要求全國的人民熱烈地支持它，使他們爭先恐後地犧牲生命財產，一切都不需要，在戰爭中唯一的希望就是戰勝。政治家爲了要滿足軍事上的要求，保證戰爭的勝利，他們老早地就得開發精神資源，蓄積仇恨，培養人民愛國的熱情，使他們同仇敵愾，瘋狂地走上前線，笑着去死，因爲死可以保護民族的自由，增加祖國的光榮。可是每一個人都有求生的願望，都有一個自私自利的小我觀念，假使愛國的熱情壓不倒個人的求生願望，人民是不會擁護戰爭的。政治家是一架發動機，他需要以最大的忍耐去在人民的思想裏撒下仇恨的種子，燃燒起愛國的熱情，並隨時檢點估計，看對敵人恨不恨，恨到什麼程度；測驗人民對於戰爭的態度，診斷民氣士氣是不是夠強。我們研究一番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政治準備，就可以證明引導人民擁護戰爭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種工作需要技巧，同時像燒滾一鍋開水一樣，也需要一段必經的過程。

九一八事變發生，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就發表聲明，認為東北問題有引起美日太平洋戰爭的可能，對日本以武力在東三省所造成的任何情勢、條約、或協定，宣布了一個「不承認」政策。七七事變以後，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發表重要的「檢疫」演說，告訴美國人民，「戰爭乃一種傳染病，能蔓延到距離衝突開始地點極為遙遠的國家」，他提醒美國人民，「現存的恐怖情勢，以及國際間的無法紀狀態，已達到文明基礎遭受嚴重威脅的程度，任何人都不能想像美洲能夠逃脫這種情勢，或以為西半球不致遭受攻擊。」

一九三八年一月，羅斯福總統以他國正在聚積海軍軍備為理由，要求國會授權充分加強陸海軍軍備，以作「適當防禦」；七月，美國陸軍參謀長克萊格上將 (Malin Craig) 向國會報告，美國正規軍在世界各國常備軍中，僅列於第十八位。

慕尼黑會議以後，羅斯福總統告訴代表美國人民的國會：世界已經縮小了，而進攻武器也達到牠極迅速的程度，祇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拒絕在會議席上解決它的苦悶，其它任何國家就不能過平安日子了。他要求國會趕快撥一筆經費，實行「國防需要的最低限度計劃」，以免「遭受我們信義和人道的敵人的包圍」。

德波戰爭爆發了，羅斯福總統聲明美國繼續保守中立，可是他巧妙地說明，他不能要求每一個美國人在思想上也保持中立。他告訴國會，美國人民的日常生活，勢將感受他洲事件的震動。法蘭西危險了，美國決定以物資供應暴力的反抗者。法蘭西投降了，赫爾叫喊着：「我們

政治來決定的，政治配合軍事是不成問題的。蘇聯共產黨老早就把人民的思想訓練好了，每一個蘇聯人民都曉得他們的環境，都曉得不鬥爭就不能生存，都曉得誰是他們的敵人。我們與其說蘇聯的政治行動是配合軍事，毋寧說蘇聯的軍事建設是爲的配合政治。蘇聯的戰爭理論是擁護克勞茨維茲「戰爭是政治以外的另一手段的政治的繼續」的觀點的。

第七章 軍事建設的實際問題

一 標準的陸海空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有很多血淋淋的事實可以說明兩種不同時代的軍隊一旦在戰場上遭遇，落伍的軍隊往往是不堪一擊。希特勒的閃擊戰術，在波蘭戰爭、那威戰爭、法蘭西戰爭和巴爾幹戰爭中都是勝利的，為什麼自命不可被戰敗的納粹軍隊在進攻蘇聯的時候就碰了釘子，遭遇到一連串的失敗呢？為什麼英國軍隊在法蘭西戰爭中是那樣地狼狽，過了三年，英美聯軍反而能夠把強大的隆美爾軍團逐出北非大陸造成輝煌的勝利呢？

希特勒閃擊戰術在蘇聯之所以失掉效用，不能夠拿蘇聯的大空間來解釋，主要的原因應當是由於紅軍優良的素質和技術裝備構成了堅強的抵抗力量，而這種抵抗力量和希特勒進攻的力量幾乎是相等的；後來，紅軍的戰鬥力迅速增長，使戰局由劣勢逐漸轉為優勢，納粹德國的軍隊纔遭到紅軍猛烈的反擊。英國軍隊的先敗後勝，也祇有從素質和技術裝備的進化上纔能找到正確的解釋，在這兩方面，法蘭西戰爭時期的英國軍隊和北非戰爭時期的英國軍隊，是迥乎不同的。

數量自然也是決定戰鬥力的因素之一，然而近代科學和技術的驚人成就，大大地降低了它在戰鬥力構成中的原有對比。正如千百隻麻雀之不能夠驅逐一隻老鷹一樣，一支素質和技術裝備過於低劣的軍隊，想用數量來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數量祇有在素質相差不過的情況之下纔有顯著的效力，如果軍隊的素質和技術裝備等是對等的，數量優越的一方自然容易在戰場上取得勝利。

因此，一個國家除非甘願在現代戰爭的漩渦裏陷於滅亡；否則，它必須根本放棄以血肉戰勝鋼鐵的陳腐觀念，集中一切力量去建設標準的、現代化的陸海空軍。

所謂標準的陸海空軍的「標準」兩個字，有很多的意思，概括起來，可以分爲素質的，組織的，數量的三種。素質的和組織的標準是由客觀的時代背景來決定的，數量的標準是由一國的國防政策來決定的。素質的和組織的標準又可以分作兩方面來說明它：一方面是絕對的，另一方面是相對的。絕對的標準是以取得世界軍備的領導地位爲目的，在素質上和組織上壓倒任何其它的國家，不論那些國家是敵國或是友邦，都得跟在它的背後走。舉例來說，德國和蘇聯就是這樣的國家。——納粹德國懷抱征服世界的野心，爲了實行征服世界，不能不造成一架進行征服工作所必需的戰爭機器，使它具有粉碎一切敵對的軍事組織的威力；蘇聯呢，它的敵人都擁有最進步的最龐大的戰爭機器，不論是消極地防衛社會主義祖國的安全也好，或是積極地保證社會主義世界革命成功也好，都不能不建設效率最高的軍備。至於相對的標準，則以趕上

並超過敵國軍備的素質爲目的，敵國一變，標準也就變了。例如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它的軍備以壓倒中國爲標準；甲午戰爭以後，它的軍備以壓倒俄國爲標準；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它的軍備在海軍方面便以壓倒英美爲標準，即是因敵而異。相對標準和絕對標準的不同之點，在於前者不汲汲於爭取世界軍備的領導權，後者認爲領導權的奪取是必需的。不過，兩個高度工業化國家的軍備競爭，可以說是兩種標準的合一。

數量的標準是主觀願望與客觀條件的綜合。換句話說，就是可能辦得到的必需數量。英國海軍建設的標準是「二強政策」，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海軍擴充得很快，使英國的二強政策保持不住了，所以戰後的華盛頓海軍條約，規定英美海軍平等，英、美、日三國的海軍噸數依照五——五——三的比例。日本的造艦能力比英美要好幾倍，而主觀的願望却要求打倒英美，把「三」變爲「十」，即使是必需的數量，然而事實上是辦不到的。

中國是一個技術貧乏實業落後的國家，資源雖富，製造不成現代的戰爭武器；人口雖多，苦於沒有良好的新式裝備。因此，中國建軍的標準，在陸海空軍的素質方面取得世界軍備的領導地位最短期間是辦不到的，第一步祇能採取相對的標準，學習世界上最進步的技術，先求趕上敵人，再求超越敵人。

我們永遠愛好和平，不希望侵略別的國家。然而，爲了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保證全國人民能夠在光榮的和平空氣裏生存發展，必須擁有各種最佳的現代化國防軍。誰來侵犯我

們，就同誰面對面地拼命；敵人從什麼地方進攻，就從什麼地方迎擊他。

中國要求生存，中國要求安全，無論如何艱難困苦，無論付多大的代價，我們非趕快建設成功有保衛國家民族生存安全能力的新型陸海空軍不可。在技術裝備和數量上，均須以壓倒敵人為標準，當技術裝備尙未能普遍地適合要求的時期，必須一面積極地提高軍隊的素質，一面消極地發展數量，以補救戰鬥力之不足。因此，在整軍過程中，新舊兩種型式的軍隊——也就是說新舊兩種標準的軍隊並存的局面，是不能避免的。其結果，新的必然全部代替舊的。

陸海空軍的標準是可變的，富有彈性的，主觀的願望和客觀的條件一變，標準也就變了。祇有「現代的進步的和可能的」纔是標準的，它是軍事科學和技術科學前進的軌跡。

二 完成軍事建設的必要條件

建軍標準的確定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前面所提到的，僅僅是抽象的原則；若要進一步研究如何建軍問題，必須先把握住幾項基本的條件，使我們腦子裏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就是說，我們必須自己能夠回答得出：中國未來可能遭遇到的是什麼樣的敵人？我們和敵人所進行的戰爭是那種性質的戰爭？未來戰爭的戰場在那裏？應付未來的戰爭必須使用那種型式的作戰工具？在未來戰爭中取勝最好而且需要採取那一種戰略戰術。

這些問題當然不是隨隨便便可以回答的，我所以要提出來，就是要使讀者曉得軍備的建設

應當以這些問題的答案為根據，除了一般的原則的適應之外，還需要通過若干特殊情況的考慮的。

軍備是貫徹國策在戰爭中制勝的工具，我們知道，不但海洋戰爭與大陸戰爭所使用的工具不同，即使單就大陸性戰爭而言，沙漠戰、平原戰、湖沼戰、河川戰、山地戰所使用的工具也不相同，在戰術戰略方面是攻擊或是防禦，是陣地戰或是運動戰，對於作戰工具的性能和型式也有很大的關係。

敵人，戰場，戰略戰術，和戰鬥條件是決定軍事建設的。軍隊的教育，技術裝備和組織，一切活動和設施，均以滿足戰爭的實際需要為最高目標，軍事建設必須先確定目標再選擇手段的，不可先有了手段，然後再尋找目的。

現代戰爭和古老戰爭完全不同，古今戰爭的不同之點，最基本的變化是由軍隊的裝備引起的。現在的軍隊完全用鋼鐵武裝起來了，軍隊的好壞，要從鋼鐵所佔的比重的大小去估計。武裝軍隊的鋼鐵並不是死物，牠們也是有生命的，能夠運動的，技術化了的機械和摩托。因為機械和摩托在現代戰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一般軍事家都認為現代戰爭是機械和摩托的戰爭。摩托的普遍使用的軍事部門，大大地加強了軍隊的運動力，防禦力和捶擊力，提高了武器毀滅和殺傷的效能。表面上看來，戰爭無非是空中摩托、地面摩托和海上摩托的綜合活動，實際上，各種摩托也有許多的門類，每一種型式的摩托都有牠特殊的功用。同是一樣的空軍和海

軍，攻勢作戰和守勢作戰，近距離作戰和遠離根據地作戰所需要的武器裝備是並不相同的。例如，轟炸機主要是一種進攻的武器，而驅逐機的主要作用是在防禦；採取攻勢的空軍，轟炸機自然要佔較大的比例，守勢的空軍，則偏重在發展防衛空中安全的驅逐機。近距離作戰，用不着遠程的飛機，如果敵人離得很遠，飛機的續航力就大有關係。海軍艦的火力、裝甲、速率和活動也是由戰鬥條件決定的。至於陸軍，在進行固定的陣地戰的時候，重砲和重機關鎗的射程長，火力大，實在是理想的武器；可是採用閃電戰術的軍隊，他們所需要的是輕的，便於攜帶的，耗費彈藥較少的自動器武，野戰重砲已經被空中砲兵代替了。沙漠戰的部隊有一套適合於沙漠戰的裝備，河川戰有一套適合於河川戰的裝備，山地戰有一套適合於山地戰的裝備；寒帶和熱帶的軍隊，裝備固然不同；夜間戰鬥和白天打仗的軍隊，裝備也是不同的。

所以現代的軍隊不但需要機械化摩托化的全副武裝，尤其需要適合於一切戰鬥條件的物質配備。

由飛機、坦克、大砲、兵艦主演的現代戰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並沒有因為機械摩托重要性的增加而降低，雖然機械直接地代替了一部分的人力，可是戰爭的目的並不是毀滅敵人的技術裝備，而是戰勝技術裝備所攜帶的所掩護的敵人。戰爭的技術隨裝備的進步而進步着，愈是構造複雜威力強大的摩托，越需要訓練的腦和手去運用牠。摩托離開了人，就成爲一堆廢物。技術裝備和精通如何運用技術裝備的人配合起來，纔能成爲一個健全的細胞，無數戰鬥細

胞歸納到縝密的組織系統裏，纔能成爲現代的軍隊；現代的軍隊掌握在健全的軍官幹部和一羣卓越的軍事專家所組成的統帥部手裏，纔能充分發揮戰爭的效能。

軍事教育的任務，在今天是更加重大了，它必須賦予每個戰鬥員以熟練的技術，特別重要的是使每個戰鬥員有一具能夠自己思想的頭腦。士兵的技術在控制他的武器，幹部的技術在控制人與物集結而成的組織，統帥的技術在控制若干組織集結而成的作戰機構。武器的不斷發展，把軍人的知識水準和技術水準也提高了，摩托戰爭自然而然的將士兵分成小組。由一位總司令絞腦汁發號施令的時代已成過去，訓練和教育必須特別着重下級幹部，使每一個士兵都能夠用思想支配自己，安排自己的任務，在戰鬥中發揮主動性。

戰鬥力取決於武器裝備的優劣，士兵將帥的素質，組織的優劣和數量。武器裝備的素質與生產技術有密切關係，士兵和幹部的素質則完全以訓練和教育爲轉移。軍事教育必須使各色各樣的戰鬥員和指揮員訓練成各色各樣的技術家和機械師，使每一個人都精明強幹，有耐心，有毅力，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表現自己。

軍事教育應當注意發展中國傳統的國民性，把中華民族優良的品質灌輸到全體軍人的血液裏。豪俠、武勇、忠誠、勤勞、樸實、愛名譽、守紀律、貫徹始終，腳踏實地，都是一個良好的軍人所應當具備的必要條件。而三民主義政治的特殊性所融鑄而成的大無畏精神，也就是以自由、平等、博愛爲出發點的不做奴隸的精神，也必須在軍隊中盡量提高它，充分發揮它，使

不再是軍人的儲藏所，而是製造軍人的工廠；造成以後，就分散到永不腐爛的倉庫裏，到需要的時候，再行召集。就財政和經濟的觀點來看，徵兵制度的效率是比義勇兵制度要高出許多倍的。假定一個國家經常需要一百萬常備軍，在二十年後作戰，招募兵的辦法，能夠上前線的軍隊仍舊是一百萬；若照徵兵的辦法，採用二年在伍制，每年有五十萬新兵入伍，有五十萬老兵除隊，二十年後作戰，就可以動員一千萬人。而國家財政的開支並不增加，效率的高低却是一與十之比。

中國的人口有四萬五千萬之多，兵源無窮，人力的後備毫無問題。假定我們需要常備軍一百二十萬人，採用二年在伍制，每年應徵入伍的壯丁不過六十萬人。而適齡壯丁的數目，若照人口數目百分之一的標準計算，每年應有四百五十萬人。下餘的三百九十萬人作什麼呢？我的意見是這樣的：

第一，中國必須利用壯丁數量上的優越條件，採取精兵主義，將士兵的體格水準和智力水準定得高一點，檢查得嚴格一點，以改善軍隊的素質。

第二，中國人一般的體力較弱，生理方面發育成熟得遲，而衰老得早，精力充沛的時間很短。在積極的社會保健運動成效未著以前不能不適應人民的體力條件，提現役兵的年齡，縮短服役的期限。由二十歲起應徵入伍，現役二年，預備役八年，後備役六年，國民兵役二年，到三十八歲服役期滿。這也是提高軍隊素質的一種手段。

第三，戰爭不但需要無窮的人力後備，同時也需要龐大的工業資源，人力戰、交通戰、生產戰構成現代戰爭的骨幹。在前方是人與物配合作戰，在後方必須使軍事訓練與生產訓練配合，纔能保證人力與物力在質量兩方面的平衡發展。國防建設的成功，軍事化與工業化是兩個基本條件，因此，在人力訓練必須針對着國家的迫切需要，實行作戰與作工的雙重兵役制度，凡是適齡的壯丁，在徵召入伍定額以外的，一律改服工役，接受嚴格的生產訓練。

工役制度是兵役制度的一隻臂膀，它可以補救軍事訓練的不足，也可以為工業的軍事化打下一個人力方面的基礎。國家的工業化是需要巨大的勞動力的，工役制度就是解決勞動力問題最好的辦法。它可以寓軍事訓練於生產訓練，在服工役期間，實行軍事管理，使工人過着有組織的紀律生活，絕對服從政府的支配調遣。如果服役期限定為四年，將額外的三百九十萬壯丁全部組織起來，那麼，這一支龐大的勞動軍的人數就有一千五百六十萬之多，政府掌握着龐大的勞動軍去從事國防經濟建設，不論開礦也好，築路也好，建立重工業、化學工業、電氣工業也好，效率都是很大的。

經過四年的長期訓練，他們中間至少有一半可以成為熟練的下級技術幹部或工程師，將這些軍事化的技術工人投到社會生產事業裏面，不知道將增加國家好大的機動力量。在作戰的時候，勞動軍同樣地有應政府徵召擔任後方勤務的義務，發揮高度的戰爭效能。

在兵役制度方面，也可以適應中國的特殊情況，於徵兵制之外，保留一部分志願兵。戰爭

摩托的運用，需要精練的技術，空軍和海軍的訓練更加困難。在社會技術水準還沒有普遍提高的時候，爲了保持軍隊的技術水準，應當暫時地將士兵分爲普通兵和技術兵兩種，在技術兵裏面保留一部份優秀的志願兵，作爲基幹。這種折衷的辦法，對於技術落後的國家，是很需要的。

四 軍事幹部的培養

軍官幹部和士兵——不論是現役的或後備的，都需要在數量上和素質上保持適度的比例。有數量龐大的士兵而沒有龐大的軍官幹部，固然建立不起來良好的軍事組織；如果組織軍隊、訓練軍隊、指揮軍隊的軍官幹部人員的知識也不行，技術也不行，樣樣都跟不上時代，人數再多一點，也提高不了軍隊的戰鬪力。

第一等的軍隊需要第一等的裝備、第一等的組織、第一等的技術、第一等的軍官去指揮。士兵、武裝、組織，訓練和幹部，都是決定軍隊戰鬪力強弱的重要因素。中國有句俗語：「強將手下無弱兵」，可說明軍隊的好壞是以幹部爲轉移的。我們放開眼界去看一看世界，絕對找不出幹部不優越而能創造出頭等軍隊的先例，沒有那一個擁有強大武力的國家不特別注重軍官幹部的培養的。

舉例來說，普魯士的軍隊曾經打敗過法國英雄拿破崙，是人人都曉得的。拿破崙馳騁歐洲

大陸，聲勢赫赫，爲什麼會敗於普魯士軍隊之手呢？因爲普魯士在當時出了幾位名將——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哥奈施瑙（Gneisenau）、布留赫爾（Blücher）、和克勞茨維茲等人，在他們的組織訓練和指揮之下，使普魯士軍隊成爲擊敗拿破崙的頭等軍隊。普魯士軍隊的好處一方面是士兵的勇猛，一方面是各級幹部的優良，而士兵的勇猛是由優良的幹部訓練而成的。德意志繼承着普魯士的軍事傳統，特別注重軍官幹部的培養，所以德國歷代都有偉大的將帥，德國的軍隊，在世界上老保持着頭等的地位。

再說蘇聯。蘇聯的軍隊這一回之打敗希特勒，也不是偶然的。在十月革命以後的長期內戰和列強武裝干涉時期，紅軍裏面已經鍛鍊出不少優越的幹部，如福隆澤、伏羅希洛夫、杜嘉乞夫斯基、布登尼、提摩盛科等，都是最傑出的人物；另外還有一大批從事紅軍政治訓練的活動家，如列寧、托洛斯基、史達林、莫洛托夫、米科揚、基洛夫、加里寧、斯維爾德洛夫、卡甘諾維赤、史丹諾夫、安得烈夫等，他們在紅軍裏面灌輸革命思想，培植紀律精神，鼓舞戰鬥情緒，把紅軍組織得像鋼鐵一般堅強。在進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的時候，蘇聯又將原有的紅軍澈底地整理過，並運用特殊的教育方法，訓練了成千成萬的優秀幹部，於是紅軍的組織機構便更加緊實，更加健全起來。德蘇兩國建軍的方式雖然不同，在培養良好的軍官作爲良好軍隊的骨幹這一點上，它們的做法却是一樣的。

歸結起來，德蘇兩國的軍隊之所以成爲頭等的軍隊，德蘇兩國的軍隊之所以能夠表現出輝

煌的戰績，是因為它們建軍的方法好，它們培養幹部的方法好。我們要想建立足以和任何強國的隊伍媲美的國軍，也得注意到建軍的方法。方法不好，理想的國軍便建立不起來。

我們中國的軍事建設，已有很長的歷史，並且已經組織起來幾百萬軍隊，為什麼大家還要討論建軍問題呢？這是不是一種矛盾的現象呢？我想大家所以還要研究如何建軍，顯然是對於現有的軍隊，並不認為滿意。現有的軍隊的缺點是很不少的，在幹部方面，也有兩個比較顯著的缺點存在着：

第一，高級軍官、中級軍官、下級軍官的學識差不多是一樣的，他們的不同之點，在於階級的懸殊，不在學識能力的高低。行伍出身的軍官，也可以逐步晉升為總司令，指揮幾十萬大軍，因為他在軍隊中的時間久了，經驗和閱歷很豐富，他用兵的才能，都是從自身的經驗中提煉出來的。經驗的價值，任何人都不能否認；不過，軍事學術的內容太複雜了，進步得太快，單憑個人有限的經驗，實在不足以應付戰爭中千頭萬緒的事變。下級對上級，部下對長官既沒有尊之為師心悅誠服的觀念，軍隊的統率和指揮，便不能不靠盲目的階級服從以保持並提高上級長官的威信和權力。這種軍隊的素質，是不能和國際上的標準軍隊相比的。

第二，各級軍官的學識既然無大差異，因而在職位的晉升和階級的銓敘方面便沒有方法避免感情用事。採取純客觀的人才主義。軍隊的指揮官，不一定就有指揮軍隊的才幹；真正有本領的，又往往得不到表現的機會。學識能力與職位不能相稱，最有用的人不能擺在最有用的地

方，軍隊的戰鬥力如何能提得高呢？

因此，我們要改造現有的軍隊，必須注意兩點：（一）中國國防軍，應以國際軍隊為標準；標準低了，軍隊再多也沒有用處。（二）幹部的素質，應保持一定的水準，使各級幹部的學識能力，能夠跟上時代，隨時代的進步而進步。

軍隊幹部的好壞，與軍事教育制度有密切關係。從前中國採取一級學制，軍官學校修業的期限很長，從下級軍官到高級統帥的學術，統統要在軍官學校裏一次學完，畢業以後就不再進修了，由充當見習班長、而排長、而連長、而營長、而團長、而旅長、師長、軍長、一直升到總司令，所用的知識學術，都是一樣的。這種制度，最不科學，也最不合理。今後要建設頭等的國防軍，非改弦更張採取多級學制不可。

多級學制的特色在使理論與實踐配合，一面學，一面做；學一段，做一段，再學一段；需要多少，學習多少；學到多少，用到多少；既沒有無用的學術，也沒有不學無術的軍官。時代前進一步，軍官們的學術也跟着前進一步，在人生不斷的戰鬥過程中，他們永遠不會落伍。

具體地說，多級學制的辦法是這樣的：

(一) 選拔體格健全、品行端正、科學知識豐富的高中畢業生，送入軍官學校，先當候補生，編入軍官總隊。學習各種普通的和基本的軍事學術，打下很好的底子，這一階段名爲軍官預備教育，不分科，時間爲六個月。

(二) 預備教育期滿後，再根據個人的志趣和政府的需要，實行分科教育。學步兵的入步兵學校，學騎兵的入騎兵學校，學砲兵的入砲兵學校，學工兵的入工兵學校，學輜重兵的入輜重兵學校，學通訊兵的入通訊兵學校，學裝甲兵的入坦克學校，學防禦戰車的入反坦克學校，軍事科學越進步，教育方面的分科越多。最初祇能進各兵科專門學校的初級部，所學習的功課，以能勝任排長的職務爲標準，學習時間爲十個月或一年。畢業後分發到各部隊裏，充當中少尉階級的排長。

(三) 在中少尉停年期間服務相當久的下級軍官，輪流調回各兵科專門學校，入高級部的專科技術班，加強他們過去所學習的知識和技術，學習時間按照功課的難易分爲三個月，四個月，六個月不等。這一階段所學習的功課，以能勝任連長的職務爲標準，旨在預備晉升連長，名爲加強教育。

(四) 比較優秀的上尉級的軍官，將來很有充任中級軍官的希望，在規定服務期間經過考核

五 軍隊的精神組織

戰爭的勝敗取決於軍隊的戰鬥力，而戰鬥力的源泉是由物質力和精神力匯合而成的。物質力量是有限的，最好的指揮官也不能從他所統率的戰爭機械裏面壓榨出更多的力量，而軍隊的精神資源幾乎是無窮的。拿破崙認為精神力與物質力的對比是三與一，只能夠證明他對於精神力的特別重視，實際上，物質力的「一」是不變的，而精神力的「三」是可變的，它可以降低到零點，也可以提高到五或七。軍隊若沒有旺盛的士氣，就像一架生了鏽的機器一樣，鏽得輕的還可以慢慢轉動，鏽得厲害的就成爲廢物了。

從前的軍隊着重階級的森嚴，現在的軍隊着重命令的執行。階級的服從是理智的，機械的，被動的；精神的團結，衷心的愛戴是感情的，自發的。前者只能做到形式上的服從，後者却真正是心悅誠服的。拿形式上的服從和心悅誠服相比，自然是心悅誠服的效力要大得多，命令比較執行得澈底。因此，無論那一個卓越的軍事組織者和領導者，都不能不特別重視軍隊的精神組織。

人類是理智的動物，人類也是感情的動物，階級的作用在理智方面說是使軍隊易於統率；就感情方面說，階級實在是一堵牆，它把上級與下級，軍官與士兵的精神隔離開了，使他們彼此不相了解，由於不相了解便不能同患難，共休戚。上級與下級之間既然沒有熱烈的情感，命

令的執行就容易變成奉行故事。這樣，打起仗來，那能夠發揮高度的戰鬥力呢！

要打破軍隊中的精神分裂現象，軍官團、軍士團、中山俱樂部就必須在軍隊中普遍地設立。這種機構好像一架一架的熔爐，它們能夠把軍隊的精神和思想融化為一體。

軍官團在軍事機關裏和部隊裏都有成立的必要，軍官團和軍隊的組織不同之點，就是軍官團裏面充滿了民主精神，雖然這個團體的領導者就是軍隊裏面每個單位的長官，可是它有一種顯然兩樣的領導方式。在這裏，人與人的關係不是上級與下級的，而是一律平等的，彼此之間雖然還保持着適當的禮貌，而出發點是彼此的尊敬與愛護，與紀律並無關係。大家可以在軍官團裏面聚餐，舉行各種娛樂，或學術研究會，不僅可以溝通情感，也可以砥礪品格，交換知識。因為大家時常接觸，有隔閡的地方，一戳就破了；有誤會的地方，一解釋就打消了。在生括中間做到了親愛精誠和衷共濟，打仗的時候，一定會首尾相應左右相救敵愾同仇的。

軍士團和軍官團的性質完全相同，軍士所以單獨成一個團體，並不是因為階級的關係，而是因為軍士的人類較多，知識水準較低，和各級軍官混合在一起，反不如使他們單獨成立一個組織容易溝通感情，交換知識。軍士與軍士之間的水乳交融，甚至比和高級長官之間的了解越有意義些。假如軍官團以團為單位，由團長作領導者；軍士團可以該團營為單位，由軍士的高級資深者作領導者。在研究學術的時候，軍官團和軍士團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旨聘請導師。軍官團與軍官團，軍官團與軍士團，軍士團與軍士團若能隨時舉行聯歡會，使彼此的精神得以交

流，由一團的精神團結，擴大爲一師一軍一個集團軍乃至全體國防軍的精神團結，自然更有效力。

如果說軍官團和軍士團仍然含有階級性質，仍然免不了形成軍官與軍士之間的精神隔離，那末，中山俱樂部就是一種官兵混合的組織。在中山俱樂部裏，官兵相聚一堂，大家絲毫不拘形跡地談天、下棋、讀書、看報、唱唱歌、弄弄樂器、放映電影、排演戲劇，或作其他各種有意義的活動，使官兵的生活趣味化，藝術化。在娛樂消遣之中，實施政治訓練和精神教育。

軍隊生活應當家庭化、社會化、學校化，過度的嚴肅容易使一個人身心疲困，感覺到索然無味。軍官團、軍士團、中山俱樂部的任務是增進軍隊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使軍隊中充滿緊張、熱烈、蓬蓬勃勃的朝氣，使官兵活活潑潑地遵守鐵的紀律，在死板板的生活外洋溢出樂趣來。久而久之，全軍的思想、精神、意志、和生命，便自然而然地團結在一起。這樣的軍隊，堅強、有彈力、富韌性、是不會打敗仗的。岳武穆之所以博得「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榮譽，就是因爲他懂得「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道理，把全軍的心理統一起來，用士氣戰和心理戰創造出以寡勝衆的奇蹟。

六 最低限度的軍備

中國有一千二百萬方公里的領土和四萬五千萬的人口。我們領土主權的完整，需要全體國

民的血與汗去保衛。

中華民族是從大陸上發展起來的，到現在，中國仍舊是一個大陸國家。中國的安全寄託在領土與領空的保衛上；中國也有海，有很長的海岸線，領海的防衛也是國家防衛的一環。不過，我們的建軍重點應當放在陸軍和空軍上，海軍祇能處在從屬地位。用陸軍配合空軍，以鞏固陸防，用空軍掩護海軍以鞏固海防，是我們建軍的原則。

我在「國防新論」一書裏擬議，中國最低限度的國防軍是：一百二十師陸軍，八千架第一線飛機的空軍，三十萬噸的海軍，和相當的防空部隊和要塞部隊。這種意見，現在還沒有變更的必要。

因為交通不便，鐵路網和公路網還沒有完成，陸軍的編制應以每師一萬人為標準。組織太龐大了，便不能靈活運用。至於裝備，那怕只有一個師，必須用現代武器充分地把它武裝起來，使它擁有大量的機械和摩托，和世界上任何強國的陸軍相比都毫無遜色。全部陸軍一百二十個師，照現代化標準逐漸配備完成，大約需要六年的時間。自然，軍隊的武裝是密切地依存於工業的生產條件的，在整軍期內，必須加速發展國家的經濟建設。

中國的氣候跨寒溫熱三帶，地理形勢也複雜到極點，大平原也有，大沙漠也有，山岳地帶也有，森林地帶也有，沼澤地帶也有，地球上所有的地形，中國差不多全有了。在裝備和器械方面，因為受地形和氣候的限制，自然不能強求一致。我們預想到，中國未來所遭遇的戰爭一

定不是一種單純的形式，而是各種不同的形式揉合而成的特殊形式。我們需要建立強有力的裝甲師，強有力的反坦克師，龐大的摩托化步兵師，和化學部隊；同時，還得訓練精銳的騎兵師，甚至連沙漠地帶的駱駝也得武裝起來，遇必要時，使牠發揮特殊的戰鬥力量。在特殊的區域和特殊的敵人作戰，是需要準備好各色各樣的特種部隊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空軍表現了驚人的威力。今天是空軍的時代，沒有空中協同作戰海軍和陸軍便無法迎敵。空中優勢的爭取已成為控制海洋和控制大陸的前驅。美國飛機的生產量，每月已經超過八千架，我們希望在二年到四年的時間裏，完成我們八千架第一線飛機的空軍建設，任何人都不會認為我們的希望過高的。

空軍還在發展着，轟炸、偵察、戰鬥、通訊的本能之外，空軍陸戰隊和空運裝甲師已經證明陸軍和空軍行將合而為一，蘇聯的反坦克飛機比反坦克砲的效力還大，也預示凡是在地面上稱霸的怪物，都將由空軍去降伏的未來趨勢。四噸重一枚的大炸彈，難為了砲兵，而空中堡壘可以代替大砲輕輕地射出幾千里。我們要建設空軍，必須將軍事技術學現有的成果，當作我們的踏腳石。

三十萬噸的海軍，數量並不算大，可是我們自己還沒有學會造艦，完成三十萬噸的海軍建設也很不容易。我們的產業落後，技術缺乏，經濟力量薄弱，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使我們祇能建設輕型的艦隊，防衛沿海的安全。輕型的艦隊由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敷設艦、掃雷

艦，魚雷艇、礮艦、輕快汽艇多艘編組而成，在強大空軍的掩護之下，滿可以和來侵的敵國海軍在近海周旋，阻止他們登陸。中國沒有侵略別的國家的野心，用不着越過大海求敵作戰。主力艦的建造，耗時費力，既不必要，也不可能。與其耗費無數的金錢，去建造幾艘二萬噸到四萬五千噸的主力艦，倒不如把經費的用途轉移一下，用以擴充空軍。只要空軍取得壓倒的優勢，在空軍的威力圈內，配合着潛艇的襲擊，敵人是很難活動的。

海軍建設計畫，預定十年完成。前五年為第一期，後五年為第二期。第一期的主要工作是訓練海軍基本幹部，建立造船廠，貯備各種器材，吸收並培養技術人員，開始試造魚雷、水雷、輕快汽艇、潛水艇、和千噸左右的驅逐艦。試驗成功技術進步以後，到第二期再大量製造，平均每年造艦六萬噸，在五年之內完成三十萬噸的海軍建設計畫，實在並非難事。

優勢的空軍配合着小小的海軍，可以對抗得住敵人來犯的強大海軍，在理論上是講得通的。假如敵人在空軍方面取得均勢，甚或集中使用以戰術的優勢空軍掩護強大的海軍向中國大陸進攻，我們就得準備和敵軍的登陸部隊在地面作戰。在這種情況之下，江防和海防就顯得特別重要了。沿江沿海的防禦力量，和海空軍配合起來，用以阻止敵軍的登陸，或對已經登陸的敵人頑強作戰，爭取一段時間，掩護後方的軍事動員，使敵人不能深入，是很有效的。鞏固的港灣和要塞，還可以節約兵力，以寡敵衆，把節約下來的兵力轉移到別的有利地點，在有利的時機擊破敵軍。

我們的海空軍和列強相較，在短期間不但不能取得優勢，甚至連平衡都辦不到。除了竭力在可能而且必須設防的地帶積極設防以資補救之外，沒有別的有效手段足以保證國家的安全。

敵人的來路是很多的。地面上有空隙，他們會鑽進來；海岸上有空隙，他們會爬上來；天空中有空隙，他們也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制空到今天還是一種理論，沒有那一個國家的防空設備能夠有那樣大的力量，不許敵機侵入自己的領空。現在的問題，不在敵機的能否侵入，而在敵機侵入以後應該怎樣應付。辦法不出兩途：消滅敵機或是減少敵機空襲的損害，以免被敵機消滅。防空建設的任務，通常都是雙重的。或者是把空襲的目標掩蔽起來；或者是用猛烈的高射砲火壓迫敵機，使它們不敢低飛；或者是以空軍進行空中戰爭，殲滅敵人，不許它們回去；或者是調整都市組織機構，使工業建設，交通建設適合防空的要求；或者是訓練防空部隊，普及防空常識，實行防空訓練，加強防空組織。總而言之，凡是可能遭受空襲的地方，都必須準備防衛；凡是可能打擊敵人的手段，都必須完全採取。

世界在矛盾中發展着，一種攻擊的武器出來，另一種防禦的武器也出來了。一切都有限度，有時間性，絕沒有永久所向無敵的軍隊，也沒有絕對安全的國防組織。軍備被人類的安全感覺支配着鞭策着，汗流浹背地和它的對手賽跑，所謂最低限度的軍備，「限度」二字並不代表任何固定不變的數量，它在發展着，和國家的需要成正比例地發展着，安全沒有保證，它決

不休息。

七 兵工自給政策

軍需品平時的大量堆積產生了「時效戰」。現代戰爭猛烈的程度，足以使第一次大會戰耗盡平時所堆積的有效物質。如果第一次大會戰不能將敵人澈底擊潰，戰爭就要長期化；長期戰爭的勝敗，將取決於軍備的深度。

長期的戰爭是後備兵源和後備資源的戰爭，誰擁有更多的後備人力，更多的飛機、大砲、坦克、船隻，更多的原料，更巨大的工業生產力，更靈活而迅速的運輸力，誰就取得勝利。

國民，一羣一羣地走進兵營，變成了戰鬥員；原料，一堆一堆地運進工廠，變成了武器裝備。軍事化的人與軍事化的物匯合成一股洪流，繼續不斷地湧上前線去。人打光了，物打光了，戰爭機構就要崩潰，國家就要覆滅的。

拿什麼東西來保證戰爭資源的永不枯竭呢？唯一的法寶，就是兵工自給政策。

兵工自給政策就是整個經濟系統——包括原料、生產工具、生產技術、勞動力、軍用物質、民用物質、運輸工具——的自給自足。戰爭一開始，敵人就會自海陸空三面封鎖我們，用軍事或者用外交力量斷絕我們的國際貿易。我們必須準備關起門來打仗，不靠外國接濟一塊鐵、一點煤、一滴汽油、一根線、一粒米、一枝鎗、一顆子彈、一隻船、一輛坦克、一架飛

國，也要頑強地戰鬥到底，把侵略者驅逐出境。然而，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經濟基礎不鞏固的國家是辦不到的。

第一，整個國民經濟必須澈底工業化，用最新式的機器武裝農業、武裝工業、武裝運輸業、武裝全國的經濟體系，使國家擁有無窮的戰爭潛力。

第二，農業與工業，輕工業與重工業，國防工業與民生工業需要平均發展。政府應密切注意產業發展之趨勢，實行計畫經濟，隨時調整國防工業與民生工業的比重，對於燃料工業、鋼鐵工業、機械工業、電氣工業、汽車工業、飛機工業、造船工業，必須扶助其發展，採取保護政策。

第三，政府對於私人資金之運用，必須加以指導，獎勵人民向國家最需要加速發展的生產事業投資，限制純粹以賺錢為目的的奢侈品工業的擴張，使資金用在最有用的地方。

第四，政府對國家產業必須就國防觀點加以組織，使戰爭工業與各種關係密切之民生工業保持適當的聯繫，平時對於動員應有充分的準備，到戰時可以在最短期間完成改裝工作。產業動員就是工廠改裝競賽，在改裝速度方面佔上風的，軍需品的生產一定取得優勢。

第五，現代戰爭是資源戰，又是生產戰，戰略資源地帶和重工業區，成爲敵人進攻和轟炸的重要目標。政府對於資源的開發和儲藏，以及公私經營的各種國防工業與國防輔助工業的建設，須使它們集中在安全性較大的區域，以免遭受敵人掠奪襲擊。

第六，對外貿易，政府應實行統制，作為國家經營的一種事業。凡是與國防工業有關的東西，不論是原料或商品，最好不讓牠出口，或對出口量加以限制。對外貿易不應當以賺錢為目的，而是一種必要的手段，拿自己多餘的物質交換自己所缺乏的，拿自己所不大需要的東西交換自己所迫切需要的。在平時把牠大量地堆積起來，到戰時敵人縱使實行惡毒的經濟封鎖政策，因為我們已經儲藏得很充足了，封鎖也毫不影響我們的戰爭經濟。

第七，必須實行工業生產標準化，使民用必須品的零件和半製品或成品，可以不必改造，直接轉移為軍需用品。這樣，便大大地節省了時間，機械，和技術勞動力。

兵工的自給自足，一方面國家須有龐大的當前有效的戰爭工業，經常地為加強國家的防衛力量而生產，使任何突然而來的襲擊不致措手不及；另一方面，整個國民經濟必須成為戰爭工業的後備軍，有組織地有計畫地作動員的充分準備。一到戰時，立即在政府的命令之下，生產大量的飛機、大砲、坦克、船隻、火車、汽車、和各種軍需用品，保證每一個戰鬥員和每一條戰線的需要，都能夠得到應有盡有的補給。從原料變成武器，從後方送到前方，數量越多，時間越短，戰爭的進行越有效率。

中國在這次神聖的抗日戰爭中，因為戰爭工業的幼稚，飛機、汽油、坦克、大砲，樣樣都靠外國，樣樣都得不到，我們所遭遇的艱難太多了，所忍受的苦痛太深了。大家一定得痛定思痛，接受歷史的教訓，把最後一滴苦藥吞下肚去，在下次戰爭降臨以前促成國家的工業化，實

充越快。機械化和摩托化的戰爭，必須生根於機械化和摩托化的社會生活。民用飛機的駕駛員改充軍用飛機的駕駛員，原來操縱商船的水手被徵發去操縱軍艦，和善於騎馬的人改騎騾子一樣，困難是很少的。生活即是戰爭，軍事技術必須適應戰爭的需要，化爲無人不知，無人不能的常識。一個健全的國民，穿上軍裝，拿起武器，就是十足的戰士。

軍事社會化是戰爭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只用看一看社會生活與戰爭生活的距離，就可以正確地判斷一個國家的戰鬥力。

(1) 美國

美國人愛好和平，厭惡戰爭，擁有會員二十多萬人的美國學生聯合會，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議決，擁護尼克涅爾法案 (Nye-Keville Bill)，使軍事訓練由強迫改爲自由，警告美國青年莫再參加外國戰爭，便是美國人民意旨的表現。一般說來，美國社會生活上的軍事意味是並不濃厚的。

不過美國工業非常發達，人民對於機械摩托的製造和使用有熟練的技術，教育又很普及，豐衣足食的生活使美國人吃得胖，長得壯。他們很注意小孩子和青年的教養，從幼稚園到大學，都以智、體、德、羣、美五育平均發展爲標準。在農村中很有名的四日俱樂部，目的在訓練青年男女有思想清晰的頭腦 (Head)，有忠實偉大的心地 (Heart)，有勇於服務的雙手 (Hands)，和爲國家爲社會而具備的健全體格 (Health)，和美國新農夫會的任務鍛鍊鄉村兒

童改進農村生活相差不過。四日俱樂部也有使會員參加夏令營的機會，這種組織並不強調軍事訓練，却於無形之中培養了不少的國防人。

軍事訓練意味比較鮮明的，是美國男童子軍和女童子軍，男童子軍約有一百萬人，女童子軍約有四十萬人。他們都穿着輕快的服裝，經常地實施頗為良好的軍事訓練，女童子軍的訓練，以看護為主要科目。他們也幫助警察，維持社會秩序，改善公共衛生，每年暑期選擇風景優美的地方，舉行露營一兩星期，由隊員自由參加。

在高級中學和大學裏，有比較嚴格的預備軍官養成團。內分少年青年兩部，少年部祇有步兵一科，由十四歲以上的中學生參加；青年部分為普通高級兩科，由專門學校和大學的學生編成。少年部的訓練期間為二年，每週訓練三次。青年部的訓練期間為四年，前二年為普通科，每週訓練三次；後二年為高級科，每週訓練五次。沒有設預備軍官養成團的學校，可以自行組織學生隊，訓練的辦法和預備軍官養成團差不多，不過預備軍官養成團畢業的，有應政府徵調的義務；學生隊畢業的，比較自由一些。

學校軍訓的教官是由陸軍部派的，武器、裝具，也由政府發給。在受訓期間和露營期間，每人還可以領到政府的津貼。

市民軍事訓練是由商業店員、產業僱員、學校教職員等自由參加的，每年夏天露營三十天，實地演習。所有器材、被服及一切費用，均由政府供給。野外演習由正式軍官指導監督，

訓練三年成績優良的，便取得後備軍官的資格。

此外，還有不少射擊俱樂部，由政府發給鎗械子彈，練習實彈射擊。一九三四年成立的美國青年航空會，擁有會員五十萬人，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美國有訓練空軍幹部一百萬人的偉大計畫，航空技術後備力量薄弱的國家，怎麼能辦得到呢？

老實說，美國國民生活軍事化的程度是很落後的，因為人民有較高的技術水準，文化水準，和健康水準作基礎，所以實行徵兵制度重整軍備不過三年，居然也有全副武裝的陸軍七八百萬了。

(2) 英國

「許多農民和鄉人都受了宣傳的濡染攜着他們的短鎗往當義勇軍；但是，經過一度操演之後，他們的短鎗全被封存在巡捕房裏或義勇軍司令部中。這簡直是解除人民武裝，絕對談不到組織人民軍隊。對這些，我們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鄉紳們和地方當局對於普通英國平民的猜疑更甚過他們對德國敵人的恐懼。」

這是英國軍事家溫特林漢在一九四〇年法蘭西戰爭正危急的時候寫的。因為頑固的保守派反對武裝民衆，所以英國的國民軍事訓練被封閉在學校裏。

英國人的紳士派頭是世界馳名的。他們的教育一開始就培養小孩子自尊自信的心理，教他們注重儀表 and 體面，做事循規蹈矩。英國人喜歡他們的兒女顯出勇敢和獨立的精神，不許他們

怯弱，小胆子。他們養育兒童頗有斯巴達人的作風，要他們身心都很結實。因此，小孩子儘可能的送到野外遊戲，騎馬在田野裏跑步，不把他們關在家裏。

在學校裏，英國人也很重視體育。據說，一位古典教師如果沒有在運動場上活動的能力，就得不到他的位置。初次見面，校長就會告訴他：「在運動場上，你纔能和你的學生有人性的接觸。」

牛津和劍橋大學的青年，須把他們的時間分爲三部分。頭一份，並不算頂重要的，花來研究學問；第二份，參加運動；第三份，講社交。雖然各種花樣的運動都流行，參加人數最多的是划船。每年有一次競賽，非常熱鬧。次要的是棒球和足球。最好的划船手、棒球家和足球家所能獲得的榮譽是「藍隊員」頭銜，從優勝隊所戴的藍帽得名。它是一塊最好的敲門磚，年青人走上前程的最好的介紹。他最後也許成爲首相、元帥、或百萬富翁，但是他死時的哀榮錄上總要提到他的「藍隊員」的頭銜。強壯而好勝，是英國人最顯著的特質。

牛津和劍橋的學生從來不戴帽子，不穿大衣。普通的服裝是一條灰法蘭絨的褲子和一件不大講究的毛衫，上課時和舉餐時規定要套上一件黑學生裝。如果有人要現出花花公子的樣子，他就有受人嘲弄的危險。

從運動場上，英國人學會了善處勝也善處敗的藝術，他們懂得寧願敗得光榮，不願因勝利而自驕自滿。這種種性格，都是一個現代的軍人所應當具備的。

英國的青年團體有童子軍、女童子軍、男幼年團、女幼年團、青年俱樂部、青年旅驛協會、全國體育場協會、野營俱樂部、自行車遊行俱樂部等。童子軍是比較重要的，規定的年齡為十一歲到十八歲。男童子軍注重野外生活，信號練習，海上及偵察練習等；女童子軍注重自然研究、織工、結繩、救護、保育等。幼年團每星期六會操一次，星期日上聖經，作各種體育音樂活動。青年俱樂部是青年的第二家庭，是一種娛樂的社交團體，除了各種文化活動之外，他們也在這裏鬪拳、舞劍、鍛鍊身體。

大學和中學裏面，有比較正規的軍事訓練。如果學校當局願意這樣作，得到陸軍部許可之後，即可派遣一批教官士兵。在學校裏設立兵種的將校養成團，把學生組織得和軍隊一樣，也有武器裝備，實施真刀真鎗的軍事訓練。

將校養成團是一種軍事預備教育，學生年齡在十四歲以上的，均可自由入團。將校團分上下兩級。上級團內分設各種兵科教育，大學專門學校的學生纔能加入；下級團祇設步兵科和工兵科，訓練中等學校學生。英國學生很守規矩，演習起來很認真，例如射擊教練，雖然沒有裝子彈，也要確實瞄準以後，纔做射擊動作。

不論將校養成團或童子軍，夏季都要實行露營，風行全國，時間長短不等，短則一週，長則一月，也有集合許多學校聯合舉行的。

(3) 日本

日本的國防政策和教育政策配合得很好，教育政策就是國防政策的一環。明治維新以後，國防漸漸膨脹，要求向外發展，國民教育方面就積極灌輸侵略思想，注重體格的鍛鍊，打下很結實的軍人底子。明治十九年，日本學校裏面開始軍隊式的體操；大正六年（一九一七），改用軍隊式的訓練；一九二三年，又把國民軍事訓練分爲兩種：一種是學校教練，另一種是青年訓練。

學校裏面的軍事訓練是由現役軍官擔任的，凡是官立公立的中等學校、師範學校、高等學校和大學預科，都當作必修科目。私立學校比較寬鬆一點，可以由學校當局決定是否實施，如果願意的話，政府就派遣軍訓教官，軍事訓練的辦法和官立公立的學校是一樣的。

軍訓的時間，多寡不等，是根據學校的性質而規定的。大概中等學校每週兩小時到三小時，專門學校每週一小時半，每年有四天到六天的野外演習。師範學校比較特別一點，每年祇有兩三星期的軍事講演。大學正科學生的軍事訓練，可以自由參加，時間課目，彈性相當大，並沒有很嚴格的限制，不過戰史講話是少不了的。

日本的小學教育規定爲義務教育，很普及，一般國民都有小學畢業的程度，不識字的文盲極少。小學畢業升入中學的，自然要受軍事訓練；不升學的小學畢業生，在社會上也要受軍事訓練。一九一五年，內務文部兩省，會同頒布組織青年團的法令，使學校以外還沒有達到兵役年齡的青年入團，以便實行軍訓。一九二三年，又在國內普遍成立青年訓練所，九一八事變前

後，已成立一萬六千多處，受過訓練的就有一百多萬人了。

青年訓練的教官，是由退伍軍人擔任的，訓練的期限定為四年，每年軍事訓練四百小時，修身公民科四百小時。修業期滿考試及格領到畢業證書的青年，服兵役時，政府特許縮短在伍年限六個月，以示鼓勵。

學校軍事訓練和青年訓練，每年或隔一年由政府派現役將校舉行大檢閱，和檢閱正規軍一樣地整齊嚴肅。他們常常演習實彈射擊，女學生中，也有打靶打得很好的。

明治四十三年，退伍的老兵開始組織在鄉軍人會，他們一方面訓練民衆，一方面隨時補充最新的軍事知識。良兵為良民的模範，在鄉軍人不僅使軍民打成一片，而且在地方上還發生積極的領導作用，使政府的法令容易貫徹到底。

七七事變以後，日本準備應付世界大戰，對國民軍事訓練進行得更加積極。各大都市不斷舉行防空演習，男女學生和市民都戴着防毒口罩或面具，背着囊袋，整整齊齊，很有秩序地走進地下室。因為地區狹小，人煙稠密，房屋用木料建築的種種關係，日本人最怕空襲；不過，他們準備得也頗為周密。

一九三七年，日本爲了擴充空軍，由陸軍航空部與陸軍省、遞信省、日本飛行協會、青年團等機關共同組織青年航空團，資金五百萬元，訓練十五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為航空員，作為軍用航空人員的後備軍。又在各地設立青年航空團支部，大量培養航空技術幹部。他們把日本

空軍在中國作戰所得到的勝利，放在電影機裏，廣播器裏，和印刷機上，渲染得有聲有色，以引起青年的航空熱情，鼓勵他們飛上天去。

太平洋戰爭由空軍奇襲珍珠港開始，接着又炸沉了英國的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和利巴爾斯號，那自然是更好的興奮劑了。

軍國主義在日本有悠久的歷史，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都表現了優越的成績，大和魂，天皇神聖，軍國民教育，構成了日本帝國主義。

(4) 德國

凡爾賽條約只許德國有十萬常備軍，永久取消徵兵制度，而國社黨的最高理想是把德國變為一座兵營，每一個日耳曼人都是戰士，第三帝國成為世界無敵的戰爭機器，它的任務是先征服世界，然後用武力加以統治。

德國的統治權既然操在國社黨手裏，它便運用最進步的科學和技術，對整個國家加以澈底的改造組織，使它軍事化，以符合希特勒的願望，使它成為一架最有效的征服機器。

對於人力的組織和訓練，在希特勒上臺以後，就開始積極實施，有計畫，有系統，有步驟，他的辦法是這樣的：

爲了加強青年訓練，國社黨於一九三四年調整全國教育行政機構，設立教育部，實行中央集權。教育的目的是訓練國民成為國社黨黨員，青年團員，信仰國社主義的農民技術工人和士

兵。教育行政上的一切措施，必須通過希特勒青年團纔能實行，教育離開了國社主義，就變成毫無意義的東西。佛蘭克福大學校長曾經說過：「我們大學教育的任務不是教授客觀科學，而是教授士兵科學。」因為士兵科學是國社黨所迫切需要的。

從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以後，禮拜六成爲德國的「國家青年日」。這一天，全國的學校一律停課，十歲以上的學生都集中在指定地點，由希特勒青年團派人實行軍事訓練、體育、和政治教育。

在國社黨人的眼裏，忠實，健康比聰明要緊得多。德國教育部長說過：「忠順是人民最好的品質。人民越聰明，就越不忠實，」希特勒自己對於德國的教育政策，也有過這樣的解釋：

「你若問我國社黨的教育政策是注重智育還是注重體育的話，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你：國社黨教育政策注重的是體育而非智育。因爲假使每個德國人都訓練成專家，可是身體却非常孱弱，那麼，德國的生存，仍然無法取得保障。」

德國教育部羅斯特(Rohr)所創辦的許多政治教育中等學校，規定學生作體育訓練的時間佔全部課程的三分之一。這樣學校是德國中等學校的模範，它並不把具體的書本知識傳授給學生，而着重在訓練他們爲人生而服務的精神與能力。

德國在國社黨執政以前，就有很多的青年社團組織，提倡旅行及野外活動：俾斯麥青年團

和沙恩霍斯特青年團，是完全軍事化的。希特勒深知「誰掌握着國家的青年，誰就掌握着國家的將來」的道理，特別重視青年團的組織。希特勒青年團原隸屬於國社黨褐衫隊，一九三三年國社黨執政，把全國的青年組織完全合併，並且把全國青年組織的宗旨優點，也都採取了，使青年高興參加。一九三二年，團員不過二十五萬人，到一九三六年，就增加到五六百萬人。希特勒並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令舉辦青年訓練，凡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出生的公民，必須受過希特勒青年團的訓練，纔得充任公務人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又變更自由入團的辦法，由政府下令，所有德國境內的德意志青年，必須參加希特勒青年團。他們除了家庭教育 and 學校教育外，在身體、精神、心理、道德方面，應由團社黨加以訓練。

希特勒青年團的組織是軍事化的，團員依照年齡性別分爲四隊：（一）希特勒青年團團員隊，是由十四歲至十八歲的青年男子組成的。（二）德國少年隊，是由十歲至十四歲的少年男子組成的。（三）德國女子同盟，是由十四歲至二十一歲的女青年組成的。（四）德國少女隊，是由十歲至十四歲的女少年組成的。各隊的編製和軍隊相同，計十五人爲一班，三班爲一排，三排爲一連，四連爲一營，五營爲一團，五團爲一旅，五旅爲一師，五師爲一軍，每軍共轄三十七萬五千人。

希特勒青年團的訓練分爲政治訓練，軍事訓練，和體育訓練三種。政治訓練的目標在實現國社主義，恢復愛國、尚武、勤奮、清潔等固有道德。軍事訓練的目標在養成團員服從、友愛

和勇敢的德性，使青年獲得應具備的軍事知識與技術。除了基本戰術，騎馬和駕駛汽車，也是青年團團員的必修課目。爲了建設強大空軍，全國中等學校和職業學校中，每週都有兩三小時的航空演習，研究飛機的構造和駕駛。一九三六年之後，希特勒青年團團員每人每月祇要交納四十五個馬克的學費，就可以到地方飛行學校裏去練習飛行，三個月後畢業，可由青年團保送到德國航空學校繼續訓練，使他們成爲優秀的飛行員。

青年團的體育訓練，除各級學校每週有八小時的運動，每晚有一小時的體操，每年有兩星期的野營行軍生活之外，各地青年團部還時常舉行日光浴、游泳、球類、田徑賽、擊劍、打靶、武術、騎術、旅行、爬山等。這種種體育活動，各地的青年館，也常常舉行。

至於女團員的活動是很簡單的，她們的三大任務是：回到廚房裏去，結婚，生小孩子。此外就是學當看護，安慰戰士。

強迫勞動服務也是國社黨的重要政策之一，它不但是增加生產解決勞力缺乏問題的有效手段，同時也是勞動軍事化的一種方式。一九三五年，國社黨提倡加入軍隊服務的青年，應首先參加勞動服務；幾個月後，勞動服務團正式成立了，政府又通令，凡十八歲至二十五歲的青年，必須有六個月的勞動服務。勞動服務團的組織和訓練，也和軍隊相同，不過手裏拿的不是武器，而是工作器具而已。

德國雖然有建設世界第一空軍的偉大計畫，它並不相信制空權可以絕對保持，所以對於防

空設備也非常努力。德國防空協會是一個規模龐大的組織，一九三三年，希特勒青年團與它約定，青年團團員均可由它實施防空訓練，十八歲以上的團員，還可以參加防空協會所辦的防空人員訓練班，學習救火、救護的知識和技術。一九三七年，防空協會的會員已有六百多萬人，辦事員二十八萬人，志願隊一百一十萬人，設立防空學校二千二百所，教員一萬餘人，建築防空避難所二萬一千五百所。戰爭期間更積極實施防空訓練，擴大防空組織，同盟國大批空軍雖然集中力量猛炸德國的工業都市，而德國人民因空襲而死傷的人數却並不多，也沒有影響到社會秩序。希特勒的國民軍事訓練，確實表現了卓越的成績。

經過七年的長期訓練，德國青年已經有不少人着了法西斯主義的迷，我們看德國的軍隊在前線幾十萬幾百萬的犧牲了，後備隊像流水一般的補充上去，青年踴躍從軍，毫不遲疑，恐懼。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崩潰是無可逃避的歷史規律，而希特勒的全體性戰爭侵略機器，卻在世界歷史上留下一片不易磨滅的痕跡。

(5) 蘇聯

蘇聯是在戰亂中建立起來的，是在戰亂中發展起來的。它認定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就是戰鬥的過程，共產黨的哲學是在戰鬥中生活，在生活中戰鬥。它比任何國家更清楚地知道戰爭爆發的必然性，更正確地把握到人民戰爭的優越性，所以蘇聯的軍事建設比那一國的規模都大些，比那一國實行得都徹底些。和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同樣，蘇聯的教育制度也密切地配合軍

事上的需要，爲武裝社會主義國家而辛苦地工作着。

「蘇聯青年訓練及教育之目的，在培養爲勞工和社會主義的建設而奮鬥的戰士。」這是蘇聯大教育家平基維奇（Pinkiwitch）的名言，是列寧所說「學校離開生活，離開政治是一句謊話」的最好解釋。蘇聯的政治理論既然是戰鬪的，它的教育政策就是毫不懈怠地準備應付未來的戰爭。

因此，蘇聯的各級學校都熱烈而緊張地實行軍事訓練，政府規定課程標準，以軍事爲主要的科目，軍事訓練不及格的學生，是不准升級的。

在幼稚園裏和托兒所裏，兒童的玩具盡是些小小的飛機、大砲、坦克、軍艦、防毒面具之類的東西，他們開始學習，就學習軍事知識。小學校裏的功課，就有野外演習和實彈射擊。學生一進學校，生活就和士兵差不多，各級學校都實行軍事管理，遵守着生動但是很嚴格的紀律。各種科目，都配合着軍事的需要，在地理歷史的教科書裏，有軍用地圖和作戰照片。在上化學的時候，教師特別注意的是煙幕的施行，各種毒氣的鑑別和防禦。在上工程學的時候，教師會細心地指導學生如何架橋，如何趕快把破壞的鐵路修復。蘇聯的學校，特別注重環境教育，使教育和生活合而爲一。比方，電學專門學校一定設在電氣工廠附近，汽車工程學校和鐵路專門學校一定設在汽車火車工廠附近，把學生訓練成有腦有手的軍事通訊人員交通兵或軍用工程師。

蘇聯的青年訓練，和軍事平行，也非常注重體育。政府辦了許多規模宏大的體育師範學院，訓練大批的體育導師，由政府派到各工廠，集體農場，學校和企業團體，指導全國人民鍛鍊身體。蘇聯的體育組織是由政府統制的，中央體育會，各地體育分會，是一種有系統的組織。兒童遊戲場和人民運動場，到處都有。政府並頒發獎章給身體強壯技術優良的運動員，以提高人民對於健康活動的興趣。

兒童遊戲場和人民運動場是分設的，十三歲至十八歲的青年可以自由參加兒童遊戲場的每項運動，——田賽、徑賽、游泳、滑雪等，不過在入場之前，須經過醫生的檢查，看他的身體是否適宜於作他所選擇的運動，不得醫生的許可，是不准入場的。

在社會上，有兩種組織是推行國民軍事訓練的，一種是軍事團，另一種是國防航空化學協會。

軍事團附設在工廠裏，集體農場裏，政府機關裏，大公司裏，參加受訓的人，大都是青年。他們學習各種槍砲的瞄準和射擊，坦克和汽車的駕駛，毒氣的識別預防和救治。教官是政府派的，訓練的認真和正規軍相差無幾。成績優良的青年，可以選送到正式的軍事學校裏去繼續學習。

國防航空化學協會成立於一九二三年，是純粹自願參加的社會團體，它的任務在普及國防知識及技術的訓練，使軍事社會化，協助政府加速完成國防建設。這種組織在蘇聯全國到處都

存，各大工廠裏，農場裏，只要是人煙稠密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國防航空化學協會的分會或支會。

成千成萬的男女青年被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情驅使着，踴躍地加入了國防航空化學協會，一九三〇年，有會員五百萬人，一九三七年，增加到一千五百萬人，德國的報紙上說已超過二千萬人，戰爭爆發以後，人數至少增加一倍。他們組織了無數的軍人射擊俱樂部，射擊會，汽車夫訓練所，航空學校，滑翔機訓練所，跳傘訓練所，利用業餘的閒暇時間學習打靶、駕駛汽車、飛機、坦克、滑翔機、跳傘、打信號、防空、防毒。在伏羅希洛夫元帥的號召之下，全國各地射擊協會比賽得勝的青年，每人發給一枚伏羅希洛夫證章，凡是佩帶這種證章的青年男女，就被社會加上一個「伏羅希洛夫射擊手」的稱號。遠在一九三六年，一等伏羅希洛夫射擊手已有九十九萬人，他們用不着訓練，已經是最優秀的戰士了。在戰前，國防航空化學協會訓練了五六十萬飛機駕駛員，七八十萬降落傘跳躍員，二十萬以上的汽車夫，三十萬以上的滑翔機駕駛員和一百多萬防毒人員。蘇德戰爭爆發以後，他們瘋狂的參加戰爭，已經表現出驚人的戰績。而大後方的人民，每一個人都在利用每一分鐘的閒暇時間，在演習使用各種各樣的武器，隨時準備到前方去殺敵。蘇聯的戰爭潛力是無窮的。

蘇聯共產黨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推進機，內戰時期和列強武裝干涉時期的戰爭，是共產黨員領導五百多萬前進的農民和工人出身的士兵打贏的。一九一八年，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

第二年就決定強迫全體團員接受軍事訓練，內戰期間，有很多團員自動到前線服務，內戰結束之後，他們又發起復興海軍運動，每月捐獻鉅額的金錢，準備建造軍艦。他們又跑到海軍學校裏，接受最嚴格的軍事訓練，成爲海軍的基本幹部。後來，蘇聯政府積極提倡航空，青年團的團員又捐了很多架飛機，在航空學校裏，有百分之六十的學生是青年團的團員。

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又是大蘇維埃協會(Орско-Винкини)的當然會員，除了協助政府完成國防建設之外，又積極提倡體育，指導全國青年活動，增進青年身心的健康。滑雪、爬山、游泳、划船、騎自行車、駕駛機器腳踏車運動在全國各地廣泛地展開，不斷地在專家的指導之下進行。大蘇維埃協會是國防航空化學協會，航空之友協會，和國防促進會三個會社混合組織而成的。

少年先鋒隊是青年團的小弟弟，由十歲至十七歲的少年男女組織而成，在青年團的指揮之下工作。他們通常被稱爲斯巴達斯(Спартак)，年齡雖小，身體却被訓練得像一羣小獅子。他們的口號是：少年先鋒隊員應當是熟練的射擊手。能夠戰勝困難，並須學習基本的軍事科學。他們很用心地研究飛機、防毒面具、機關鎗、來福鎗、發動機的構造，研究地形學，參觀兵營，和紅軍密切聯絡。勞動和保衛國家是少年先鋒隊員的兩大中心工作。一九三六年，有五萬先鋒隊員通過了伏羅希洛夫射手的考試，有四十多萬隊員受軍事訓練，有六十多萬隊員到飛機製造廠去工作。全體少年先鋒隊共有隊員七百萬人，是社會主義蘇聯強有力的細胞。

此外，還有十月兒童團，是由七歲到十四歲的兒童組織的，戰前已發展到四百萬人。他們的規律是幫助少年先鋒隊，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共產黨，以及工人和農民，使自己成爲少年先鋒隊員，成爲忠實的共產黨員，成爲爲完成社會主義建設而奮鬥的戰士，熱愛祖國，捍衛祖國。

人不分男女老幼，個個都是戰士。我們研究了世界各國軍事社會化的程度之後，就不難回答「蘇聯爲什麼是希特勒德國的勁敵？」這一問題了。

第八章 結論

有什麼樣的國家，就有什麼樣的國防。國防是時代和歷史的產物，由時代和歷史的客觀條件決定，並不是憑着少數天才的政治家和將軍們的幻想創造出來的。時代和歷史前進一步，國防的形勢和內容也就跟着前進一步。

全體性國防和人民戰爭，也是時代和歷史演進的結果，是國家發展到最高階級表現。它的脊骨是三個「化」字：（一）國家工業化，（二）工業軍事化，（三）軍事社會化。建設我們這一個時代的國防，必須從這三個「化」字下手，以這三個「化」字為努力的目標。

我們再不要認為軍事建設就是國防建設，軍隊就等於國防的思想已經落伍了。今天的軍事建設是國防建設的一環，部分總是被全體限制着，這一環建設得好不好，全看其他各環和這一環配合到什麼程度而定。經濟不軍事化，軍事建設便沒有良好的人力基礎，教育不軍事化，軍事建設便沒穩固的人力基礎；政治不軍事化，人民便組織不起來，便無法實行軍事訓練；外交若不掩護國防建設，締結軍事同盟，不要說敵人不等到我們羽毛豐滿，就來侵犯我們，即令敵人眼睜睜地看着我們強大起來，它要是聯合幾個國家來宰割我們孤立的一個國家，我們還是招架不住的。

國防，最害怕的是局部畸形發展，無論那一部分特別弱或是特別強，都不合乎理想。理想的國防組織是平均發展的，是各部門協調的，是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保持適當比例的有機體。軍事是國防的鐵拳，身體瘦弱的人，決不會生出兩隻強有力的拳頭來；神經錯亂的人，縱有兩隻強大的拳頭也沒有用，它不但不能保衛自己的安全，反而會闖出殺身之禍。經濟力量強了，軍隊纔能得到充分的技術裝備；文化力量強了，軍隊纔能得到大批優秀的戰士；政治力量強了，人民纔能夠組織成一團，整個國家內部的一切機構纔不會互相磨擦，抵消國家民族的生存力和戰鬥力。一環的弱，結果會造成全體的弱，螺絲釘掉脫一個，電線斷了一根，會使全部機器的運動停止。研究國防建設的人，不可不懂得「萬事齊備，祇欠東風」的道理。

講現代國防，離不了三個「化」字；講現代軍備，離不了四個「度」字。那四「度」？第一、是軍備的強度；第二、是軍備的深度；第三、是軍備的寬度；第四、是軍備的厚度。

戰爭是武力的決賽，誰是強者，誰就是勝利者。所以主宰戰爭的陸軍要強，海軍要強，空軍要強；士兵要強，幹部要強，將帥要強；技術裝備要強，組織力量要強，戰鬥員的身體、技術、精神、思想、意志，沒有一樣不需要強過敵人。強得越多，戰勝的公算越大。

第一次集中的力量若不能將敵人一拳打翻，必須繼續集中軍事力，準備打第二拳，第三拳，直到把敵人打翻為止，長期的戰爭，全靠軍備的深度取勝。軍備的深度包括着後備軍人力的深度、後備有效資源的深度、防禦陣線的深度。強度佔優勢的軍備，可以用猛烈的泰山壓頂

式的打擊，粉碎敵人的戰鬥力，實行速戰速決；深度佔優勢的軍備，祇要撐得住敵人初期閃電式的猛撲，使敵人無法突破縱深配備的堅固防線，便可以在持久戰中蓄積反攻的力量，最後壓倒敵人。

摩托化的戰爭，在充分發展軍隊的機動性。軍隊的機動性使戰線無限制的延長了，你防禦左面，敵人偏偏攻擊你的右面；你防禦右面，敵人偏偏攻擊你的左面。若要保持全面的安全，就非注意到軍備的寬度，處處設防不可。馬奇諾防線太短了，因軍備的寬度不夠而害了法國；史達林防線和蘇聯的邊境線一樣地長，而縱深又大得使敵人突入了幾百公里還突不破，結果打敗了希特勒。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奇襲戰術，碰上了有備無患的寬度防禦，就無所施其技了。

誰都知道，現代的戰爭是立體戰爭，求生存求安全求自由的願望鞭策着我們，使我們不能不飛到天上，鑽進地下，潛入海底。沒有大空軍的掩護，地面部隊和海面部隊便難得對抗有大空軍協同作戰的敵人；在咆哮天空的重轟炸機把地球炸得千瘡百孔的今天，大規模的工廠爲了保證在戰爭中繼續生產，必須準備好全套機器的避難所，國防工事也逐漸由地面鑽進地底，當空襲警報發出之後，千千萬萬的男女都暫時成爲釋迦的信徒，心裏想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海底被魚雷和潛水艇霸佔着，幾萬噸的大戰艦一瞬間就被擊沉，變成破銅爛鐵了。軍備的厚度是與日俱增的。

血淋淋的歷史告訴我們，復興中華民族的大道祇有一條：趕快集中全國一點一滴的人力物

力，用最經濟最有效的手段，建設三化基礎，充實四度軍備。不願意為完成國防建設而流汗的人民，免不了在戰爭中流更多的血，戰爭後流更多的淚。

我們希望世界上永遠不再發生戰爭，然而我們連一分鐘也不能忘記作應付戰爭迎擊侵略者的準備。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上海再版

(323274 滬報紙)

復興軍事與國防一冊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楊 杰

發行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